



尚書叢

二

口仁  
1.356  
2

二



東吳王鳴盛學

虞夏書

禹貢

禹敷土

釋文曰敷芳無反。案曰史記夏本紀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上裴翹曰尚書傳作敷司馬貞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鄭大司樂注亦云禹傅土又荀子成相篇云禹溥土楊倞注云溥讀為敷

鄭曰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

周禮春官大司樂疏

馬曰敷分也

釋文。史記二卷夏本紀集解

傳曰洪水汎

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

案曰鄭云敷布馬云分者說文訓施施有分布義也大司樂注云禹治水傳

上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商頌長發云禹敷下土方箋云禹敷下土正口乃

諸夏廣大其境界鄭注泉陶謨云奄大九州之土敷土既畢廣輔

之然則此節鄭注雖不全亦必以為廣大其界也雍州鹵至昆侖析支渠搜

梁州鹵南尤廣袤不可紀極弱黑二水更遠北盡朔漠南窮南海皆非上古

所有故以敷土為廣大其界也

隨山刊木



鄭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

功焉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隨行山林斬木通道

案曰鄭以刊為除者襄二十五季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杜預云刊除也是也

奠高山大川釋文曰奠。田通反。

馬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

差秩祀禮所視疏曰五岳嵩岱衡華恒也四瀆江河淮濟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

案曰馬以奠為定者周禮地官大司徒鄭注同也

冀州既載釋文曰冀。居器反。

鄭曰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之于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載載于書也釋文曰王曰言已賦功屬役載于書籍。尚書疏。傳曰

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于書疏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水性下流當從

下泄故治水皆從下始冀州帝都故從冀起而東南次沘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鹵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鹵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沘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鹵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于豫州豫州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入海也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水從揚入海也沘州在冀州東南冀沘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沘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沘若使冀州之水東入沘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

案曰鄭云兩河間曰冀州者爾雅釋地文彼郭璞注云自東河至鹵河東鹵皆據冀州言河自積石龍門南流為鹵河至華陰東經底柱孟津過洛汭為南河至大伾北流過降水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海為東河然則東河之鹵鹵河之東為冀州惟言兩河間不言南河南河之北從可知也據孫炎郭璞注釋地九州以為殷制而鄭注此經用之者舜肇十二州鄭注謂舜于舊九州外分青州為營州冀州為并州幽州故十二至夏仍合為九釋

地九州有冀幽而無并既非唐虞制又非夏制故郭以為殷制于兩河間注云東河至鹵河而于燕曰幽州則注云自易水至北狄然則殷分夏冀州之東北為幽而正北并州之地仍屬冀視唐虞之冀則大而視夏之冀差小夏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鄭彼注云此州界與禹貢略同幽并則冀之北也然則周之冀州不但小于禹貢并小于釋地要之唐虞三代冀州互有更改者總在東北正北二境其居東鹵兩河之間則無不同故鄭即取釋地解之其義不可易也云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者據疏引此以為馬與鄭同此必周漢經師相承古義也知堯都在冀州者哀六年傳引夏書惟彼陶唐有此冀方疏云堯治平陽在冀州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平陽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水之陽今山鹵平陽府臨汾縣鹵南平陽故城是稱為陶唐者其始本封于唐為諸侯及升為天子方都平陽其後又嘗居陶臣瓚云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是也唐今山鹵太原府太原縣陶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詳見毛詩唐譜漢志太原郡晉陽縣續志涕陰郡定陶縣說文卷十四下官部各條下定陶雖在沅州要太原平陽則皆

在冀州故鄭以堯都在冀州也鄭又云載之言事者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毛傳文馬王及偽孔義非也疏云冀州之水不經沅州攷河自冀州之降水大陸以東播為九河其經流之徒駭尚在冀域而八枝已入沅域則冀州之水非不經沅州者疏謂九州之次即治水之次其義甚確若謂冀水無經沅者故先冀次沅則不必泥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蒲州澤州大同寧武朔平等府平定忻代保德解絳吉陽遼沁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等府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等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鹵北境東北則奉天錦州等府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冀州域也

壺口治梁及岐

釋文曰壺音胡治如字岐甚其反

鄭曰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鹵北梁山鹵南于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

也

尚書疏。傳寅禹貢集解一卷。毛詩一之一卷。周南召南譜疏。又十六之二卷。大雅縣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又司馬貞索隱一卷。又周本紀張守節正義。

馬曰壺口山名

釋文

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鹵疏曰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左馬翊夏陽縣鹵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鹵北然則壺口鹵至梁山梁鹵至岐山從東向鹵言之也經于壺口之下言治者欲見上下皆治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者即疏引班志文鄭所引地理志往往別有所據不本班志而此條則與班合惟夏陽下少鹵北二字傳寫誤脫也司馬彪續漢

郡國志略同漢北屈縣隋改吉昌

附心昌寧縣後魏置與吉昌同屬文城郡下注有壺口山

唐屬慈州又改吉鄉故

寰宇記云壺口在慈州吉鄉縣鹵南五十里宋熙寧五年改隸隰州宋史仍作慈州蓋其後復舊元改吉州隸平陽路明屬平陽府今改直隸州山在州鹵南七十里此山上連孟門下控龍門當路東流為河之扼要處故禹首關之上口孟門在今隰州大寧縣鹵南八十里吉州鹵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鹵直陝鹵延安府宜川縣下口龍門在今河津縣鹵北三十里壺口山盡處鹵與韓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水經注云河水

南過河東北屈縣故城鹵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山南四十里河鹵孟門

山龍門未闢河出孟門之上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

九河之磴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黃河之巨阨兼孟津之名矣

與導水又東至于孟津無涉

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其水崩浪萬尋渾洪聳怒迄于下口是也漢夏陽縣故少梁秦惠文王更名今為陝鹵同州府韓城縣梁山在縣鹵北九十里綿亘百里自郃陽縣鹵北抵韓城縣鹵北麻線嶺皆是然向南則益鹵而去河愈遠惟韓城鹵北之山首枕鹵河北連龍門當為禹所治也詩大雅韓奕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鄭箋云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韓姬姓之國後為晉所滅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郭璞云晉國所望祭者在夏陽鹵北臨河上是也禹治壺口則孟門之險漸平遂由龍門鹵河以治梁山使河流成就故道而梁山徧野皆成工甸之地矣由壺口以治梁山即下文導河所云至于龍門者是也漢美陽縣岐山在鹵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山海經曰岐水出焉東鹵流注于河今為岐山縣山在縣東北十里縣在鳳翔府東五十里府居五水之會謂

汧也渭也漆也岐也雍也岐水入漆雍水合漆水入渭汧水漆水各入渭禹治壺口梁山以殺河勢岐雖與河無涉但既至河鹵工宜竝舉及岐者正謂治汧漆諸水以入渭也鄭又云于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者梁岐是雍州山而見于冀州故解之也

又案曰壺口有三孟門有二禹貢壺口在吉州鹵南是其一則水經注云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鹵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此山在今汾陽縣鹵南與禹貢壺口無涉酈說非是其一則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卽今潞城縣關以山爲名亦非禹貢之壺口與壺口相連之孟門在大寧鹵南者是其一則在太行山東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凡連太行言者皆非大寧孟門梁山亦有二治梁之梁韓城鹵北是其一則元和郡縣志云京兆府奉天縣有梁山卽禹貢治梁及岐之梁山按此梁山在今乾州鹵北五里乃孟子所云太王去邠踰梁山者禹貢如果指此則岐在梁東禹當曰從東而鹵當言治岐及梁何爲倒其文耶元

說非是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釋文曰岳字又作嶽

鄭曰岳陽太岳之南于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河東故魏縣東名霍太山

毛詩六之一卷唐風諧疏。王應麟詩地理攷六卷。周禮三十二卷夏官職方氏疏。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十二卷河東道。

傳曰高平曰太原今以

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鹵南山南曰陽疏曰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下文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卽太岳屬河東郡在太原鹵南地理志河東魏縣東有霍太山此魏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爲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卽此太岳是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太原今以爲郡名者太原郡班志續漢志皆有皆屬并州也又云太岳在河東故魏縣東名霍太山者疏引地理志云云是班志文順帝改云云是應劭注文續志河東永安縣故魏陽嘉三年更名有霍太山此與鄭合蓋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間與班志不同則非班書却多與續志合而是書晉司馬彪作鄭不及見宋余靖序後漢書云明帝詔伏无忌黃景作地理志劉昭注補續漢志序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是東漢別有地理志鄭

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班合而司馬彪則取之以作志者故與鄭合也杜預  
春秋釋例云晉大鹵太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六名攷昭元季晉荀吳帥師  
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此大鹵之名  
所出此經及左傳臺駘處太原云云此太原之名所出又左傳遷實沈于大  
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鹵伐大夏此大夏之名所出又左傳景王  
言唐叔受分器以處參虛匡有戎狄此參虛之名所出又春秋定十三季晉  
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此晉陽之名所出皆即太原一地也在漢則晉陽屬  
太原郡為刺史治所今為太原縣屬山鹵太原府太原汾水所出既修者經  
言禹導汾水也修乃因事之辭因鯀之功修之也是時帝都平陽太原據其  
上游鯀必極意崇防然當洪水之時必河道既通而汾水始有可受鯀但知  
治太原不知導壺口功用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鯀舊迹自太  
原以至岳陽也詩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毛萇鄭康成韋昭皆不詳其地當在雍州即  
原縣與此太原無涉後漢書鹵羌傳穆王肉征太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又云夷王命  
號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又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事亦見汲冢古文此三言太原皆與  
伐獫狁料民之太原為一司馬相如上林賦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蕭條太原此古人通稱並與此太原無涉  
漢海縣在今為霍州屬山鹵平陽府太岳在州東三十里此岳與五岳無涉鄭云岳陽

太岳之南者禹導汾水自太原以至太岳之南千餘里中無不修治其地當

直抵南河也

汾水原流詳水經注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釋文曰覃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漳音章。案曰衡古音杭橫古音黃故得通用

鄭曰覃懷為縣名屬河內地理志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鵬谷東北至安平

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毛詩二之一卷。邯鄲衛譜疏。

周禮夏官職方氏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封禪開見記四卷。

馬曰衡水名

釋文曰王曰衡漳二水名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傳解七卷。史記索隱一卷。

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疏曰地理志河內郡

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古橫字漳橫流

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

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鵬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

十里此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

鄴縣入清漳

案曰鄭云覃懷為縣名屬河內者疏引地理志云云班志文續志與班同疏

又解縣名本懷一字而加覃之義故鄭直以覃懷為縣名也酈道元水經注

云河水逕懷縣南蓋沛水故道之所入與成泉分河水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懷州禹貢冀州之域覃懷之地周爲畿內及衛邢雍三國春秋屬晉七國屬韓魏秦滅韓爲三川郡滅魏爲河東郡今州爲三川郡北境河東郡東境楚漢之際項羽立司馬邛爲殷王河內高帝二年降以其地爲河內郡理懷晉河內郡移理野王隋罷郡置懷州宋于此地置武陟縣今懷縣故城在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南即覃懷也其地當孟津之東少北太行之正南沛水出其鹵淇水出其東爲河北沃壤蓋太行乃河北之脊脊上諸州並山險惟太行南瀕河地平衍洪水時亦受河患今日辰績則孟津洛泗之河治矣鄭又引地理志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鼃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者疏引班志清漳云云又引濁漳云云鄭但引清漳不言濁漳以濁漳入清漳然後入河以清漳爲主故也濁漳所出疏但云出長子縣脫鹿谷山三字亦非又據志清漳至邑成入河不言邑成屬何郡鄭則云至安平阜城入河疏則云至渤海阜城入河攷前志信都國注引應劭云安帝改曰安平其屬縣有昌成續志安平國故信都延光元年改其屬縣有阜城故昌城

然則前志上黨沾縣清漳至邑成入河邑字譌當爲昌成鄭據東漢地理故云安平阜城若勃海郡之阜城雖載前志却與信都之昌成非一地即與安平之阜城無涉孔穎達因其名同而誤合之非也又鄭所云大鼃谷者孔疏班志竝同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漳字注言清濁漳所在與前志略同而鼃作要又今水經卷十清漳一條亦誤作大鼃而鄭注作大要蓋古文要字作鼃似鼃故傳寫作鼃北地郡有大鼃縣師古曰鼃古要字是其證也鄭又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者孟子一人衡行趙岐注衡橫也史記蘇秦傳衡人皆欲割諸侯地與秦裴駟云衡音橫司馬貞云衡人卽從橫之士攷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假借字陳風衡門傳衡木爲門釋文引沈重云此古文橫字說文卷四下角部衡牛觸橫大木其角是衡與橫通故鄭云云也據漢志及說文清漳發源注河濁漳入清漳乃入河鄭言漳出沾大要谷至阜成入河則是清漳也其流行里數與漢志同是確不可易矣乃水經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其縣南屈從縣東北流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過屯留縣南

鄭注云漳水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又東凍水注之又逕壺關縣故城南又屈逕其城北壺關在屯留東不得先壺關而後屯留也



北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南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南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南又東北過下博縣南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庠池河會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北別出鄴注云衡漳于縣無別出之瀆縣北者乃庠池別水分庠池故瀆之所經也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北過章武縣南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南少山大屯谷南過縣南又從縣南鄴注云水出大要谷南流逕沾縣故城東不歷其南也屈東過涉縣南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則是濁漳流遠而清漳反短矣蓋二水相入下流合同故濁漳入清而水經誤以為清漳入濁無怪也若言濁漳入海則并非東漢之漳流直是魏時水道矣據漢時漳猶入河則河雖有變遷漳固未改故道鄭注與漢志合雖據當時水道未見其非禹迹也今以漢志為主參水經以推之清漳水出沾縣大要谷東南過其縣東又東過涉縣南屈從縣南東過武安縣南又東至鄴縣合濁漳水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南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南又東北過

下博縣南又東過阜城縣北東入于河此鄭所謂漳水橫流入河也其昌亭以下則後世改流與禹貢之漳無涉矣沾縣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武安縣今屬河南彰德府鄴縣故城在今臨漳縣南列人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縣北斥漳縣故城在今曲周縣東曲周亦屬廣平鉅鹿縣今順德府平鄉鉅鹿二縣地信都縣今冀州阜城縣今屬河間府

又案曰馬王以衡漳為二水與鄭異謬不待言鄭氏既不從鄭而以濁漳為主敘至斥漳縣南之下即云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其下又敘至東北過曲周鉅鹿則云地理志云絳水發原屯留下亂章津是乃與章俱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攷班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南東入海酈意以絳下流與漳得通稱而又以絳水即降水故以斥漳以下之漳水稱為漳絳當經冀州之至于衡漳并即以當導河之北過降水又班志信都國信都縣下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故酈又據以為即降水之復見者但班志言古文者是古尚書說此條無古文字則俗說其實禹貢無絳水不當以禹貢繫之况鄭注導

河以降水是河內郡共縣北山所出之共水即淇水也故其注云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地理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是鄭原不謂信都無絳水也特以信都絳水之去鉅鹿不合地說千里之數而知其非導河之降水且導河之降水从阜傍斧音讀如斧下江反與信都之絳从糸傍音居巷反者絕異鄭既據道里之差又辯音讀之異區而別之精且確矣鄭既合漳降為一又以絳為降是固鄭所嗤也近儒偏據鄭注增衍支離顯違鄭義皆非也

厥土惟白壤釋文曰壤若丈反

馬曰壤天性和美也釋文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案曰馬云壤天性和美也者地官大司徒鄭注云壤和緩之貌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壤柔土也柔亦和美意也

厥賦惟上上錯釋文曰錯倉各反

鄭曰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

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傳寅禹貢集解一卷。毛晃禹貢指南二卷。毛詩十四之一卷小雅甫田疏。周禮十一卷地官小司徒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玉海十七卷地理門。又一百七十六卷田制門。又再見。又一百七十九卷貢賦門。

相錯通率第一釋文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

案曰鄭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云云又云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夏不畫井稅夫無公田鄭乃以井計之蓋以九夫為井差為九等甚便假借言之觀下梁州注鄭以錯為雜傳與之合馬注非也

厥田惟中中

鄭曰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為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

其土地各有肥瘠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疏曰鄭云著高下之等則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云土地各有肥瘠則謂定肥瘠為九等也如鄭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相參為九等

案曰鄭云地當陰陽之中云云者說文土部云地之吐生萬物者也釋名同大司徒注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彼辯土壤此辯土田義同也又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者鄭意以上中下之等是據地形高下言之凡水害田之高者修防可緩下者宜急故治水先從下起是著其高下欲為水害設備馬與鄭同也鄭馬知據地形高下者地形鹵北高東南下雍州在鹵北田上上明高為上揚在東南田下下明卑為下荆在揚鹵高一等梁在荆鹵又高一等三州當下三等水害洸州為甚地卑也田中下冀中中豫中上青上下徐上中禹導河經冀豫間至大伾則折而北行由冀洸間趨于海明青徐地高不可更東洸尤下于冀豫順其就下之性導之北行耳是上中下據地高下王及傳非也蓋鄭以高下言則不論肥瘠以肥瘠于賦之多寡自可見也王肅務與鄭違故變言肥瘠則與賦之多寡儻互不合矣然舍賦而專言田猶可自持其說不顛蹶也惟偽孔兼高下肥瘠言則高者不必肥難言上上矣下者不必瘠豈得為下下乎疏反欲駁鄭王以申偽孔乃云如鄭義高處地瘠不得為上如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為上此數語正是駁偽孔使無處置喙者乃反以駁鄭王耶蓋鄭以上為高即不以上為肥頴達若云高處地瘠不得為肥不足難鄭若欲言高處地瘠不得為高則又難出諸口故漫云不得為上其辭遁矣若王則不以高為上專以肥為上耳乃駁之云肥者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為上然則反以瘠者為上乎皆非也

恒衛既從

釋文曰從才谷反

鄭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

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疏

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澧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

滹沱

案曰鄭云地理志恒水出恒山云云者疏引地理志是班志文據彼文兩處皆繫以禹貢但彼言恒水出上曲陽鹵北恒山北谷疏刪此句非是衛水出靈壽東北東入滹沱疏刪下東字亦非續志云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北劉昭注云有泉水泉水即恒水其衛水出常山靈壽則與前志同也上曲陽今為曲陽縣屬直隸定州其故城在縣鹵靈壽縣今屬真定府其

故城在縣鹵北

又案曰據漢志恒入滹衛入滹沱而四水截然不相假借鄭但云恒出恒山

衛在靈壽其他無所及二水原流甚短大約不過在東鹵數十里之間恒既入滹

滹入易水衛入滹沱其下流滹水與之合皆在今文安縣合為一以入河而蓋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

功者雖小必記禹貢例如此鄭注本義亦祇如此惟因水經卷十一滹水篇

云滹水東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鹵來注之鄭注云自下滹水兼納恒

川之通稱卽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如其說則滹水皆恒水矣此北魏人議

論非古義然酈亦祇就恒水言之耳近儒因此妄援為例遂謂衛水亦卽滹

沱憑臆衍說牽引闕文皆非也

大陸既作

鄭曰大陸澤名在鉅鹿北爾雅釋地十藪晉有大陸詩十九之四卷周禮十卷地官大司徒疏。史記夏本紀集

解。杜佑通典一百七十八卷州郡篇。樂史太平寰宇記五十九卷河北道邢州。傳曰大陸之地已可耕作疏曰釋地大陸孫炎

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高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為是也

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于宵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為汲

尹武澤也宵卽脩武也然此二澤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

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澤形卑下得以廣平

為陸者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

案曰鄭云大陸澤在鉅鹿者漢志鉅鹿郡鉅鹿縣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續

志略同劉昭注引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也攷此郡所

屬又有廣阿縣殆因此澤縣亘二縣境故名之而前志注又引應劭注云鹿

林之大者臣瓚注云山足曰鹿愚謂二家特釋文義如此其實此是藪澤非

山林也疏因澤是卑地而得名陸謂其旁帶廣平亦此意也鄭又引爾雅云

云者疏引孫炎注云云廣河卽高誘所謂廣阿孫注邵璞卽襲之也然疏既

引爾雅孫部注已明又綴以魏獻子所田大陸見定元年傳此則與禹貢全

不相涉述之殊覺無謂若呂氏春秋九藪既言晉之大陸又言趙之鉅鹿决

非一澤而兩見故劉昭專引趙之鉅鹿以當禹貢大陸最是蓋此所謂趙之

鉅鹿正是鄭所云大陸澤在鉅鹿者亦卽鄭所引爾雅釋地之晉有大陸者

以鉅鹿在戰國實趙地非晉也若呂氏所云晉之大陸在太原鄆縣今為介休縣也班

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為昭餘祁并州藪酈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此與禹貢大陸鄭謂在鉅鹿北者亦全不相涉也

又案曰鄭解大陸惟一唐則多異說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為大陸縣有

大陸澤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曰昭慶宋更名隆平今在真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陸澤本漢下博縣其故城在今

深州南唐先天二年分下博及饒陽鹿城地置陸澤縣為深州治今在真定府東二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

鉅鹿澤在縣南北東鹵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鉅鹿本漢南縣亦兼得鉅鹿縣地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趙州昭

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十

里鹿城本漢鄴縣今為東鹿縣在保定府和州南一百三十五里又陸澤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是也故程大昌謂以

邢趙深三州之地為大陸自杜李始竊謂通典昭慶有澤鉅鹿無之而元和

志分著于二縣蓋一澤跨二縣也通典陸澤有澤鹿城無之而元和志亦分

著于二縣亦一澤跨二縣也實則鉅鹿昭慶之澤即爾雅呂覽漢志之澤此

禹貢大陸也而陸澤鹿城不與焉杜李云邢趙者得之并深州言者失之唐

人以漳水即澤水而以枯洛即禹迹故以南宮之故洛渠為北過澤水以深

州之大陸澤為至于大陸意謂如此則大陸在過降後與下文導河適合若

鉅鹿縣之大陸則枯洛反在其北以此為禹貢大陸則經當云北過大陸至于澤水矣此唐人不主鉅鹿而取陸澤之意也不知南宮枯洛乃漢時漳水徙流實非禹迹即以為禹迹此亦河別為洛不可謂過矣鄭以導河之降水乃出河內共縣北山至黎陽入河是為北過降水只因不用鄭此注強以南宮枯洛為降水遂生先大陸後降水之嫌而欲將邢趙大陸移至深州此杜李之謬也

鳥夷皮服釋文曰鳥當老反。疏曰孔讀鳥為鳥。

鄭曰鳥夷東方之民賦食海物者也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鳥夷北夷國釋文王曰鳥

夷東北方國名也尚書疏傳曰海曲謂之鳥居鳥之民還服其皮明水害除

案曰鄭云云者鄭與馬王及史記漢書竝作鳥偽孔破讀仍不改字衛包始

改之五帝本紀言禹功東至鳥夷是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釋文曰夾音協碣其列反韋昭其逆反

鄭曰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

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鹵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

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毛王曰凡每州之

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于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尚書

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于餘州不言貢篚亦差于餘

州疏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鄭云云下

文導河入海傳云入于渤海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

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河蓋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入河而逆上也夾右

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從碣石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

氏亦云山鹵曰右鄭云云鄭以北行則東為右南行鹵為右故夾山兩傍山

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則入河逆上為還

都白所治也每州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王云云不言還都白

帝鄭云云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此獨無以餘州所至可知馬鄭皆

云使若廣大既局以州名何以見其廣大妄說也

桑曰鄭引戰國策云云者疏先引班志碣石在驪成然後引鄭此注似鄭不

實指山所在而但設虛辯者鄭注禹貢所引地志係後漢所修每與班不合

而驪成縣後漢省不置則鄭注此碣石與班必異然鄭當日必先實指碣石

所在然後引九門碣石而辯之云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以見名同而實非

一山決不徒為此虛辯也但作疏者不全引鄭注耳鄭所引今戰國策無此

文則亾佚矣惟續漢志常山國九門縣劉昭補注曰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

界史記蘇秦傳索隱所引同攷九門縣自鹵漢五代猶沿宋開寶六年始省

入藁城縣今屬真定府縣鹵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故縣也四面五百餘里

皆平地球一部婁以當所謂碣石亦不可得故鄭云今驗九門無此山也鄭

戒子書云吾嘗遊學往來幽并沆豫之域然則九門無碣石鄭目驗知之也

若驪成碣石在今直隸永平府撫寧昌黎二縣界覽疏引北平刪右字則下

襍晉制又改驪成為驪城皆非也鄭又云禹由碣石鹵北行盡冀州之境還

從山東南行入河者鄭以每州末記水道是治水畢更行之觀地肥瘠定貢

賦上下碣石乃冀州東北境禹行自然先從山鹵北行然後再從山東南行

入河如此方得徧歷冀州境內觀地肥瘠也疏推鄭意謂北行東為右是固

然矣云南行鹵為右則謂禹行又至碣石之東者蓋上文治水之功遠及島夷則知禹東北所至甚遠已直抵碣石之東從此南行碣石反在其鹵故云山常居右也王肅以此所記即治水所涉殊覺無謂若傳云每州畢還都白帝禹急于治水過門不入啓生弗子何暇僕僕道長輒還都乎尤非也疏推鄭意頗確且作疏專為扶孔廢鄭此條但云與孔異不能云孔是鄭非則鄭注不可易也冀州不說境界孔云以餘州所至見之是帝都反借餘州附見豈立文之體自不如鄭使廣大為是疏駁之非也且疏于此引鄭者特牽于偽孔釋文當在冀州既載下又引鄭入穀不貢亦為偽孔牽引在此文義當在厥賦句下故皆遷之也

**濟河惟兗州**釋文曰濟子禮反兗悅轉反。案曰濟當作沛二字音同義別漢志沛水出王屋至武德入河濟水山賈皇至慶陶入泚明列為一出賈皇者不得為四瀆之水自白虎通云濟出房子縣賈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似誤以為四瀆吳氏亦云遵水章冀州之濟洸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沛通用不知禹貢所言皆沛也濟不見于經何云一水乎充當作洸說文洸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為沛从水九聲以轉切此州本以水名充字其文作六不知所从蓋水篆作六橫書之變成三形說文無此字

**鄭曰言洸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春秋莊十年公羊傳疏。史記夏本紀集解**王曰東南據沛鹵北距河**詩七之三。卷曹譜疏**傳曰東南據沛鹵北距河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沛河之間相去路**

近洸州之境跨沛而過東南越沛水鹵北至東河也

**案曰鄭云言洸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者沛自滎至澇此洸州之鹵南與豫分界處自澇至會汶則南與徐分界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此洸州之鹵北與冀分界處故鄭云云也王云據沛傳同疏云跨之沛河之間相去路近洸州之境跨沛而過攷古河自大伾以下向東北去其後南徙沛河之間始相去不遠疏乃以後世改流上擬禹迹非也然疏說蓋本漢志沛陰郡治定陶縣唐為濟陰縣今曹縣定陶縣是山陽郡所領縣有成武唐亦為成武縣即今城武單父唐亦為單父縣即今單縣東緡唐為金鄉縣即今金鄉方輿音房頂唐為方輿縣即今魚臺皆在沛水之南二郡志並屬洸州故以為洸州之境跨沛而過不知漢武置十三州自立疆界不盡與古合安得以漢之洸州為禹之洸州乎爾雅沛河間曰洸州注云自河東至沛周禮河東曰洸州而賈疏以為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蓋以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洸州自河東至沛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沛東至海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沛蓋其境越沛而東得岱矣岱南為徐北為青徐州曰大野既緒是知侵禹貢**

青徐之地也沈界跨沛惟周制有然以言乎禹貢之沅州則非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河南衛輝府東南境直隸大名府及真定河間二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兗州曹州濟南青州四府之西北境皆兗州域也

九河既道

鄭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為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程大昌禹貢通二卷。毛詩十九之四卷周頌般疏。春秋僖四年左傳疏。爾雅邢昺疏七卷。鄭樵通志地理畧第一。章如愚羣書攷索二卷。玉海二十一卷河渠門。漢制攷四卷。小學紺珠二卷。困學紀聞二卷。傳曰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

北是疏曰河自大陸北敷為九大陸在冀州嫌九河亦在冀故云在此州界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東境至河河東為九道知在沅州界平原以北也釋水載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部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漢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一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

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

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餘不復知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次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云春秋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據此文言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

案曰鄭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分為九以衰其勢者史記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邳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滄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播為九河廝漢志作醜孟康云醜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彼二渠雖指一出貝正一潔川要下九河亦蒙上斷分之文且此段文意正是說河從高而下至平地不可不分與鄭合也易繫辭上傳神武不殺馬鄭王肅于寶殺皆所戒反虞翻作不衰故云分為九以衰其勢衰即殺也鄭又云九河之名云云者疏引釋水文是也又云齊桓公塞之云云者疏引寶乾圖文尚書中候同據此則禹穿九河歷商周



至齊桓子數百年猶存齊桓始塞之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已未甫四十二年而溝洫志王橫引周譜云是年河徙則知下流壅塞上流乃決實為齊桓所塞故也鄭又云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者漢志弓高縣屬河間國鬲縣屬平原郡班固自注云平當以為鬲津續志略同疏雖不能全引鄭注所載鄧璞許商說而申之者却與鄭合也疏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漢志勃海郡成平縣自注云虜池河民曰徒駭河東光縣自注云有胡蘇亭續志成平改屬河間國東光仍舊劉昭注亦云有胡蘇鬲已見上然則疏本二漢志與鄭合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鹵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

又案曰漢李尋解光云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韓牧云可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觀此漢時九河猶有可攷至許商以將作大匠出治河隄其言三河確有可據其後鄭道元于水經第五卷河水注云自鬲盤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第十卷河水注云

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存唐以下諸家紛紛訪求各自立說如謂鉤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者杜佑通典也謂河北道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平昌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陽信縣鉤盤河經縣北四十里者李吉甫元和志也又云鬲津河一在安德縣南七十里一在將陵縣南二十里胡蘇河在滄州饒安縣鹵五十里已具詳商說謂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者張守節史記正義也謂河北道冀州蓍縣馬頰河經邑界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德平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滴河縣馬頰河在縣北二十里陽信縣鉤盤河在縣北四十里滄州樂陵縣馬頰河在縣東六十里鉤盤河在縣東南五十里者樂史太平寰宇記也皆不如許商所言約略在三百里間者為可信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釋文曰灘徐音邕王於用反。案曰史記漢書及鄭周禮注引此並作灘此與蒙縣灘水本不相涉晉人始改作灘遂生謬解皆非也

鄭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云雷澤在沛陰成陽時闡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圖說

傳曰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疏曰地理志云雷澤在濟

陰成陽縣鹵北

案曰鄭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又引地理志云云者疏引漢志云

史記夏本紀集解于欽齊乘一卷

云志本系以禹貢疏不當刪此二字續志同今山東曹州府荷澤縣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雷夏又在其東北史記云堯作游成陽舜漁于雷澤卽此水經注云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鹵句陽故城在今荷澤北又東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鹵北十餘里其陂東鹵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所漁也又云雷澤鹵南十里許有歷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連屬濱帶瓠河其北卽廩丘縣今范縣東南有廩丘故城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廩丘爲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瓠河之南成陽故城之鹵北陶墟之鹵南歷山之東北也雍沮二水漢志不載晉人改雍爲澠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曰澠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鹵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郭外澠沮二水會同此澤通典雷澤縣本漢成陽縣攷北齊廢成陽隋以其地置雷澤縣至金又廢元和志與鄭合也其雷澤下流未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沛則北注濮濮亦終歸于沛也周禮沔州其浸廬維鄭彼注云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既澤爲證彼疏云雷雍之爲廬維以字類而誤二水合以注澤則雍字亥且也通廬水在濟縣澠水在高密郡莒縣今按

濟陽廬水古不著名周時徐并于青沔亦不得越青而東有澠通典非也後河流經此蕩滅無存

又案曰爾雅釋水云水自河出爲澠許慎云河澠水在宋又曰汜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澠水東入于泗臣鉉曰今作汴非是汴起周衰至蒙爲澠禹河所無爾雅作非一時或云周公或云子夏此條係周末人筆乃據汴之人泗者而言禹河則由大陸未有鴻溝與淮泗絕不相通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澠部璞注釋水乃謬引書澠沮會同當之不知雍沮乃沛之別流平地涌出與河何涉蒙縣澠水出于豫入于徐與沔州何涉卽水經注所云濮陽縣北十里卽瓠河口禹貢澠沮會同爾雅水自河出爲澠云云其意以瓠子爲雍此則在沔州域但禹河亦不經濮陽以瓠子爲禹貢之雍亦非也

桑土旣蠶

鄭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有桑間者詩二之一卷

案曰鄭云今濮水之上有桑間者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亾國之音也鄭彼注云濮水之上有桑間者亾國之音于此水出桑間在濮陽南是也

是降正宅土

鄭曰此州寡于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于是下  
正居土以其免于厄尤喜故記之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傳曰地高曰正大水去民下正  
居平土就桑蠶

案曰鄭云此州夾川兩大流者謂河汾也又以降為下者釋詁降下同訓落  
降亦下也應劭風俗通義卷十山澤篇引此經而釋之與鄭同惟宅作度云  
營度爽塏之場邑落之為小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釋文曰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勃憤反。案曰說文一卷下艸部云繇艸盛兒从艸絲聲夏書曰厥艸惟繇余招切今作繇備包改

馬曰墳有膏肥也繇抽也

釋文。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

傳曰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

案曰馬云墳有膏肥者晉語地墳韋昭曰墳起也有膏肥則墳起也又以繇  
為抽者蓋以音近得義說文訓盛故傳云茂艸抽則茂盛義亦通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釋文曰載馬鄭本作季。案曰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偽古文斤守之不失故大禹謨云朕宅帝

位三下有三載允征云每歲孟春伊訓云惟元祀太甲云惟三祀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泰誓云惟十有三季豈知古人臨文正不阿堯典三載汝陟帝位鄭作三季百姓如考考姓三載孟子作三季劉歆引伊訓云維大甲元季論語引書高宗除三季不言多方前云五季後天五季通稱此載字當入馬鄭作

鄭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季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

史記夏本紀集解

馬曰禹治水三季八州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繇既九季又加三

季為十二季惟沆州未得盡平至明季乃畢

尚書疏。又舜典疏約馬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羅莘路史後紀注十三卷。玉海十七

卷地傳曰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治水十三季乃有賦法與他州同疏

曰周易彖象以貞為正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此州治水最後畢

為第九賦亦第九故變文為貞見此意作謂治水十三季乃有賦法比他州

最後也繇治水九載不成然後堯命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此十三載

并繇九載數之馬融云云是十二季而八州平十三季而沆州平也

案曰鄭云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季乃有賦與八州同者鄭意以此

十三季為降正宅土以後之十三季也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

季過家不入門漢書溝洫志同據文似與此經合鄭不援彼義者禹之十三

季徧治九州不得專于一州此貞作自是謂使民自治其田非如史漢所引

夏書言禹抑鴻水之十三季故鄭不就彼說也蓋沆州被水害最深故成賦

最後疑他州亦未必水去即徵賦亦必遲待成熟然後徵之少或一二季多

至數季但洸州最在後于此見之他州從可知此鄭意也馬及偽孔以為治  
水之十三季已非馬又并絲九季數尤非偽孔以州第九賦與相當亦非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鄭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貢篚別之九征

云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尚書疏。又堯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毛詩九之二卷小雅鹿鳴疏。羣書攷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又九十一卷器用

焉疏曰鄭元云云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于女功如鄭言矣

案曰鄭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者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有嬪

貢器貢幣貢鄭彼注以嬪貢為絲枲器貢為丹漆等幣貢為皮帛等彼疏以

絲枲為青州貢而洸亦有絲漆則正是此州貢帛則彼疏以為織貝揚州貢

而此州亦有織文又太府掌九貢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

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彼疏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又內府掌受九貢之貨

賄以待邦用是也鄭又云其實于篚者云云者疏說是也鄭又引九征云云

者鄭所傳古文十伏生二十八篇外增多二十四篇內有九征篇見尚書卷

首疏彼疏欲扶孔斥鄭反目為偽書實則是孔安國所得之真古文故鄭引

其文為證也此本夏書正可證夏事所云周王殆似釋文周易義取周普之

比孟子篚厥元黃紹我周王文相似而實不同偽孔乃入之武成非也詩七

月云載元載黃月令朱綠之元黃之故云元黃也

浮于濟潔達于河釋文曰潔天答反篇韻他合反。案曰張參五經文字云潔水字本作濕經典相承作濕而

溼幽溼也从小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濕首聲失入切今流俗沿改二字相混而皆失之漢

乘郡有濕沃縣濕水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訛為溼司馬彪魏收皆承其謬惟水經注作濕汙當從之

鄭曰地理志云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史記夏本傳曰順流曰浮涉濕雨水名因

水入水曰達疏曰地理志云濕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

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涉則下文具矣是涉濕為二水名也浮于涉濕達于河

從濕入涉自涉入河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濕水出東郡東武陽者鄭以涉水就下導水解之故專解

濕水前志東郡東武陽下云禹治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

里續志則但云東郡東武陽濕水出鄭與續志同也攷千乘縣本屬千乘郡

據應劭劉昭注和帝永元七年改郡為樂安國疏引志乃前志文而增樂安

字則又是東漢制又刪去禹治字東北字皆非也禹貢山水見前志者或言古文則是孔安國所得孔壁真古文說或言禹貢或言禹則是周漢相承舊訓即不言古文亦不言禹貢但稱某縣有某山某縣某水由要亦目驗而知的確可信鄭所引間有異者特因鄭據當代書郡縣時有夏改耳實亦同也至續漢志則多與鄭合尤為可據故今日說禹貢鄭注外以兩漢志為正此條濕水鄭與兩志並合確不可易者也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元謂武水即濕水其故城在今縣南至漢志言濕水所經除東武陽尚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濕水所出二濕陰應劭曰濕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三千乘郡千乘四濕沃所謂過郡三者謂東郡平原千乘也鄭專舉東武陽者高唐之水當為濕水別支此州在泲河之間州末言禹巡行所屆東南浮泲南北達河則濕是首受河者故不及別源餘三處皆濕經行之地非其本派故亦不數也水經注無濕水惟第五卷下半卷敘畢河事夏說河之支流故其文云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寰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里有委粟城與津相近河北即東武陽縣也濕水出焉上承河水于武陽縣東南南入北逕武陽新城東引

水北注又東北逕陽平縣之岡城陽平故城今為莘縣治岡城在縣南七里又北絕莘道城今莘縣治南

十三里有莘亭故城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本漢清縣後漢更名故城在今堂邑縣東南二十里又北逕聊城縣故城城在今清平縣南清平本漢城在今縣南有具工故城南

城在今縣南十五里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清河縣南清河本漢城在今縣南有具工故城又東北逕文鄉城東

城亦在清平縣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城在今縣南北三十里右與黃溝合溝承聊城部水自

城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北出高唐注

濕水桑欽地理志曰濕水出高唐按竹書穆天子傳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

釣于濕水已已天子東征食馬于濕水之上尋其沿歷不得近出高唐桑氏

所言蓋津流出次于所間也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源河乃濕之再出者河既與濕

合復分為二濕山濕陰故城札河由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唐以內至武陽河在河南而濕在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濕在河南而河在北矣今禹城縣南有源陽故城唐縣在源河之北故名濕水又東北

逕援縣故城援縣故城在今禹城縣南漢志作瑗又逕高唐縣故城東高唐故城在今禹城縣南四十里又東北逕濕陰

縣故城北今臨邑縣南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城在今濟陽縣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在今章丘縣北

縣故城北城在今縣北與齊東縣接界又東北逕東鄒城北今青城縣界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

城在今高苑縣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伏琛云千乘城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即濕水別名元和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又

東北為馬常坑亦在干乘縣界坑東鹵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第五卷未注云

河水自干乘北城北又東分為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沛又第八卷沛水注云沛水自甲下邑南東歷瓊瓊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蓋即濕之所亂者以今輿地言之

朝城屬山東曹州府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林屬東昌府禹城臨邑濟陽章丘鄒平齊東皆屬齊

府青城屬武定府高苑屬青州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濕水所經也

又案曰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伾于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數為

敗迺斷二渠以引其河溝洫志同所作醜孟康云醜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

鹵南南折者即河之經流也貝丘今山東清平縣在屬津南此處河南折而稱北瀆者對濕在商朝北其一則濕川也河自王

莽時遂空惟用濕耳酈道元亦云二渠引河一則濕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

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也見水經第五卷然攷之王莽時河之北瀆已空

固已若武陽以下河濕仍自別行應劭謂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

流謂濕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為盈涸非謂河奪濕以入海也故道元又

云河于沛濕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濕水耳見水經第八卷然則濕入海處後

魏時雖已輟流故道尚存未嘗為河所占况漢世乎孟康言未可泥要之孟

康言河徙惟用濕雖似小誤其以禹釀二渠一為濕川則與地理志及鄭注

合此周漢古義不可改也自宋時河決濬滑東之商胡朝城流絕迹不可

復見惟指唐宋以後所行之大清河為故濕小清河為故沛今日求禹迹誠

有難者自應以鄭注漢志為正攷水經注第五卷自河水東逕成皋大伾山

下敘至河水又東洪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宿胥口俱在今滑縣南滑臺城在今滑縣南

北過黎陽縣南黎陽故城在今滑縣東北此鄭康成以為北過降水者也固禹河也此下逕

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伍子胥廟在今滑縣東北以至長壽津在今滑縣東北六十餘里則云涼城到長壽河

之故瀆出焉即引溝洫志二渠一為濕川一為北瀆王莽時空云云然則酈

道元亦以長壽津之鹵為禹河不以為濕水也自此以下所敘直至至于大

陸播為九河皆是禹河然則長壽以鹵皆是河水非濕水水經第五卷又敘

河水又東北過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注則歷言鐵丘在今開州濮陽縣

故城在今開州南二十里衛國縣縣故在觀城縣南鄆城縣今濮州東二十里有范縣之秦亭鹵范縣故城在今縣東

南南二十里及委粟津已見其下繼以左會浮水故瀆又敘浮水故瀆至東武陽縣入河

此段亦皆是河不以為濕也直至東武陽縣浮水故瀆入河之下方接云又

有濕水出焉而班鄭等皆以此濕水受河為禹所治蓋河經流自是王莽河

此始據史記鄭則云是屯氏河詳導河

濕是河支流委粟以下自是禹所疏濬故漢經師說如此河形多曲大伾降水之下折而南再折而北以至大陸無不可者故班鄭皆以濕受河于武陽在委粟以下其委粟以上則是河非濕也俗儒妄疑河未徙前濕受河必在武陽以北然則班鄭并孟康皆誤邪非也

又案曰鄭注以爲禹巡行州境則涉濕不必相通浮涉濕亦不必入河自僞孔翔入都白帝之說于是涉濕河三水必求其相通之便道異說紛紛矣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涉濕今涉濕斷不相屬何故對曰沈涉自濕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涉不言合濕者濕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沈涉自濕入河新唐書作今自濕至濕而入河誤敬宗之言乃據唐時形勢以言涉濕不能相通二水古或本通故經并言浮于涉濕但紀載茫昧何由推得疏乃云從濕入涉自涉入河真不可解禹時涉濕未爲河所隔斷枝津相通處或當有之亦必由涉入濕由濕入河安有反從濕入涉者疏非也

### 海岱惟青州

鄭曰今青州界東自海鹵至岱東嶽曰岱山

詩五之一卷齊風譜疏。莊十年公羊傳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東北

據海鹵南距岱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公孫度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也

案曰鄭云青州界東自海鹵至岱者鄭解九州之界或言東鹵或言南北皆隨便約畧言之蓋數千載前何能鑿指但望文申義此正鄭之善說經也于此言東自海者前志齊地皆屬青州齊風釋文云齊地在禹貢青州僖四季傳管仲曰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襄二十九年傳表東海者其大公乎是青境東自海也云鹵至岱者爾雅九州無青州而曰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疏云營州卽青州地彼從鹵數至東故云自岱東至海此從東數至鹵故云自海鹵至岱也鄭又云東嶽曰岱山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松高詩疏引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岱始是也傳于海兼言北者左傳楚又謂齊君處北海是也于岱兼言南者公羊傳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

王曰南有泰山是也傳云據海疏于凡據字皆釋為跨以此為例太拘而以青州之境為跨海則是但攷三國志云公孫度為遼東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無青州刺史之號所收諸縣非諸郡此段疏亦多誤惟青州越海有遼東一句為確但舜青州分越海東北地遼東置營州漢末遼東即收越海鹵南地東萊置營州亦足見兩州實一州也又案曰爾雅九州以青為營者孫炎以為殷制至周禮正東曰青州則其疆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沐知之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又曰浮于淮泗之知以徐為青也疏云周青州于禹貢侵豫州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望諸即孟豬經于豫州曰導菏澤被孟豬是知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幽州南侵徐州地蓋以其澤藪曰豸豸知之地理志琅邪長廣縣內有奚養澤琅邪郡屬徐州是知幽侵徐按長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實禹貢青州域幽乃侵青非徐也又幽州其川河沙其浸菑時亦皆侵青地也蓋今青登萊三府地在青域者周皆割入幽其內又為沈所侵乃以徐為青地而又

割豫之東南境以益之然徐之岱山大野皆入沈是青亦不全得徐也其大略耳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山東登州萊州青州等府及濟南泰安二府之北境東北跨海為今奉天錦州等府及朝鮮國皆青州域也

嶠夷既略

馬曰用功少曰略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嶠夷地名疏曰嶠夷即堯典宅嶠夷是也

案曰馬云用功少曰略者孟子此其大略又其詳不可得聞聞其略是少為

略說文卷十三下田部云略經略土地也嶠夷詳堯典

濰淄其道釋文曰濰音惟本亦作淮又作維濰側其反○案曰漢書地理志引作惟濰師古曰惟字今作濰濰字或作淄古今通用也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又作維濰門下橫下折泉下又作淮王子侯表城陽項王子東淮侯類封北海北海郡別無淮水亦濰之異文通鑑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琅邪于淮水胡三省注惟當作濰是濰維惟淮一也說文有淄字當字無淄字周禮夏官職方氏云幽州其浸菑時以菑為淄是也

鄭曰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

博昌縣入海詩齊風譜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濰淄二水復故道疏曰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

博昌縣入海



案曰鄭引地理志濰水云云者班志云琅邪郡箕禹貢濰水北至昌都云云  
兗州寢不言山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  
夏書曰濰淄其道从水維聲以追切鄭與說文合也疏引去禹貢字非是都  
昌北海郡縣此疏與酈道元同今刻漢志與北海縣俱作昌都誤倒也續志  
琅邪國無箕縣併改也酈道元云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呂忱云出屋山淮南  
子曰出覆舟山廣異名也箕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東山在州南北  
九十里鄭又引淄水云云者疏引班志博昌入海海當作涕傳寫誤也下又  
云幽州寢疏去之續志與班略同但云潘水出亦傳寫誤也原山淮南子作  
館山齊乘作苦陽山萊蕪故城在今青州府益都縣南近分置博山縣山  
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又案曰水經云濰水出琅邪箕縣酈注東北逕箕縣故城又東北逕諸縣故城在今諸城縣南東北過東武城

縣南東武故城漢琅邪郡治今為諸城縣治又北過平昌縣東平昌故城在今平昌縣南又北過高密縣南高密故城在今高密縣南又北

過淳于縣東酈注云濰水又北左會汶水北逕平城亭南又東北逕密鄉亭南應劭曰淳于縣東北六十里行平城亭又四里有密鄉亭故縣也濰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案今安丘縣東北有淳于故城濰水在縣東五里汶水東流也出朱虛縣界今朱虛縣界濰水在縣東又東北過都昌縣

密鄉故城在縣東南下密故城亦在今昌邑東南

東又東北入于海晉書都昌入掖縣元和志萊州掖縣海在縣北五十二里宋建隆三年以都昌地置昌邑縣水經又云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酈注云淄水出縣南山下東北流逕萊蕪谷而南東北過臨淄

縣東注云淄水自山東北流逕平山南又東北逕臨淄縣故城又東過利縣東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

縣南注云淄水自山東北流逕平山南又東北逕臨淄縣故城又東過利縣東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

縣南注云淄水自山東北流逕平山南又東北逕臨淄縣故城又東過利縣東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

縣南注云淄水自山東北流逕平山南又東北逕臨淄縣故城又東過利縣東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

縣南注云淄水自山東北流逕平山南又東北逕臨淄縣故城又東過利縣東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

縣南注云淄水自山東北流逕平山南又東北逕臨淄縣故城又東過利縣東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

縣南注云淄水自山東北流逕平山南又東北逕臨淄縣故城又東過利縣東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

縣南注云淄水自山東北流逕平山南又東北逕臨淄縣故城又東過利縣東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

縣南注云淄水自山東北流逕平山南又東北逕臨淄縣故城又東過利縣東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

縣南注云淄水自山東北流逕平山南又東北逕臨淄縣故城又東過利縣東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

縣南注云淄水自山東北流逕平山南又東北逕臨淄縣故城又東過利縣東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

案曰鄭云斥謂地鹹鹵者說文卷十二上鹵部云鹵方鹹地也从鹵省象鹽

之後乃復由馬車瀆以下至琅

魏與涕同入海琅槐今壽光縣

歛土白墳海濱廣斥釋文曰濱必入反斥徐音尺

鄭曰斥謂地鹹鹵釋文曰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

博昌今為博興縣水經注所言東安平以下與禹貢無涉河渠書于齊通淄之間故淄得由博昌入涉入涉

且不合况禹貢哉禹貢淄水當自利縣東至博昌入涉而止此所謂其道也

案曰鄭云斥謂地鹹鹵者說文卷十二上鹵部云鹵方鹹地也从鹵省象鹽

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席鹵方謂之鹵青州東方故言斥而鄭以鹵解之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彼部又有鹹字注云北方味也故鄭連言鹹鹵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土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釋文曰鹽餘占反絺勅其反鄭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絺紉葛錯雜非一種

案曰鄭以錯為雜者采芑詩疏云錯者雜也祭義不併不錯注錯雁行也攷工記紵而昔先鄭注昔讀為交錯之錯是有襍義也

岱吹絲泉鉛松怪石釋文曰吹工犬反徐本作吹谷泉思似反鉛實專反字从台台以選反

傳曰吹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疏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故言吹去水故言谷也泉麻也鉛錫也

萊夷作牧釋文曰牧徐音目一音茂

傳曰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案曰襄公季齊侯滅萊定十季萊人以兵劫魯侯孔丘曰裔夷之俘亂之杜注萊人齊所滅萊夷彼疏云萊東萊黃縣是也傳但云地名疎矣

厥篚檿絲釋文曰檿烏覽反

傳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疏曰釋木云檿桑山桑部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韞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達于濟釋文曰汶音問

鄭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鹵南入沛史記夏本紀集解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者前志泰山郡萊蕪縣下既云原山爾水出云云其下即云又禹貢汶水出鹵南入沛汶水桑欽所言是汶與淄同出一山而異

流也班氏于淄水不冠禹貢不指誰說蓋目驗而知汶水則冠以禹貢系以桑欽其分析慎重如此鄭與桑俱傳古文尚書故采其說比上文淄水一條

獨詳也續志萊蕪縣劉昭注引杜預曰汶水出杜劉與桑鄭合也水經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鹵南過其縣南鄭注云萊蕪縣在齊城鹵南原山又在縣南六十許里地理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鹵南入沛故不得過

其縣南也汶水又鹵南過蕪縣故城南春秋桓公三年公會齊侯于蕪也案鹵南入沛者惟謂汶水耳淄水則東北入沛也汶水既出縣南之山又鹵南流故言不得過縣南也經當言鹵南過蕪縣南其字蓋蕪字之誤耳蕪

縣故城在今  
萊蕪縣南  
又東南過奉高縣北今泰安縣東謂從縣南流注云汶出牟縣故城南

奉高縣故城而南流注于汶汶水又南合北汶水出分水豁世謂石汶汶水又南南流注云汶出牟縣故城南

謂之塹汶蓋即北汶也又有麻汶一名小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泰安縣東南七十注云汶

里原出官山之陰流逕徂徠山南合于牟汶宮山即新甫山也在新泰縣南注云汶

博縣故城東謂從其城南流不在南也又南南流逕龍鄉故城南又南南流逕亭亭山東又南南流逕陽關故城注云汶

又南左會淄水世謂之柴汶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又南南流逕魯國汶陽縣北又南逕汶陽縣故城北案博注云汶

縣故城在今泰安縣東南亭亭山在泰安南五十里泰安南有廢柴縣柴汶在泰注云汶

安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鉅平故城在泰安南汶陽故城在今寧鄉縣東北注云汶

今肥鄉縣南注云汶

又南南過岡縣北今寧鄉縣境又南南過平章縣南注云地理志曰東平國故

沛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章縣案此注則經文平上當有東字也注又云汶水注云汶

又南南過桃鄉縣故城南王恭之鄉亭也世以此為郛城非案今汶上縣東北四十里有桃城在汶水之南東平注云汶

州東七十里有郛城在汶水之北故注云汶

道元以世謂桃鄉為郛城者非也注云汶

又南南過無鹽縣南無鹽故城在又南南過壽張縣北注云汶

壽張本壽良光武更名注云汶

故城在今東平州南注云汶

又南南至安民亭入于沛注云汶水至桃鄉四分謂之四汶口其在二水雙

縣故城北又南逕危山南又南合為一水南入茂都濊次一汶南逕郛亭北又南至壽張故城東逕為澤者注云汶

右一汶南流逕無鹽縣之故城南又南逕洽鄉城南又南南逕壽張縣故城北又南南長直溝水注之又南流入注云汶

浦案今東平南十里注云汶

安山鎮即故安民亭注云汶

據水經汶水所出與其歸宿皆與漢志合其至安民入沛注云汶

之處即禹貢浮汶達沛之道也若酈注所言牟汶石汶柴汶等皆汶水支流注云汶

與禹貢無涉至其言至桃鄉分為四派即今戴二水合入茂都濊即今南一水遂注云汶

為澤渚一水南入浦則并非漢魏時水道與禹貢尤無涉元京汶絕濟為會通河

明承樂中又築戴郛壩

過汶盡田南莊資運  
安山入沛故道久廢

海岱及淮惟徐州

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莊十年公傳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羊傳疏

案曰鄭云徐州界又南至淮水者蒙上海岱青州之文故言又也鄭于青州注云汶

既言東自海岱至岱則于徐州亦必以海岱分東南傳云北至岱于義亦通注云汶

但徐之南境至大野東原而止大約在今東平州及汶上鉅野等縣境與沆注云汶

分界此處僅越過岱稍南則徐之南境正可言至岱鄭義不可易也注云汶

又案曰爾雅沛東曰徐州部注自沛東至海似為禹貢徐州舊域然堯時揚注云汶

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云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商割淮南江北地屬注云汶

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則大矣周禮正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注云汶

域蓋以徐為青地太半入幽而徐之南則又入于沆也注云汶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淮安二府北境山東注云汶

兗州沂州二府濟寧州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徐州域也注云汶

淮沂其乂釋文曰沂  
魚依反

鄭曰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太山蓋縣周禮夏官職方氏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二水已治

疏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淮水就下導水解之故從略引地志沂水出今泰山蓋

縣者疏引班志云云續志則但云泰山蓋沂水出不言山與鄭合也班志于

疏所引下更云青州濱職方氏所載青州山水皆禹貢徐州地以禹徐州

為青州故也職方其山鎮曰沂山其浸沂沐鄭彼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

蓋此經注據伏無忌等書但不言山其實則與彼注同也班志臨樂山疑山

本名沂山則以水名山其實是一山但彼志于臨樂山下先言洙水出鹵北

至蓋入泗水然後云又沂水南至下邳云云當亦如萊蕪原山苗汶同出一

山之比水經則別出艾山又分列沂水出蓋縣艾山洙水出蓋縣臨樂山而

酈氏于艾山下仍云鄭云沂山且云亦或云臨樂山酈以異名實一山水經

疑非也今沂山在沂水縣北一百十里接臨朐縣界隋唐後祀為東鎮寰宇

記云東泰山今此山無沂源臨樂山即艾山一名雕崖山在縣鹵北一百七

十里蒙陰縣東北一百三十里今沂水出此山二山相去五十里非一山元

于欽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而移于雕崖常熟黃儀則云古蓋以雕崖山為

沂山康成所云正指此隋唐始移沂山之名于東泰山因山名移易而有異

非康成與漢志異黃氏此言是也

又案曰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注云鄭元云出沂山或云臨樂山水有二原南原所導

右會洛頂水又東南左會桑預水又東南合蟬頓水又東逕蓋縣故城南又東逕浮來山浮來之水注之又南逕

爆山西又東南逕東莞故城鹵小沂水注之又南逕東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又南桑泉水入之又南逕陽

都縣故城東又南逕蒙山水合案漢蓋縣故城在今沂州府沂水縣南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

北東莞故城即今沂水縣治東安故城陽都故城並在今沂州府沂水縣南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

開陽縣東注云沂水南逕中丘城鹵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治水注之又南逕開陽縣故又東過襄賁

縣東屈從縣鹵南流又屈南過郯縣鹵又南過良成縣鹵又南過下邳縣鹵

南入于泗注云沂水于下邳縣北鹵流分為二水一水于城北鹵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

三十里有下邳故城沂河舊在之小沂水案今蘭山縣鹵南有襄賁故城郯縣鹵南有郯縣故城邳州北有良成故城邳州東

州鹵一里水自郯城入運河

蒙羽其藝釋文曰藝鄭曰蒙羽二山名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二山已可種藝疏曰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

陰縣鹵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案曰鄭云蒙羽二山名者疏引志云云續志泰山郡無蒙陰疑是縣省併也

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則與前志同也蒙陰故城在今縣南屬沂州府山在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宋省蒙陰後魏以其地改置新泰縣故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也羽山已詳堯典

大野既豬釋文曰豬張魚反劉東胡反。案曰豬假借字故孟豬又作諸俗加水旁說文在新附史記作都後同

鄭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水所停止深者曰豬釋文傳

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檀弓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故云水所停曰豬

案曰鄭云云者疏引前志續志同職方氏沅州其澤藪曰大野鄭彼注同在沅州者周無徐州夏徐州南境皆入沅州也漢志于疏所引之下更云沅州藪是也左傳哀十四年狩于大野杜預注在鉅野縣東北元和志大野澤在鉅野縣東五里案鄭注漢志皆云在縣北而杜預云東北元和云在東今故城在縣南而何承天云鉅野廣大舊縣故城皆在澤中是縣治自晉宋前早移向東也馬云云者疏說是也

又案曰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見水經沛水注古人言南可兼東言北可兼南魯國下縣馬貢

泗水出陪尾山南至方與與濇合古大野澤在今鉅野縣北五里正在下縣之南鄭注沛水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南六十里俗謂之黃水口黃水南通鉅野澤故曰南通洙泗南即東也沛之所鍾是

澤為大禹治之使水得所停也是澤自漢元光及五代晉開運宋咸平天禧

熙寧金明昌元至正河皆決入及河益南徙澤為溢決所不及又是澤本汶

沛所鍾明永樂九年開會通河過汶沛入運澤乾涸無存

東原底平

鄭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疏曰

東原即今之東平郡

案曰鄭云云者史記索隱引張華博物志曰沅州東平郡即尚書東原華說與鄭合也傳不能實指疏取鄭而不著鄭名皆非也東原在徐之南而謂之東者以在沛東故也漢東平郡本侯國景帝亦名沛東國故城在今東平州東州及泰安縣南境皆古東原地在岱之南沛之東汶之北左傳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水經蛇水出岡縣東北太山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元和志汶陽故城在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其城側土田沃饒故為魯汶陽之田龔丘今寧陽也縣本魯闡邑杜氏春秋釋地曰闡在岡縣北

者也謹邑亦在縣界卽定十季齊人所歸之謹田也

厥土赤埴墳

釋文曰埴市力反鄭作載徐云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疏曰載埴音義同

鄭曰載讀曰熾熾赤也

釋文。文選卷四左思蜀都賦李善注

傳曰土黏曰埴疏曰考工記用土為瓦

謂之埴埴之工是埴為黏土

案曰鄭云載讀曰熾熾赤也者易豫九四朋盍簪簪虞翻作載玉篇載音之力切宋丁度集韻亦云埴或作載是古有載字晉成公綏傳天地賦云海岱赤熾華梁青黎熾卽載字後人加土也說文卷十上火部云熾盛也从火載聲火盛色赤據蜀都賦丹砂艷熾劉涓林注引此經而善注又引鄭此注是鄭意以載卽赤也攷工埴埴鄭彼注云黏土此經俗儒作埴訓土黏鄭不從者鄭必目驗徐州土不皆黏也虞翻訓載為聚會聚會有黏義劉熙釋名卷一釋地云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膩也黏肥如脂之膩也疑埴亦可與載通傳云黏土亦得備一義也

草木漸包

釋文曰漸如字木又作漸字林再反包必芽反字或作苞非

馬曰包

包裏也釋文曰漸進長包叢生疏曰易漸卦象云漸進也釋言云

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鄙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為稹

案曰馬云包相包裹也者說文一下艸部蘄艸相蘄苞也从艸蘄聲書曰艸木蘄苞此孔氏古文當從之釋文反以作苞為非唐人不識字也云相蘄苞與馬義同馬必亦作蘄苞釋文引作包就偽本也大雅生民詩實方實苞傳云苞本也箋云苞茂也行葦詩方苞方體箋同釋詁云苞豐也其本豐茂則相包裹與馬合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鄭曰土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

史記夏本紀集解

王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大社封四

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

晉書十九卷禮志。宋書十七卷禮志。杜佑通典四十五卷吉禮篇

傳曰王者封五

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

案曰鄭云土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者周書作雒曰乃建大社于國中其

墮東青土南赤土鹵白土北驪土中央暨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

羽畎夏翟

釋文曰夏行雅反翟徒歷反。案曰夏音戶鄭天官染人注作羽畎夏狄史記漢書亦作狄古畎從宀翟狄同也

鄭曰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詩十二之一卷小雅節南山周禮六卷天官掌次疏傳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

旄羽山之谷有之疏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夏

采之官取此名也

案曰鄭以羽畎為羽山之谷者羽山詳堯典匠人注云龔中曰畎說文畎小流也畎是龔中小水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為畎也

嶧陽孤桐

釋文曰嶧音亦一首夕

鄭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今下邳鹵葛嶧山也史記夏本紀集解。李昉等太平御覽四十二卷地部傳曰孤

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疏曰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鹵有葛嶧山即

此山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者疏引前志云云其下夏有云古文以為嶧陽云古文則是孔安國遺說說文卷九下山部嶧字注云葛嶧山在東海下邳从山

畢聲夏書曰嶧陽孤桐羊益切許慎亦宗孔氏故同也續志亦畧同山在今

江南徐州府邳州鹵北六里

泗濱浮磬

鄭曰泗水出沛陰乘氏

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疏曰泗水

旁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為磬故謂之浮磬

地理志泗水出沛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

案曰鄭云泗水出沛陰乘氏者續志同疏引前志亦合也再攷前志有兩泗

水魯國卞縣下云泗水鹵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沛陰郡

乘氏縣下云泗水東南至淮陰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攷水經泗水

出魯卞縣北山酈注則云出卞縣故城東南然則前志卞縣一條正敘泗源

而鄭偏不引又卞縣泗水至方與入沛其實是入沛所謂沛沛也水經無沛

水一目沛是沛水所苞注以成澤在定陶縣東北其枝流說文目為沛澤水

至魚臺縣北方與故城東又入沛若前志乘氏之水則本是沛水水經所謂

沛水至乘氏縣鹵分為二其經流自是東北流合汶而獨入海者其支流則

東南流至方與會蒔澤水遂為蒔水自是至魚臺縣南湖陵故城南而入泗自是而過呂梁以至淮陰而入淮則皆泗水之正流矣若然自卞縣至方與泗也非蒔水也自乘氏至方與蒔也即目為蒔已太早况可目為泗乎而漢志目以泗者方與至湖陵蒔蒔泗三水合流不過幾十里湖陵以南自是泗之正流而蒔蒔反假泗以入淮矣何不可因下流而并目上源為泗况蒔之列四瀆而獨入海者與此無涉此是蒔支流故以泗目之而于卞縣仍存泗本源乃若康成之引乘氏不引卞縣者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呂梁當湖陵之下流乃泗水正流蒔蒔皆因泗入淮浮磬實產其地若引卞縣則泛而不切故引乘氏泗水此正康成經學之精也

淮夷蠙珠暨魚

釋文曰蠙音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蜺韋昭薄迷反。案曰師古步干反劉昌宗毗忍切

鄭曰蠙珠珠名淮夷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

尚書疏。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時瀾增

夷二水名

釋文曰王曰淮夷水名尚書疏。林之奇

傳曰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疏曰

蠙是蚌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

案曰鄭云蠙珠珠名者說文卷一上玉部玼字注云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

淮水中山玼珠玼珠之有聲步因切又重文蠙字注云夏書玼从虫賓說文

與鄭合也蠙作玼者杜甫憶鄭南玼詩有石影銜珠之句是玼亦珠也

疏同其說集韻云蠙珠母也莊子以水苦為蚌蠙之衣是亦以蠙為蚌似亦得備一義也鄭又云淮夷淮水之上夷民者詳周書費誓及

大誥成王政周官序馬王偽孔以為二水非也

厥篚元織縞

釋文曰織息廉反縞古老反徐古到反

鄭曰織細也祭服之材尚細

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元黑縞縞白縞織細也織在中明

二物皆當細疏曰元是黑色之別名史記高祖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

縞為白也

案曰鄭云織細也者說文卷十三上糸部文也又云祭服之材尚細者周禮

齋服有元端又有素端是祭服有元縞也傳云元黑縞縞白縞者漢書灌嬰

販繪注繪者帛之總名故以元縞皆為繪周禮染人注六入為元其色緇緇

之間赤而有黑色爾雅縞皓也故以元為黑縞為白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釋文曰河如字說文作河下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案曰此節鄭馬王注俱亡又無傳無疏史記漢書傳寫之誤竝與今本同幸說文有一條經典釋文得引為證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荷荷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水荷聲古俄切此孔氏古文當從之漢志山陽郡湖陵縣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此志敘首引禹貢既誤作河于此亦誤漢湖陵在今魚臺縣之東南安得有黃河河常作荷水在南謂荷水在縣南水經泗水篇注引此作荷水在南皆誤禹巡行州境南浮淮北浮泗又北達荷則徧荷木澤名沛水所豬在今曹州府定陶縣東北為豫之東北徐之西北境導沆水之東至于荷是主澤言即豫州之荷澤也此達于荷則是自乘氏以至湖陵乃荷澤之支流說文名曰荷澤水者也

又案曰水經卷二十五云泗水出魯卞縣北山鄭注以漢志出沛陰乘氏水經出卞縣北山皆非是而謂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山則一而一者鄭注又云泗水出卞縣故城在魯卞縣北山與桃墟山自卞而會于沫水又南逕魯縣分爲二北爲沫南則泗水案今曲阜縣治即魯故城卞縣注又云泗水南逕魯城南合沂水又南過高平縣南故城在今鄒縣南又南過方與

泗水從齒來注之

泗水入泗經言在方與縣東注言在湖陵縣西必二縣以是水為界非有兩處也今魚臺縣北有方與故城縣東南有湖陵故城與沛縣接界又按說文云泗受沛水東入淮此謂荷為沛

過湖陸縣南地理志曰湖陵縣也荷水在南王莽改曰湖陸又東過沛縣東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今徐州府治

又東南過呂縣南故城在今銅山縣北呂梁洪在縣東南五十里明嘉靖中廢又東南過下邳縣南故城在今邳州東三十里

東南入淮俗名青口在今淮安府清河縣南亦稱淮陰漢志泗水至淮陰入淮唯陵今唯寧縣治與清口無涉唯陵二字當為淮陰之誤泗入淮即導淮所謂東會于泗也今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為黃河所

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又水經卷八沛水篇云沛水東至乘氏縣南分爲二其一水東南

流者過乘氏縣南鄭注云沛水分沛于定陶東北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案荷澤在定陶縣東沛水分沛于定陶東北則是自荷澤分流也但經言沛水過方與縣北乃得為荷水注言分于定

又東過東緡縣北城在今鄒縣東北又東過方與縣北為荷水鄭注云荷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為沛上邑蓋謂荷為沛魯侯觀魚

千棠謂此在方與縣北十里案今魚臺縣北十三里有武唐亭鄭注又云又東逕泥母亭北倍七年盟于泥母也案今魚臺縣東有泥母亭

于泗水案上文泗水鄭注云荷水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南六十里毅庭城下湖陵即湖陸也今魚臺縣東二十里毅庭城下湖陵以上歷敘泗水

荷水原委其泗水從淮陰入淮即禹浮淮達泗之道荷水從湖陵入泗即禹

浮泗達荷之道也

又案曰荷即沛也達于荷則達于沛矣然鄭謂每州末水道指禹巡行州境

則此州達于滸不必定達于沛也沛且不必達况河乎自僞孔朔云還都俗  
儒遂謂汎青徐揚四州水道前後相承總以入河為歸宿于是紛紛之論有  
謂滸陽引河本是禹迹仍據誤書作達于河而以鴻溝官渡沛水為禹時已  
有者此說固大謬有明知禹時無沛且河字當作滸而必輾轉推求為由滸  
入沛由沛入濕由濕入河者此說亦皆非也

淮海惟揚州

鄭曰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

莊十年公羊傳疏

傳曰北據淮南距海

案曰鄭云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者海岸雖自東北迤而南而篇末  
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故鄭云至海以東也傳云南距海者  
戰國策蔡澤曰吳起為楚南收揚越史記南越尉佗列傳亦云秦以并天下  
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裴駟集解引張晏曰揚州之南越張守節正義  
亦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收桂林南海象郡今廣東廣西交趾地  
漢武帝平為交州三國吳分置廣州晉滅吳因之魏晉間人以此為禹揚州  
偽傳出魏晉人故云然杜佑通典云揚州東南距海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

五嶺之南至于海竝揚州地然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  
外且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宜屬荆豈有舍荆  
屬揚杜氏此言是偽傳非也要之禹敷土斥境為方萬里交廣必在其中不  
待漢武帝始開但鄭注下文五服并注皋陶謨弼成皆以要服內方七千里  
置九州執玉帛者萬國此外連要服之弼與荒服及荒服之弼方得滿萬里  
而不在九州之數則知交廣但為聲教所暨必在九州之外故于揚州界但  
言海以東不言南也七閩周禮已有于禹貢揚州則不可知也  
又案曰殷割淮南江北地益徐故爾雅曰江南曰揚州視夏之揚為小然其  
鹵又得夏荊州地按導水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曰漢南曰荊州蓋漢水之  
名至大別而止曰漢南者大別以鹵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大別以東江水  
之南也荆揚之界當于此分然則殷揚州境縮于北而贏于鹵與夏之揚廣  
狹適相當矣周禮東南曰揚州其藪澤川浸與禹貢同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江南江淮蘇松安徽三布政司所轄及江西浙江西  
則河南之汝寧湖北之黃州等府皆揚州域也

彭蠡既豬釋文曰案彭蠡

鄭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南史記夏本紀集解史記索隱一卷方謂都為豬傳曰彭

蠡澤名疏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南者前續二志皆同而前志冠以

禹貢此古義也漢彭澤縣今江甯九江府之湖口彭澤南康府之都昌三縣

地澤周四百五十里浸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四府境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

陽山名是湖受江南徽州及江甯各府之水其下流北過星子都昌屬南

化至湖口屬九入江彭蠡所豬有九水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也前

志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南入大江贛縣今贛雩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

入江雩都即又鄱陽縣有鄱水鄱陽故城在今餘汗縣有餘水餘汗今艾縣有脩水艾縣

在今寧州南城縣有盱水南城今建建城縣有蜀水建城今高安宜春縣有南水宜春

南一百里南壁縣有彭水南壁故縣在今又長沙國安成縣有廬水安成故城在今皆入湖漢

水湖漢豫章源異流同諸書每互稱彭水即豫章上源亦非有二水是湖漢

豫章與鄱餘脩盱蜀南廬為九水也水經則總稱贛水卷三十九云贛水出

豫章南野縣南屬注山海經曰贛水地理志曰豫章水雖稱有殊言歸一水矣案南安府志云豫章水出

實一水在南野為北過贛縣東屬注右會湖漢水案劉歆之云贛縣東南有章水南有貢水縣治二水之

謂作贛而以名縣或劉歆之不識贛字而造此說贛非之是也然近世皆宗

其說以豫章為章水湖漢為貢水二水合流自贛縣至萬安縣凡十八灘

又南廬水入之案此漢廬陵縣也

又東北過石陽縣南今廬陵縣北六十里有又東北過新淦縣

南屬注案水注之又淦水出其縣下注于贛水案淦水即南水淦水者漢志新又北過南昌縣南屬注

又濁水注之案南昌即今縣南昌府治濁水即濁水屬注又云贛水又北過鄱陽縣餘水注之又與鄱水合又有餘

水入焉其水導源建昌縣東北逕昌邑而東出豫章大江案今鄱陽縣南一百二十里有鄱陽故城豫章大江即

謂贛又北過彭澤縣南屬注循水注之案循水即循水屬注又云贛水總納于川同湊一瀆俱注彭北入

于江以今輿地言之贛水自郴州宜章縣流經崇義上猶南康屬南贛縣贛州

萬安泰和廬陵吉水永豐屬吉峽江新淦清江屬臨豐城至南昌屬南入彭

蠡也鄭又云南方謂都為豬者此經豬字及上文大野既豬下文滎波既豬

被孟豬至于豬野凡豬夏本紀皆作都是豬即都也

陽鳥攸居案曰攸漢書

鄭曰陽鳥謂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詩二之二卷柳傳曰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

月所居于此澤疏曰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

風雅有苦蕒疏

思蜀都賦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

案曰鄭云鴻雁隨陽氣南北者道藏本淮南子卷五時則訓仲秋季秋皆有候雁來高誘仲秋注云時候之雁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季秋注云是月時候之雁來南彭蠡八月者其父母是月來者其子羽翼稚弱故在後是也

三江既入案曰孔連下句為一節

鄭曰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三江分子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尚書疏。胡士行尚書詳解三卷。宋板徐堅初學記。六卷。陸德明書。二卷。羅泌路史餘論。上卷。傳曰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疏曰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人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乃入海鄭云云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

案曰鄭云左合漢為北江者下文導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也又云會彭蠡為南江

者為南江是也又云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者鄭解導江中江之義以證此節三江實一江也又云三江分子彭蠡為三孔東入海者據文似彭蠡以下又有三孔詳釋其義則三孔實即指南北中三江也鄭此注左合漢云云出初學記三江分子云云出本疏今并合為一條初學記稱為鄭元孔安國注殊不可解予據紹興四年東陽麻沙劉朝宗宅刻有右脩職郎建陽縣丞福唐劉本序雖宋板下品究勝俗刻當無誤但徐堅不通經解引舛錯不足怪而其為此節之注則無可疑若以左合漢云云為下文導水之注三江分子云云為此節注則是鄭于南北中三江絕未提明何容突然直指三江分子彭蠡使措詞全無根蒂解經之體經文前後相涉者詳于前略于後此篇揚州既先言三江然後導水言北江中江鄭自當于揚州先說三江名義知左合漢云云必非導水之注也且江自會彭蠡以下東流入海則昔之靜海今之通州是更無別路知鄭云三孔即指南北中也傳云江入震澤亂道已極身為武帝博士具見圖籍者豈如此疏曲附之皆非也

又案曰三江異說最多傳疏已極誕妄導江傳又云有北有中南可知疏于彼文下引漢地理志之三江證之蓋孔傳魏晉人作故取漢志為說志于會

稽毗陵縣注北江在北東入海今本脫上北字從宋本此卽今岷江也吳縣注南江

在南東入海此卽今吳松江也左氏謂之笠澤三國志注左慈在曹公坐釣松江鱸魚始有松江之名後漢書左慈傳曹操曰今日高會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吳字讀

指郡名章懷太子止注松江二字不連吳陳書侯續傳續追侯景與戰敗于吳松江是時始有吳松江之名丹陽蕪湖縣注中江出鹵南東至會稽

陽羨縣入海此卽今荆溪也志謂至陽羨入太湖由湖以入海古人文法疎

濶故如此非有誤也但此中江東流至陽羨者與今水道全不相合蓋高淳

東壩自明洪武永樂兩番修築之後若宣州歙州及今廣德州鹵境諸水悉

從蕪湖以達大江不復涓滴入太湖惟廣德州東境及溧陽金壇宜興諸水

總匯荆溪東入太湖耳故三吳水患少而水道遂與漢志相反東壩之所由

始考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濠作五堰拖輕舸饋

糧而中江之流始狹五堰者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少東

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

又五里曰余家堰長十里所謂魯陽五堰也後易為上下二壩通名東壩據

此似東壩翔自臺濠其實元和志當塗縣有蕪湖水在縣鹵南八十里源出

縣東南之丹陽湖鹵北流入大江則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流而

鹵北入江與漢志東至陽羨已不合矣然漢志中江雖至陽羨入震澤若毗

陵之北江卽今通州入海之大江不入震澤也吳縣之南江卽松江乃震澤

下流非入震澤者也二孔以此為皆入震澤殊為妄謬且此三江雖有南北

中之名與導水之中江北江無涉卽與揚州三江無涉而二孔牽合為一獨

不思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東北二百餘里由揚子入海此豈入震

澤者而乃云江分為三共入震澤豈非誤以漢志三江當禹三江誤以漢志

三江之中江入震澤而遂以三江皆入震澤耶司馬貞史記再考江湖之通起

于周末堯非禹迹蓋漢志中江卽今蕪湖之縣河流經市中東連黃高淳之胥溪

在縣東南溧陽之永陽江在縣北上承宜興之荆溪自溧陽流逕縣南又東鹵連固城石

臼丹陽諸湖受宜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達荆溪

震澤此水三代以上本不通中三五里輒有高阜猶是後代開鑿所遺蓋

春秋時吳王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之左傳襄公三季楚子重伐吳克鳩茲

至于衡山杜注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哀公十五季楚子鹵子期伐吳及桐汭杜注宜

縣鹵南有桐水出白皆由此道自是江湖始通河渠書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卽

石山鹵北入丹陽湖

夫差所開邗溝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卽闔廬所開胥溪也而後世誤以爲禹迹墨子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戰國時有此說知禹時江湖本不通則知漢志南江中江與禹貢三江無涉

又案曰漢志南江中江固與禹貢三江無涉矣而又有分江水漸江水二條分江水出丹陽郡石城縣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丹陽會稽行千二百里漸江水出丹陽郡黟縣南蠻夷中東入海黟師古音伊字本作黟音同水經卷四十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姚東入于海酈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其下卽引前志以證歷敘東北流入海原委至錢塘稱錢塘江與浦陽江合稱浦陽江此水本出山谿無勞疏鑿且與大江中隔重巒疊嶂斷無相通之事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漸字注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浙字注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漸浙本一水浙字注之江水當作漸江水若因其脫字疑爲大江支流可合浙江則萬無此理姑置勿論若所云分江水者班氏雖著其出石城但漢石城廢縣今在貴池縣南七十里已無復斯水信如首受江之說餘姚乃在浙江東岸又中隔寧國廣德湖州諸境皆重巒疊

水安...東過至餘姚以入海此當闕疑乃水經卷二十八沔水中篇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此蓋附會漢志之分江水因漢志別有南江在吳南故不目曰南江而酈注則遂目爲南江并援郭璞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之說璞先有水經注三卷今不傳此所引蓋出其中以此水與松江浙江強相貫通欲以附會一江分爲三目其說云南江東與貴長池水合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臨城廢縣在今青陽縣南又東合涇水桐水又東逕安吳縣晉分宛又東旋谿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分宛又東逕故鄣縣南縣今爲廣德州安吉縣北縣今屬湖州府又東北爲長瀆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此下南江又分二派一派東出爲松江下七十里分爲三江口入海一派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以此二派合北江爲三江攷石城分江水今沒不可復見而所謂貴池水者池州府志言其入江處名貴口則是還復南注于江竝非合分江水而東者此說已不足信就使本有此水由貴池至安吉而爲南江以入太湖矣所謂松江者本承太湖何以見其上承分江水乎其別派又何緣更有從餘姚入海之理乎乃酈

氏強為之說竟謂南江自五湖口以東歷今烏程歸安德清石門海寧餘姚合浙江入海試思今諸暨之南餘姚之南北浙江與浦陽江同入海者自是漸江一派乃駁歛下流與貴池以下之水何涉乎以愚觀之班志分江水已

没不必深究水經沔水中篇經注皆舛謬斷不可信要之皆非禹貢三江也

班志南北中江其下各系以揚州川則是職方揚州之其川三江原不以為禹貢三江即郎璞及水經注亦不以為禹貢三江惟因國語卷二十越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注三江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然此但可

以解國語不可以解禹貢而陸氏釋文竟強引以實之于是異說紛紛要之浙江自杭言之曰錢唐自越言之曰浦陽一江二名合流入海今分析為二以配松江則并非職方之三江而豈可以當禹貢之三江耶皆非也

又案曰水經注松江上承太湖東逕笠澤流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

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別為三江五

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

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

晉書庾闡傳闡字仲初穎川鄆陵人作揚都賦為世所重注疑闡自撰又見世說文學篇攷酈氏言三江口非職方三江要亦非禹貢三江即前

人亦未有引此解經者陸氏釋文始引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

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此與酈引庾說同

吳地記晉顧夷撰見隋經籍志而孔疏不取曰今南人以震澤之東別有三江案職方揚州宜舉

州內大川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江而記松江等

小江此言却是其後張守節史記正義于夏本紀解曰三江者在蘇州東南

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鹵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也一江

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

今在吳江縣東南四十里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

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于其分處號曰三江口俗儒注禹貢因之

晉書文苑傳顧榮語張翰曰吾亦與子飲三江水耳范成大吳郡志今松江之旁有小村落名三江口皆指此江蓋自唐以後吳越為財賦藪而松江入海

之口亦漸淤塞宋范仲淹知蘇州論吳中水利宜開松江俾歸于海熙寧中

郊賈言禹時震澤為患東有岡阜以隔截其流

沿海田土高仰至今號為岡阜禹乃鑿斷岡阜疏

為三江東入于海而震澤底定元祐中宜興單鏐著吳中水利書亦以濬松

江為第一義矣不知言各有當松江等三江為震澤之利害即為吳中水利

之要領而禹時則吳下土曠人稀震澤入海處必皆深澗未嘗以此為重不

可執後世事解經也

震澤底定

釋文曰底之履反史記音致

傳曰震澤吳南太湖名疏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秦伯所封國其區在

鹵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澤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鹵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為一

案曰傳云震澤即太湖疏云即具區亦即五湖爾雅十藪吳越間曰具區鄙璞注具區今吳縣鹵南太湖即震澤也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鄙注亦云太湖也按其區與震澤為一太湖與五湖為一二者不可牽混傳疏及郭氏皆誤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為具區浸為五湖既以具區為澤藪則震澤即具區漢志云云是也五湖又別為浸太湖乃其總名耳凡言藪者皆入資以為利故曰藪以富得民非如浸但水之所鍾也

篠簜既敷釋文曰篠函丁反簜篠黨反或作寫他茶反

鄭曰篠箭簜大竹也儀禮七卷大射儀疏戴凱之竹譜注傳曰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

案曰鄭云篠箭者釋艸云篠竹箭是也又云簜大竹者儀禮大射儀簜在建鼓之間彼注但云簜竹也說文卷五上竹部云筱箭屬小竹也簜大竹也夏書曰瑤琨篔簹是簜大竹也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釋文曰夭於嬌反喬其嬌反徐音驕

馬曰天長也釋文傳曰少長曰天喬高也

案曰馬云云者周南桃夭篇毛傳以天為少壯少壯則方長傳亦云少長也

厥土惟塗泥

馬曰塗泥漸洳也史記夏本紀集解李昉等太平御覽三十七卷地部傳曰地泉濕

案曰馬云云者魏風汾沮洳篇毛傳云其漸洳者是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案曰田下下據鄭馬言地卑下傳云田第九非也其云賦第七雜第六是也

厥貢惟金三品

鄭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尚書疏。詩二十之一卷魯頌泮水疏。周禮三十六卷秋官職金疏。禮記二十四卷禮器疏。史記夏本紀集解王曰三

品金銀銅也詩魯頌泮水疏。傳同

案曰鄭云金三品者銅三色也者秋官職金疏云古言金有兩義對言金銀銅鐵為異散言總謂之金攷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等凡六種內有鐘鼎



鑿燧則所謂金者皆銅而職金云掌受士之金罰入于司兵則罰擧之金用作兵器者是銅偽孔子舜典呂刑贖罪皆以為銅故鄭以此三品為銅三色也今以目驗銅有黃白赤三色禹時亦當然也王乃云金銀銅黃金白銀既不為幣施于器又寡王注非也

瑤琨篠簜

釋文曰瑤音遙琨音昆馬本作瑣韋昭音貫案曰瑤漢書亦作瑣師古音昆篠說文作篠已見上文

王曰瑤琨美石次玉者也

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

傳曰瑤琨美玉

案曰王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者說文卷一上玉部云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虞書曰揚州貢瑤琨玉篇卷上玉部第七同衛風木瓜釋文云瑤美玉也說文云美石則今本作玉之美者乃傳寫之誤陸德明所見說文瑤亦石之美者故王肅以瑤琨皆為石次玉者也

齒革羽毛惟木

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楸梓豫章

夷卉服

釋文曰卉余黃反

鄭曰下濕故衣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

案曰鄭云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者地官掌葛微艸貢之材于澤農彼注云艸貢出澤蕢紵之屬可緝績者是也

厥篚織貝

鄭曰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尚書疏。又交別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織紵紵貝水物

案曰鄭引詩者小雅巷伯篇文彼毛傳云貝錦錦文也彼箋云錦文如餘泉餘氐之貝文是也傳以織貝為二物然經但曰織安知其必為細紵貝果水物不當入篚傳說非也

厥包橘柚

釋文曰橘均必反柚由究反

傳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

案曰傳以橘柚一物但大小異說文卷六上木部云橘果出江南柚條也似橙而酢夏書曰厥包橘柚傳微誤也又云其所包裹而致者者木瓜詩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即引此經以證是鄭意與傳同也

錫貢

鄭曰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史記夏本紀集解。王曰橘

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荆州之無也尚書疏。傳曰錫命乃貢言不常

案曰鄭云云者職方揚州產錫攷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是錫以

柔金非其常貢故有則貢乏則不貢也豫州錫貢自為錫命乃貢同文不嫌

異解也王肅解此亦錫命乃貢者其意以橘柚本產荆州揚特繼其乏耳下

荆州包匭菁茅王以包為句注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疏申王意

云揚州厥包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荆州文在篚上者荆州橘柚為善故常貢

揚州則不常也按包匭連文自屬一事截包作句以為橘柚割裂穿鑿之甚

且揚州明言橘柚荆州則甚無橘柚字反謂荆州常貢而揚州特繼其乏亦

殊違反皆非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釋文曰沿悅專反鄭本作沿。松當為沿馬本作均。

鄭曰松讀曰沿沿順水行也釋文曰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均均平釋文曰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沿。

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案曰鄭三松案文沿作沿松作松二字相似而誤史漢及馬皆作

均裴駟引鄭亦作均者順史記之文耳其實鄭作松也松字無理已極鄭破其讀猶不改其字鄭于諸經破

讀者皆如此或疑鄭好文經字非也鄭又云沿順水行也者說文水部云沿緣水而下也引春秋傳

王沿夏為證是也據揚州沿江海可見是巡行州境非達帝都矣不然荆可

陸行逾洛梁可陸行逾沔揚亦可浮于江而遵陸以逾于淮禹陸載車泥蹈

毳手足胼胝豈憚此二三百里陸路之勞必貪舟行之逸遠從大海而逆上

耶蓋必順水而行沿江入海自海南行施功震澤禹時不但江淮未通即朱

方江口入吳之道亦未有故必于沿江入海之後再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然

後巡行州境徧也

又案曰禹必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者為欲徧巡州境非為邗溝未開江淮未

通之故然通江淮之迹亦不可不攷左傳哀九年吳王夫差十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

注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鹵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吳越春秋亦云吳將伐齊自廣

陵關江通淮按胡三省云廣陵故城謂之蕪城樂史云蕪城即揚州江都縣城但云古為刊溝城大非刊地名于其地築城號刊城城下掘深溝引江水東北通射陽湖其城應在大江濱第代遠無復遺址近志實以蜀岡上遺

迹恐非又按此水一名渠水漢志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一名中瀆水水經注中瀆水首受

江于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廣

陵出山陽白馬湖迤山陽城內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是也山陽本漢射陽縣屬臨淮

郡晉義熙中改山陽縣射陽湖在縣東南八十里縣鹵有山陽濱即古邗溝其縣北北神堰即古末口也後哀

十三季吳又會晉于黃池國語云夫差起師北征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鹵屬之沛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既退使告勞于周曰余沿江沂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此所沿沂者非即邗江至末口之道仍沿江入海自海入淮之道也蓋邗溝雖開但通糧道其水未能深廣吳人戰艦必不由此故哀十季公會吳伐齊左傳云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十三季黃池之役於越入吳國語云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使伐齊由邗溝則徐承何獨師舟師汎海其自會而歸越師欲絕其路亦必沂江不沂淮矣故知吳王沿江沂淮仍不由邗溝也蓋自吳人爭霸上國始通江淮而道猶淺狹且地勢江高淮下水尚北流非南注也孟子言淮泗注江此一時誤記不合禹貢鄭樵謂其據夫差之道為禹迹亦非蓋夫差乃引江入淮與孟子排淮注江正相反

朱子曰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便有不通欲強為之說徒為穿鑿卒不能通也如沈括引李習之南來錄云自淮沿流至高郵乃沂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入海故列四瀆正以其專達于海耳若如所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亦不得為瀆矣且習之沿沂二字亦不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埭置閘閉湖決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日自有禹跡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為沿自高郵入江不得為沂而習之又言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便隨淮潮而入有似于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于沂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說

孟子是以誤益誤也

考水道之變改實起于隋程大昌云邗溝南起江北通射陽湖抵末

口入淮者吳故渠也隋開皇七季將代陳韓擒虎于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比射陽末口則為鹵矣八季數道伐陳營舟師乃不出淮而由東海則山陽之瀆雖稍增廣猶不勝戰艦至大業初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三百餘里闊四十步可通龍舟而後淮始達江也蓋加濬深闊又變曲為直北水南注江流反為所遏孟子一時誤記之言至此乃驗以上所敘通江淮始末乃自周季下迄隋代事近儒闔若據胡渭長于攷據為詳著之而此道之非禹迹乃明禹所以必沿江海達淮泗之故亦益明荆及衡陽惟荆州

鄭曰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

莊十年公羊傳疏

傳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

疏曰北至荆山之北故言據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

案曰鄭云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陽者地理志禹貢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荆山本漢臨沮地湖南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湖南地鄭意荆州北界起自荆

山不越荆山而北自此而南其南界則越過衡山之南也疏附會至荆山北則侵像梁地非也

又案曰殷有荆無梁爾雅漢南曰荊州部注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漢水出嶓冢梁州山也自嶓冢以東至大別凡在漢水之南者皆為荊州按李巡言殷時雍兼梁地玩郭氏漢南皆荆之說則梁地荆亦兼之不盡歸雍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為揚所侵大別以內漢東之地亦皆入豫荊州之境縮于東北而贏于西南也周禮正南曰荊州其山水如衡山雲菅江漢皆合禹貢惟其浸潁湛可疑鄭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按漢志潁水出潁川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潁水見杜預左傳注襄十六季晉楚戰于湛阪注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潁水東入汝潁湛皆在河南淮北周若割以屬荆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故鄆闕疑又周承殷制亦有荆無梁賈公彥言雍豫並兼梁地顏師古亦言周併梁合雍而皆不及荆殆未察漢南曰荆之義蓋荆者漢水為界梁州漢北之地豫兼之漢南之地荆兼之其嶓冢以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湖北武昌漢陽安陸黃州德安荊州宜昌施南等府及襄陽之南境湖南全省及四川敘州重慶夔州等府之江南地廣西桂林貴州遵義等府皆荊州域也

江漢朝宗于海釋文曰朝直遙反

鄭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毛詩十一卷。禮一卷。小雅沔水疏。又十三卷。小雅四月疏。傳曰。三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疏。

曰詩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是假人事言水

案曰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者導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為北江入于海是也又云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者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又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是也又云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者僖四季公羊傳盟于召陵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揚雄荊州牧箴沓沓巫山在

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釋地  
李巡注云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强梁故曰荆荆強也釋名云荆州者荆警也  
南蠻數為寇逆嘗警備故也是也

九江孔殷

鄭曰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  
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程大昌禹貢論上卷。又禹貢山川地理圖。毛晃禹貢指南三卷。○史記夏本紀集解。玉海二十卷地。○理門。○又再見。○羅泌路史餘論十卷。傳曰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疏曰  
傳以大江分而為九鄭云云鄭意九江各自別源下流合于大江孔鄭別解  
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于孔說

案曰鄭云殷猶多也者鄭風溱洧殷其盈矣毛傳云殷衆也說文卷八上勇  
部云殷作樂之盛稱引易殷薦之上帝為證衆盛皆多也又云九江從山谿  
所出其孔衆多者釋文曰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日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  
江四曰嘉靡江五曰吠江六曰源江史記索隱源作沙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  
張須元緣江圖云索隱作張須元江圖一曰二里江二曰五州江索隱作五畎三曰嘉靡

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  
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是其孔  
衆多也史記孔殷作甚中故偽孔訓中殷中爾雅釋言文是亦得備一義也  
鄭又引漢地理志云云者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秦滅楚以其都置九江  
郡酈道元淮水注云秦九江郡治壽春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按江北廬江有尋陽九江江南豫章有湖漢九水一處皆可稱九江然郡治在江北究以尋陽九江得名高帝更為淮  
南國尋陽縣屬焉文帝析為廬江郡尋陽改屬廬江武帝又復淮南國為九  
江郡尋陽屬廬江如故故班氏于尋陽曰禹貢九江在南云云應氏于九江  
郡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王莽改豫章郡曰九江郡柴桑縣曰九江亭九  
江郡曰延平郡後漢復故故司馬彪郡國志仍曰廬江郡尋陽縣南有九江  
也漢尋陽在江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一名蘭池城是故云九江在南  
東晉成帝咸和中温嶠始移于江南則九江在縣北矣通典云尋陽舊縣在江北蘄春郡界蘄春今蘄州黃梅縣也縣  
南七十里有九江城漢九江王黥布所築也東晉移于江南今九江府德化縣南十五里是非漢尋陽也又江圖云  
始鄂陵終江口會桑落洲者今桑落洲在九江府城東北五十里江中鄂陵  
今黃州府武昌縣志云江入縣境過中洲至雙柳夾又自崢嶸洲過磧磯

至大洲為三江口者是又水經注江水東逕軹徒系縣故城南城對五洲江中  
有五洲相接故以為名漢軹縣今蘄水縣五洲江在此縣界寰宇記云峽江  
五阜洲在黃梅縣南一百十里是尋陽九江遺迹唐宋猶存也

又案曰釋文引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湖漢見揚州按湖漢

亦得名九江莽改豫章曰九江以此但九水注于彭蠡前言彭蠡既豬盡之  
矣與大江經流無涉且通典以湖漢水隸揚州非荊州也又導水云過九江

而後云東迤北會于匯如湖漢九水為九江則是九江即匯矣劉歆說非是  
汲郡紀年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史記河渠書余南登廬山觀

禹疏九江劉淵林吳都賦注九江經廬山而東此三條似皆當為湖漢九水  
與禹貢荊州九江無涉

沱潛既道釋文曰沱徒何反潛徒廉反○案曰沱史記作沱漢書作潛古字通

鄭曰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別為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  
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沱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

象類尚書疏○黃度尚書說二卷○傳黃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三國志四十七卷吳志吳主  
傳裴松之注○水經二十七卷沱水篇注○案曰此沱尾入江首不于江出二句樂史太平寰宇記七十

馬曰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釋文傳

曰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

鄭引釋水為據而云枝江非沱夏水是沱者漢志南郡枝江縣江沱出  
首入江顏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水經江水過夷道縣北今宜都縣南又

東過枝江縣南酈注云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晉穆州刺史治江沱枝分朱謀璋曰

江是也枝江故城在今縣東北六水經又云又南過江陵縣南注云縣江有洲曰枝

回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為南北江據地志水經皆以枝江為沱而鄭不取乃

以夏水當之者寰宇記云江自枝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南為外江北為內江  
考南江自枝江縣南又東逕公安縣南又東南為潒水歷澧州東北合澧水

經華容縣南入赤沙湖又東南逕安鄉縣南入洞庭與北江會所謂外  
江也北江自枝江縣北又東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江陵縣南又東逕公安縣

北又東逕石首縣北又東逕監利縣南夏水出焉北江又東至巴陵縣南  
洞庭所謂內江也北江為大江之經流而夏水出焉自為一派以入于漢

洞庭所謂內江也北江為大江之經流而夏水出焉自為一派以入于漢

與爾雅合故以夏水為沱若枝江則特因江中有一百里大洲岐江而為二  
謂之分江則可謂之自江出則不可故鄭云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地  
理志言江沱出枝江鹵恐未然酈氏云江沱枝分東入大江則是水決復入  
日沱即詩所云江有沱是也乃又引地志之江沱以證則微誤矣若鄭所稱  
夏水者漢志云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水經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  
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酈注云江津豫章口東  
有中夏口在今荆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酈氏若據自江之沱也今本誤作江之沱也水自江出  
沱此非夏水至雲杜入然則地志水經注雖有二說而夏水之義不可易矣今考華  
容夏水自江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縣沔陽州與潛江縣分界  
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注于漢此正沱水也鄭又云潛則未聞象類者闕疑  
不強說也馬云沱湖也說文湖大陂川澤所仰以灌溉沱乃江別非湖馬注  
與爾雅不合非是傳于梁州以荊州沱潛與梁州沱潛為一尤非

雲、土夢作又釋文曰雲徐本作云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符莫公反○案曰夢漢筆談舊尚書云雲夢土作又  
唐太宗時得古本作雲土夢作又詔改從古本按史記漢書杜作雲夢土釋孔傳亦作雲夢土蓋  
皆魏晉所改唐太宗時馬鄭所注  
尚存所得始馬鄭本也今從之

傳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止水去可為東作畎畝之治

案曰傳以雲夢為一非也左傳定四年吳人入郢楚子涉睢與江濟江入于雲

中丘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郢在江南楚子自郢濟江而北入雲中遂

奔鄭鄭今德安府治安陸縣是則雲在江北明矣楚語王孫圉曰楚有數曰雲章昭注雲

乃單舉昭三季鄭伯如楚王以田于江南之夢則夢在江南明矣宜四季鬪伯比淫

文邠夫人使棄諸夢中邠子田見之邠即同地在江北邠夫人欲掩醜事故使涉江而南棄兒于邠子之女生子

遠地以滅其迹不意邠子又涉江而田見而收之是天欲顯子文靈異耳可見夢在江南也雲地勢最下

方始土見夢則地勢差高非特土見人有耕治之者矣雲夢本二地故分言

之孔傳以為一澤專在江南非也

又案曰經分紀雲夢其時尚未為澤也下逮殷周時代變易陵谷遷改漫為

澤藪故周禮職方氏爾雅釋地遂合稱之鄭注周禮云雲夢在華容漢華容縣跨江今

傳猶雲自雲夢自夢未嘗濶也自後諸儒以二澤合稱或互稱偏稱戰國策

楚王遊于雲夢結駟千乘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司馬

相如子虛賦吞雲夢者方八九百里漢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荆州藪

編縣有雲夢宮江夏西陵縣有雲夢宮華容見上編今荆門州鹵陵水經注雲杜縣

今蘄州黃岡麻城皆江北

東北有雲夢城見沔水雲杜又云夏水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陁鹵

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沔陽為雲夢之藪見夏水州陵今沔陽州此皆合稱也杜

預注夢中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注雲中云入雲夢澤中所

謂江南之夢夢在江南而引江北安陸以明之雲在江北而引江南之夢以

明之又注江南之夢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此則互稱矣郭璞注爾雅云雲

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此則偏稱江南不及江北矣後漢書法

雄遷南郡太守郡有雲夢藪澤李賢注雲夢澤今在安州唐安州今德安此則偏

稱江北不及江南矣諸說錯雜要不得因此而疑禹貢雲夢不分南北本無

定處也以今輿地言之江北之荆門京山沔陽監利安陸漢陽黃岡麻城蘄

州古雲所在江南之枝江石首巴陵古夢所在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舊曰土所出也揚州區

杣釋文曰杣勑倫反徐勑荀反又作杣杣木又作杣故曰反杣古活反。案曰說文卷六上木部杣

鄭曰杣幹栝栢四木名幹栢幹栢葉松身曰栝詩三之三卷衛風竹竿疏。周禮三十一

曰栝白栝也釋文傳曰幹栢也疏曰考工記弓幹栢為上知幹是栢也釋木云

栝栢葉松身也

案曰鄭云幹栢者說文木部栢桑也皇矣詩其屨其栢彼疏引郭璞釋木

注屨桑栢屬材中為弓是幹為弓幹栢為上屨桑次之故以幹為栢幹

也又云栢葉松身曰栝者爾雅釋木說文木部衛風竹竿毛傳俱有其文但

栝俱作檜說文別列栝字與檜音義俱異然說文引此經作栝所引是孔氏

古文與鄭必合是栝檜通也

礪釋文曰礪力世反砥音脂徐之履反韋昭音旨登音奴韋昭乃固反。案曰說文卷九下石部礪石可

礪砥礪丹以為矢鏃夏書曰梁州貢礪丹梁州礪礪非礪丹梁當作荆也說文礪在新附公劉取厲儒行砥厲廉

鄭曰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尚書疏。傳寅。禹貢集解一卷。王曰丹可以為采

傳曰砥細于礪皆磨石礪石中矢鏃丹朱類尚書疏。傳寅。禹貢集解一卷。王天與尚書

之曰鄭云礪磨刀刃石也者大雅公劉詩取厲取鍛鄭云鍛厲斧斤之石是



也王云云者說文丹巴越赤石以赤為主黑白皆其類故可為采也

惟箇籥楛三邦底貢

釋文曰箇求隕反籥音路楛音戶。案曰說文卷五上竹部籥字注云籥籥也夏書曰惟箇籥楛又重文籥字注云古文籥從輅許慎與鄭俱傳孔氏古文則宜作籥而說文直作輅傳寫誤也

惟箇籥楛又重文籥字注云古文籥從輅許慎與鄭俱傳孔氏古文則宜作籥而說文直作輅傳寫誤也

鄭曰箇籥聆風也楛木類周之始肅慎氏貢楛矢石柝此州中生聆風與楛

者衆多三國致之

名可以為箭

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

案曰鄭云楛木類者木部枯字注云稟也夏書曰唯箇輅楛木名也枯本訓

引于枯字不引于楛字則知此經當作枯鄭必與之同今作楛并鄭注賈

彥亦引作楛俗儒改也且詩釋文引陸璣艸木疏備言楛木可篋以為管

也又引以為籥不言可為矢而鄭以枯中矢材且楛是木名何言木類則

也又云周肅慎氏貢楛矢石柝者國語卷五魯語云武王克

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柝其長尺

有咫韋昭注祭錄也以石為之是也馬云云者馬亦必作枯與鄭同也

厥名包匭菁茅疏曰鄭元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釋文曰菁子丁反徐音精馬同

鄭曰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

結也尚書疏。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言箇籥楛三國所致貢其名美也史記夏本紀集解王

曰包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尚書疏傳曰包橘柚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

縮酒

案曰鄭云菁茅給宗廟縮酒者僖四年左傳文也王肅以包為句匭菁茅別

為句而偽孔從之云包者即橘柚而匭者為菁茅偽孔又以菁茅為二物左

傳齊桓公責楚包茅不入管子二十四輕重丁篇稱江淮之間一茆三脊名

曰菁茆是包茅相連包不可別為橘柚菁茅名不可分而為二也又馬融

以厥名上連三邦底貢為句偽孔亦從之鄭以厥名下連包匭菁茅為句則

句法與厥土厥田厥賦厥貢厥篚一例亦當從鄭馬孔皆非也

厥篚元纁璣組釋文曰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玉篇渠依居沂二反

馬曰組文也釋文傳曰此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于水組綬類

案曰馬云組文也者邶風簡兮毛傳云組織組有文章是也

九江納錫大龜

馬曰納入也釋文曰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

案曰馬云納入也者納錫史記作入賜攷入即古文內見南宮中鼎堯典出內朕命內亦作入是也賜即古文錫見儀禮注下賜土姓同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釋文曰本或作潛于漢非。疏曰本或潛于漢非是。案曰史記作洛于漢非是。

傳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案曰浮江沱潛漢荆州境巡行已徧洛與南河則豫州地逾洛至南河者將治豫也兖州疏謂九州之次即施功之次治水從下起冀帝都河入海處故首冀餘八州鹵高東下治之從東而鹵兖最下故次冀雍最高故最後是也

荆河惟豫州

鄭曰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河詩四之一卷王風譜疏傳曰鹵南至荆山北距河

水

案曰鄭云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河者南條荆山其陰為豫州其陽為荆

乃豫之南界也兼言鹵非也

案曰爾雅河南曰豫州漢南曰荆州呂覽亦云河漢之間曰豫州此所言皆殷制也荆豫二州禹以荆山為界殷以漢水為界河之南漢之北則豫州也殷無梁州蓋豫州亦兼梁地周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澨舉山圃田滎雒皆在禹貢豫州域惟波澨可疑鄭注云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澨營軍臨隨則澨宜屬荆州在此非也見莊公四年按波即滎播說詳下文澨水水經注云出隨縣鹵北黃山南逕涿鹵縣鹵又東南逕隨縣故城鹵又南流注于澨澨水出蔡陽縣大洪山東南逕隨縣至安陸入沔澨既合澨自下通稱則澨在漢北而鄭云宜在荆者蓋周時豫州不全得漢北地割以屬荆故于豫州曰河南與爾雅同而于荆州曰正南不曰漢南明乎兼有漢北與殷制異也馬融廣成頌浸以波澨融意亦未嘗指為豫州城又按周亦無梁州豫亦兼有其地當在峯山之陽蟠冢之東也又王制曰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鄭云豫州域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遠鄭云荆州域然江北之地不盡屬豫而多有屬荆者荆豫本非以江為界則鄭云云

亦約略言之耳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河南之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寧六府許陝汝光四州及直隸大名府山東曹州府江南潁州府之鹵境湖廣襄陽府德安府之北境鄖陽府之東境皆豫州域也

伊洛漚澗既入于河

釋文曰漚澗然反澗故反

傳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漚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疏曰地理志伊水出宏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宏農上洛縣豕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漚水出河南穀成縣晉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鹵豕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澠池在新安縣鹵穀成潛亭北此卽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

案曰四水所出地志是傳多誤疏既引地志又曲護傳皆非也今考漢陸渾盧氏木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鹵南五十里不與陸渾接界安得以熊耳爲陸渾縣鹵之山而云伊出陸渾山乎陸渾山乃在今嵩縣東北四十里伊水

經其下非出也新安澗池亦本二縣澗水出新安穀水出澗池雖下流同得通稱而上源本異今乃云澗出澠池山是以穀源爲澗源也此不惟略也而且誤矣至于河南穀成亦本二縣魏始省穀城入河南晉因之故晉書地理志河南郡有河南無穀城傳云漚出河南北山是豈鹵漢時穀城山已爲河南縣地乎若謂河南指郡言則上文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皆縣也何獨于漚而言郡不言縣乎孔安國爲武帝博士具見圖籍所言決不如此知爲魏晉人僞撰也

伊出陸渾澗出澠池顏師古皆承其誤惟漚出河南北山改爲出穀城山其說是

漢上洛縣卽今陝

西商州治盧氏縣今屬河南陝州新安縣今屬河南府穀城故縣在今洛陽縣鹵北

又案曰伊水漢志出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東

今在縣鹵南五十里東連承寧南接內鄉與志在縣東者小異縣治移也盧氏故城

東北人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水經卷十五云伊水出南陽縣鹵蔓渠

山

酈注山海經云蔓渠山地志云熊耳山卽麓大同陵巒互別耳水自熊耳東北逕東亭城南案東亭故城在今嵩縣鹵南七十里

渾縣南

酈注伊水歷崖口山峽卽古三龕山又東北逕伏流嶺東案陸渾今爲嵩縣三塗山在縣鹵南十里又東北有伏流城

又東北過伊闕中

在今洛陽縣鹵南三十里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漢漢爲縣高都城在今洛陽縣鹵南

東案今洛陽縣南七十五里有新城

賈讓言大禹治水碎伊闕而伊闕不見禹貢然云

既入于河則辟關之功見矣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以今輿地言之盧氏嵩縣伊陽洛

陽界中皆伊水所經也洛水漢志出宏農郡上雒縣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

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謹舉山東北過盧氏

縣南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故蠡城在今永寧縣南又東北過宜陽縣南故城在今宜陽縣東北十四里又東北

過河南縣南詳見下文又東過洛陽縣南詳見下文伊水從鹵來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詳見下文

輿地言之商州盧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鞏縣界中皆洛水所經也近世洛水過汜水縣

謂王城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謂下都也漢志河南郡穀成縣注曰禹

貢瀍水出晉亭北東南入雒續漢志同劉昭注引博物記曰出晉亭山括地志曰穀城在河南縣南十八里

入雒按新安無雒此云南入雒要其歸也其雒池縣注曰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成入

會于新安東函谷二水為一自下通稱故書有澗水無穀水也周東

都王城漢為河南郡之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鹵北即周公所城洛邑也亦即鄭縣

又稱東都平王自鹵周徙都此春秋謂之王城下都漢為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周時又稱成周

敬王自王城徙都此東漢都此為河南尹治魏晉及元魏亦都之二城東鹵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隋大業初營新都于

南入洛二水各自入洛故澗水東瀍水鹵為王城而瀍水東為下都洛誥之

文甚明也自周靈王時穀洛關將毀王宮于是壅穀水使東出于王城之

北則其勢必入于瀍水于是澗瀍合流皆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洛而所謂

澗水東瀍水鹵者大非其舊為水道之一變矣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關王欲壅之太

昭注云關者兩水格有似于關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鹵而南

流合于洛水毀王城鹵南壅之者壅防穀水使北出也郭緣生述記曰穀洛二水本于王城東北合流所謂穀

洛關也鄭注引韋說以折緣生之謬但緣生謂穀水在王城東北固失之而韋謂在城之北亦未確蓋穀水出王

城之鹵而南合洛水者其故道也靈王時澗水暴水雨川相觸故謂之關非穀水本由城北入瀍而今忽改道由

城鹵入洛也使穀水本由城北而東入瀍洛誥何以指王城為澗水東瀍水鹵耶且使穀水故道果在城北則靈

王壅使北出為復禹之迹太子晉何為引其蘇防川以戒王哉鄭氏言靈王壅穀其遺堰三隄尚存今不可得詳

竊意此三隄皆在王城鹵北當時堰穀水使東出城北與瀍水會折而南壅城東至千金場處又南入洛此蓋自

靈王以至西漢穀水會洛之道也何以知之以東漢作塢于河南城東十五里知之使穀水不由此入洛場何為

在此乎鄭氏又云河南城鹵北穀水之石有石積積南出為故穀頽容春秋條例言鹵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灰

穀亦穀者以其有濱而無水即靈王壅穀後城鹵所存枯渠也此正可為古澗水在王城鹵之明證又按鄭于灰

穀一條又云石積南出為故穀北出為湖溝魏太和七年暴水此地下停流成湖溝通水東鹵十里决湖以

注瀍水按太和七年當元魏孝文帝世故說者又疑穀水入瀍經河南城北自元魏始然瀍水本由王城東北而

注瀍水按太和七年當元魏孝文帝世故說者又疑穀水入瀍經河南城北自元魏始然瀍水本由王城東北而

注瀍水按太和七年當元魏孝文帝世故說者又疑穀水入瀍經河南城北自元魏始然瀍水本由王城東北而

注瀍水按太和七年當元魏孝文帝世故說者又疑穀水入瀍經河南城北自元魏始然瀍水本由王城東北而

注瀍水按太和七年當元魏孝文帝世故說者又疑穀水入瀍經河南城北自元魏始然瀍水本由王城東北而

南入洛周靈王壅殺使東注勢必與之合其元魏所  
決者積北之湖溝耳澗瀼之合實不自元魏始也 然其時澗澗二水猶未經洛陽也迨東漢

建都洛陽為京師首邑乃自河南縣東十五里千金場引水繞都城南北以

通漕而澗水始與穀水俱東逕洛陽城南矣後漢王梁傳建武五年為河南尹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東寫華川張純傳建武二十四年為

大司空穿陽渠引洛水為漕章懷注陽渠在洛陽城南古時澗不合澗亦不逕洛陽南而東至偃師也水經澗水

條云澗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鄭注縣北有潛亭澗水由其北梓澤中歷澤東南水南有一原古潛亭處東與千金渠合注

澗水又東南流注于穀穀水自千金場東注謂之千金渠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澗水條云

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鄭注澗水東南流歷郡山于穀城東而南流注于穀舊與穀水亂流南入于洛今穀水東入千金渠澗水與之

俱東入 此以上二條其前言澗澗所出之源皆禹迹也自千金渠以下則皆言

東漢後改流之道非古迹矣其穀水條云穀水出宏農颍池縣南穀陽谷注

東北歷颍池川又東逕二嶂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又東逕函谷關南又東北逕關

城東又東澗水注之自下通謂之澗水故書曰伊洛澗澗無穀水之口是通稱矣 東北過穀城縣北又

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此以上所言穀水之源及合澗之處皆為古迹

至東過河南縣北云云則為周靈王壅殺入澗之道鄭于此下注又歷敘東

至千金場以下穀水所逕則皆東漢後之改流澗澗自此並東注而不復至

三城之東南以入洛矣今釋其說千金場東穀水有二道一在洛陽城北自

**東歷大夏門**北城之南頭一門故夏門也穀水枝分南入華林園東注天淵池又東注秋泉 **廣莫門**北城之東頭一門故 **屈南**

**建春門石橋下**東城之北頭一門即上東門也橋柱銘云陽嘉四年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沛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馬憲臨作其水依石柱文自樂道里而東出陽渠

**蓋印王梁所引酈氏所謂舊瀆者也**一在洛陽城南自閭闔門南城之北頭一門故

**南歷鹵陽門**城之正南門故鹵 **鹵明門**南城之南頭一門故廣陽門也 **屈東歷津陽**

**門**南城之最南一門故 **宣陽門**南城之次南一門故 **平昌門**城之正南門 **開陽門**南城之東頭一門故建

陽溝青陽東城之南頭一門故清明門東陽城之正東門故中東門也 又東逕偃師城南又東注于

洛蓋印張純所穿洛水篇云洛水東過偃師縣南又北陽渠水注之是也此

皆東漢至元魏歷代遞遷之道非古迹也自曹魏大營宮殿分引支流灌注

苑囿晉代川谷漸移元魏遷都更加營治隋大業元年改建東都并河南洛

陽而一之又大變成周之轍隋東都城即今河南府治洛陽縣視周敬王至元魏孝文帝所都洛陽城南移十八里而通濟之渠復起

引穀洛水達河自板渚引河通淮 于時又以穀洛二水周市都城為急故復引穀南流

會洛從城鹵遠城而南以達城東經偃師鞏縣而注洛口其于東漢千金場

故道又迥不同而靈王以前之迹更不可問恃有洛誥數語猶可得其大略

而已

榮波既豬釋文曰榮戶高反波如字馬作播。疏曰馬鄭王皆作榮播謂此澤名榮播。案曰今偽孔本作波非也賈昌朝羣經音辨引榮播既都都鄭音豬蓋鄭于周禮職方氏注引作榮播既也都豬同字不必改播誤為波則大謬矣

鄭曰沈水溢出河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播在其縣東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程大昌禹貢論上卷。傳寅禹

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榮澤此其地也貢集解二卷。蔡沈書集傳二卷。王天與尚書集傳四卷。吳澄書纂言二卷。毛詩三之。馬曰榮播澤

名傳曰榮澤波水已成過豬疏曰此澤水大動成波浪其時波水已成過文釋

豬不濫溢也鄭云云言在榮澤縣之東也春秋衛及狄戰榮澤鄭謂在此杜預云此榮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

多而得名耳

案曰鄭云沈水溢出河為澤也者下文導沈水東流為沛溢為榮是也又云今塞為平地者鄭目驗而知也又云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播在其縣東者

鄭于周禮夏官職方注亦云榮在榮陽攷漢地理志沈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榮陽北地中即榮播也漢但有榮陽縣別無榮澤

縣隋始分榮陽地置榮澤漢榮陽故城在今榮陽縣南澤在城北歷城東

及班云出縣北鄭云在縣東也杜預亦云在榮陽縣東與鄭合京相璠曰在東南非是又正義隋

澤縣北亦非是榮澤故城明以鄭云在縣東者為在榮澤縣之東北據隋置縣為說亦非是隋

澤名榮播馬同孔攷波訓為水波非也鄭又云春秋魯閔括地志云榮陽故城在榮澤縣南十七里澤在

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榮澤此其地也者此經榮播之澤本在河南衛狄榮陽故城北則自當在榮澤縣南元和志云在榮

戰處在河北當別是一榮澤因河南之澤而假稱之杜預謂榮澤跨河南北澤武八年地于河移今治

則下文導水何云入于河溢為榮耶惟宣十二年楚潘黨逐晉魏錡及榮澤此則在河南即經之榮播也

導荷澤被孟豬釋文曰導音道下同荷徐音柯又土可反韋胡

傳曰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溢覆被之疏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沛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

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北故得東出

被孟豬也

案曰荷澤當依地志在定陶傳云在胡陵者誤孟豬在荷澤之南傳云在

東北者正相反正義曲從傳說至欲改古郡縣方向以傳會之皆非也考定陶縣今屬山東曹州府漢故城在今縣西北四里睢陽今爲商工縣河南歸德府治其故城在今治南二里通典云菏澤在曹州沛陰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又云宋州虞城縣有孟豬澤元和志云孟諸澤在虞城縣西北十里周迴五十里蓋此一節紀禹治陶工復出之沛也菏澤在定陶之東孟豬在睢陽之東北相距僅一百四十里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因而疏之以殺沛瀆之勢水經注尚書導菏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晉關駟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是也若胡陵但有菏水非澤所鍾其故城在今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沛縣西北五十里交境處上距定陶之菏澤約幾三百里睢陽之孟豬幾五百里矣安得云胡陵反在睢陽西北而其水得東出以被孟豬哉漢志胡陵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沛水在南此言達于沛之沛在胡陵南也偽孔既改達于沛爲達于河無如漢志胡陵有沛水遂強引以當豫州之菏澤不欲以胡陵之沛水屬徐州也此其支吾掩飾欲彌縫改書之迹耳乃師古反據偽孔書以改漢書之達于沛爲河則胡陵下無沛字穎達不知遂云不言其縣有菏澤也不知沛水與菏澤水有別說文云

沛澤水在山陽胡陵水經沛水東過方與縣北爲沛水注云沛沛別名也漢方與縣卽今魚臺縣胡陵故城亦在縣境縣北沛水正說文所云在胡陵者也似說文正與孔傳合而班固說沛澤不在胡陵而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合泗以注淮詳見徐州與孟豬全無關涉說文言沛澤水多一水字與班說殊塗同歸偽孔傳襲取說文而遺落一水字遂成舛誤禹導澤之在定陶者以入孟豬與下流支派之在胡陵者毫不相及也

又案曰夏官職方青州澤藪曰望諸鄭云望諸明都也在睢陽周屬青此經屬豫者周無徐徐并于青青在豫東故得兼有孟豬爾雅十藪宋有孟諸左傳僖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賜以孟諸之麋文十年宋道楚子田孟諸杜預曰宋大藪也自漢梁孝王大治宮室築東苑方三百里孟諸包在其中澤形盡失故水經注于睢陽故城絕不言孟諸而敘臺池甚詳蓋澤之畔岸已蕩夷無存元至元二十三年後歸德府城南北屢被黃河衝決澤更不可問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釋文曰壚音盧

鄭曰墟疏也

陳祥道禮書三十四卷

馬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墟也豫州地青

史記夏本紀集解

李昉等太平御覽三十七卷地部

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墟

案曰裴駟引此下有墟疏也三字今本孔傳無之陳祥道引作鄭注疑此原係鄭注今本裴駟集解脫鄭元曰三字

案曰鄭云墟疏也者釋名云土黑曰盧盧然解散是疏也馬云地青未詳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臬締紵厥篚織纈

釋文曰紵直呂反纈音曠

傳曰纈細綿

錫貢磬錯

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浮于洛達于河

案曰因上荊州之文也

舉陽黑水惟梁州

釋文曰舉胡化反又胡瓜反。案曰說文舉山本作舉從山華省聲唐元度九經字樣亦云字本作舉

傳曰梁州界自舉山之南至于黑水也

莊十平公羊傳疏

傳曰東據舉山之南鹵距黑

水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舉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舉

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此山之鹵雍州境也

案曰鄭云梁州界自舉山之南者偽孔亦云舉山南疏云不得其山是也云

至于黑水也者鄭意非謂梁之黑水但以為南界蓋黑水在鹵徼外故梁雍

皆以是為鹵界但梁在舉陽雍在舉陰故雍但以為鹵界梁則兼以為鹵南

界因對舉山言故云南也舉即太舉地志京兆舉陰縣南有太舉山在今縣

南八里黑水今無攷經凡三見雍州云黑水鹵河惟雍州則是梁雍二州皆

以黑水為界也導水云至三危入南海三危在鹵裔則黑水從鹵徼外流至

極南入海不入江者也要三黑水是一古時黑水見于紀載者漢志益州郡

滇池縣有黑水祠續漢志同但言有祠不言水所在則已茫昧久矣闕疑可

也

又案曰殷周皆無梁州通典云梁當殷為蠻夷此州遂廢賈公彥曰雍豫皆

兼梁地江漢發源梁州而職方為荊州川則荆亦兼梁地然三州雖兼梁地

而禹貢梁州山川無一入職方者大約不過羈縻不絕非九州內地比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陝西漢中府之南境及興安州商州甘肅鞏昌府之



南境及階州秦州湖北之鄖陽府四川全省內敘州重慶夔州等府江南宜屬荆及雲南貴州北境皆梁州域也

岷嶓既藝

釋文曰岷武中反嶓音波徐甫何反韋音播

鄭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鹵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岷山嶓冢

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疏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志蜀郡有湔氐道岷山在鹵徼外江水所出隴鹵郡鹵嶓冢山鹵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

案曰鄭引地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者見裴駙集解前志此下尚有鹵徼外字續志同裴駙引鄭注每多割裂不全鄭必連鹵徼外言之也知者漢湔氐道唐為松州嘉誠縣廣德初陷吐蕃宋亦未復仍為吐蕃地今為龍安府松潘廳在府鹵三百里成都府鹵北七百里岷山又在廳鹵北二百二十里山有大分水嶺即古羊膊嶺江源所出距廳尚遠豈得謂江所出之岷山即在湔氐道故知裴引不全也鄭又云嶓冢山在漢陽鹵者漢志隴鹵郡鹵縣禹貢嶓冢山鹵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續志鹵縣改屬漢陽郡注云故屬隴鹵鄭據當代書故云漢陽鹵也但漢有東鹵下文導水

歷敘東漢源流絕與鹵漢無涉而其首則言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則似東漢亦出嶓冢然漢志于氐道言漾水出至武都為漢于武都言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又于沮縣言沮水源流沮水即漢水又沔陽縣應劭注補言沔水出以上四條皆言東漢而皆不言有嶓冢續志亦惟于鹵縣言有嶓冢山鹵漢水他縣皆不言鄭于此注亦但舉鹵縣之嶓冢者漢志既專于鹵縣言嶓冢并冠以禹貢則必古經師相承舊說鄭據古義故云然也至後魏于漢沔陽縣地置縣名嶓冢縣魏收作地形志遂于此縣載有嶓冢山而唐李吉甫杜佑則于上邽縣金牛縣分列兩嶓冢唐上邽即漢鹵縣金牛即漢沔陽縣地然則漢有二嶓冢亦有二東鹵分出意者東漢上源從氐道來逐路納眾流以成川非始出沔陽之嶓冢故班志鄭注皆不著此山若鹵縣山實鹵漢源故專舉之與至導水以鹵縣之嶓冢為東漢源者則別有故蓋東漢自鹵而東流鹵漢則自北而東南流東漢自氐道而武都而沮縣而沔陽自是而東直至江夏沙羨方入江流甚長鹵漢自鹵縣而廣漢而江州即入江流頗短二水始源所出下流入江皆不一處似各不相涉但鹵漢流至通谷與東

漢會然後東漢自東鹵漢自南而鹵漢至葭萌縣又有一水從沔陽東漢分支從漢壽鹵南流來穿石穴出至此又與鹵漢合然後鹵漢再鹵南行至江州入江漢別為潛鹵漢自出鹵縣嶓冢似非東漢之別但既與東漢合而後分且葭萌流出之水係從沔陽東漢分出的是漢別之潛而鹵漢又與之合故鄭于下節注以此二水皆為潛論水則鹵漢是別東漢是主故經詳言東漢而即以嶓冢冠之者因下流潛源以目漢源也論山則沔陽之嶓冢非東漢始源故畧之而鹵縣之嶓冢實鹵漢源故班志鄭注專舉之欲見是山為水源也此為定論

漢氏道今無攷武都縣在今成縣鹵沮縣今岷陽縣沔陽縣今沔陽縣

廣元昭化一縣地江州鹵縣今鹵和縣廣漢郡即今重慶府通谷即唐金牛縣今寧羌州地葭萌今寧羌州及縣今重慶府治巴縣也

又案曰漢地理志蜀郡有汶江縣武帝元鼎六年置汶山郡于此縣後不知何年仍屬蜀郡古汶字與岷通但此郡縣名雖曰汶實非江源所在後部璞注山海經遂言岷山今在廣陽縣鹵江所出廣陽晉所更漢汶江縣之名部說誤汶江縣後不知何年又改汶山縣元和志于汶山縣載岷山而樂史因汶山今又改汶川屬茂州按隋地理志汶山郡左封縣有汶山臨洮郡

臨洮縣有岷山元和志岷州溢樂縣南有岷山括地志岷山在溢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是岷山所在之縣甚多安在茂州汶山縣無岷山但不得以為江源所出耳漢志分明處在鹵徼外三字裴駟刪去三字已失其旨部璞移之汶江則更沿誤

### 沱潛既道

鄭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于此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鹵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里六十里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為鹵漢水也故曰沱潛既道

尚書荆州疏。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黃度尚書說二卷。傅寅禹貢集解

一卷。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水經二十九卷潛水注。樂史太平寰宇記

七十二卷

朝南鹵道傳曰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疏曰鄭云云此解荆州沱潛梁州注云

云此解梁州沱潛也部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掬山與江別而更流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鹵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地志及鄭皆以荆梁各有沱潛郭解沱

潛惟據梁州不言荊州之沱潛而孔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孔為博士地理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鹵高東下雖于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故舉大略耳

案曰鄭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承上荊州沱潛故云亦據爾雅江出為沱漢出為潛也又引地志郫縣之沱謂非此經之沱者地志蜀郡郫縣禹貢江沱在鹵東入大江郫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前山與江別而東流今成都府灌縣東有都安故城此即漢志江沱後人謂之郫江河渠書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注引任豫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自漢以來皆以郫江為沱水流江為大江流江者江之正流一名檢江常璩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壩穿郫江檢江雙過郡下水經所敘江水自都安至成都考其原委即所謂流江也郫水出自山源而下流為李冰所穿後人因其引此江與大江雙過郡下遂曰為二江而皆以為冰所穿其實冰所穿惟郫

江也

任豫言此江一名沱江一名沱水元史河渠志遂以郫前為李冰所穿二江非是

此江起今灌縣鹵南至雙流縣

北岍合流

江

水經注云前小東絕綿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今成都府城東南岸西有合江亭

郫江入流江處又按蜀中水道至李冰變文豹又加收作唐高駢築成都羅城塞故蹟鑿新渠導郫江繞城

蜀而北流江繞城鹵而南下流仍合于合江亭舊迹更不可問矣 所行不過三百餘里源流短狹又與沱自江出之義

不合故鄭不取也此水志冠以禹貢似是古義而鄭不取者既不言古文則非孔氏古文說此等鄭問有不取擇善而從不偏主也又引地志汶江之沱亦不取者彼志云在蜀郡汶江縣鹵南東入江近志以威州玉輪江當之玉輪江即汶水出岷山鹵玉輪坂非首受江者不可謂沱漢志所言蓋即縣虜縣界開明所鑿郫璞云玉壘作東別之標者開明杜宇相七國時人禹時未有漢志亦不以為禹貢之沱故鄭不取也又云江原有郫江云云者地志蜀郡江原縣郫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應劭曰郫音壽元和志劔南道蜀州唐興縣本漢江原縣地郫江一名皂江聲轉經縣東二里在今崇慶州日首受江正與江出為沱合故鄭以此為沱之類也鄭又引地志安陽之潛亦不取者彼志云漢中郡安陽縣鬻谷水出鹵南北入漢安陽縣今為陝西興安州漢陰縣此鬻谷乃谷名水名由谷而得不得直名鬻水水經又以此水為泔晉鬻鬻泔古字通曰漢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是尾入漢非首受漢故鄭不以為潛水史記索隱因夏本紀潛作泔遂以此水當之非也

爾雅自漢出為潛馬融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曰潛是潛與沱不同沱分派  
別行者也潛伏流重出者也鄭云潛蓋漢鹵出蟠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  
云云者前志隴鹵郡鹵縣禹貢蟠冢山鹵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  
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里是也過郡四者隴鹵武都廣漢巴郡也  
鄭據彼文但彼以為鹵漢水不名潛而鄭指作潛者鹵縣蟠冢所出雖是鹵  
漢鄭因東漢有別出而伏流之潛從廣漢葭萌入鹵漢以達于江故連鹵漢  
始源亦目為潛也荊州疏引部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此即東漢  
沔陽故城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鹵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  
云即禹貢潛也部與鄭合彼疏以漢壽即漢廣漢郡葭明縣漢志失蜀先主改名漢  
壽屬梓潼郡晉又改晉壽故城在今保寧括地志云潛水一名復水復與潛今名龍  
門水源出綿谷縣晉太元中分晉壽縣地置興安縣隋改名綿谷隋志綿谷縣有龍門山是也東龍門  
山大石穴下元和志云潛水出利州綿谷縣龍門山書曰沱潛既道是也山  
在縣東北八十二里寰宇記綿谷縣龍門山亦名蔥嶺山引梁州記云蔥嶺  
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門俗號為龍門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東北龍門

山是潛水自此入穴通山伏流重出王象之輿地紀勝曰龍門洞在綿谷縣北凡為洞者三  
廣元舊志云潛水出縣北一百三十餘里木寨山流經神宜驛即籌筆驛也又南二十里經龍洞口至朝天驛北  
穿穴而出入嘉陵江與諸說不同意者木寨山乃水自沔陽來之所經而人誤以為出朝天驛穴即龍門山穴  
也王氏所謂自第三洞貫通兩洞即舊志所謂經龍洞口至驛北穿穴而出郭氏歷昭化劍州蒼溪閬

中南部並屬保寧府蓬州南充並屬順慶府合州至巴縣並屬重慶府入大江然則鹵縣

蟠冢所出本是鹵漢非潛水下流與潛合則源流皆可稱潛後世但稱鹵漢唐又稱

故鄭又云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為

鹵漢水廣漢即指葭萌鄭舉郡言耳水經注桓水條又云葭萌鹵漢即鄭康

成之所謂潛水者也是也鄭注殘闕予采輯乃有端緒參互觀之則沱為江

原之鄴水潛為鹵漢合葭萌之伏流可知矣

又案曰漢志又有一潛水在巴郡宕渠縣鹵南入江此江謂水經亦云潛水出

巴郡宕渠縣南入于江酈注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

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鹵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為古之潛水鄭康成曰

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為鹵漢水也

故書曰沱潛既道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酈又云宕渠

水即潛水見注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

東南入漢見注按漢宕渠縣故城在今順慶府渠縣界渠江在縣東其源出自

巴州屬保寧府小巴嶺南流逕蓬州又東南逕營山縣入縣界又南逕廣安州

並屬順慶府至重慶府之合州入嘉陵江此水雖名為潛而出自山源不出于漢况

酈注所云入穴通山云云即取酈璞所說漢壽潛水之語順文臆度而此水

實無入穴通山之狀其所引據之鄭康成庾仲雍二條鄭云自廣漢疏為鹵

漢水而漢葭明屬廣漢即漢壽縣庾云出晉壽縣而漢葭明蜀為漢壽晉為

晉壽是二家所說正屬漢壽之潛水全與宕渠無涉酈乃移彼入此舛謬殊

甚且此水源出巴嶺嶺在南鄭縣南百餘里綿亘深遠高聳千尋賈耽曰興

元之南路通巴州中有孤雲米倉山行者三日始達于嶺險阻如此此等山

谿定是無勞疏鑿潛不在宕渠明矣

蔡蒙旅平釋文曰旅如字聲音盧

鄭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毛晃馬貢指南二卷。傳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蔡蒙二山

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

案曰鄭云地志蔡蒙在漢嘉縣者前志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

南至南安入谿漢當作戩師古曰音戩誤應劭曰順帝更名漢嘉也續漢志蜀郡屬國漢嘉

縣故青衣陽嘉二季改有蒙山二志皆云蒙山而鄭云蔡蒙蓋蔡蒙本一山

亦可單稱蒙故也傳曰蔡蒙二山名正義曰蔡山不知所在史記索隱同其

說非是今雅州府治雅安縣北有漢青衣廢縣蒙山在縣南是山盤跨邛州

及雅州府之雅安蘆山名山四州縣境也

又案曰漢志言青衣有蒙山谿即青衣水大渡水即沫水也水經青衣水出

青衣縣鹵蒙山東與沫水合又沫水出廣柔徼外廣柔故城在今威州鹵東南逕旄牛縣

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酈注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案今蘆山縣鹵北有靈關廢縣東北與青衣水合酈

二水于漢青衣縣東合為一川東入于江以今輿地言之青衣水自蘆山縣北東流入雅安與沫

水合沫水自威州徼外東南流經天全州鹵北又東南經蘆山至雅州府治

東青衣水注之又東經洪雅夾江峨嵋至嘉定府治會泯水入大江

和夷底績釋文曰和如字又作蘇鄭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鹵南行

羌中者也

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水經三十六卷。桓水注。

馬曰和夷地名也

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和

夷之地致功可藝疏曰和夷平地之名

案曰鄭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者鄭以和為水名馬及傳但以為地名

非也鄭又云和讀曰桓者漢酷吏傳尹賞廕囚尸桓東如淳曰亭傳于四角

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

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

曰即華表也華古音敷亦以聲近而變

亦見匡謬正俗

又古者桓獻同音桓轉為和猶

獻轉為莎說文桓作瓏從玉獻聲則知古者和有桓音也鄭又引地志桓水

出蜀郡蜀山云云者彼志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經

同地志于蜀山繫郡下不繫縣下蓋微外山也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

柔縣地蜀山在縣東北六里漢廣柔故城在今威州南唐通化縣今無可考

大約在今茂州之保縣及威州界內蜀山在此為桓水所自出則與蒲氏道

微外江水所出之岷山相連鄭注云岷山南傾俱有桓水岷山桓水即蜀山

桓水也鄭于和夷從鄭讀為桓謂即蜀山桓水又引晉地道記云梁州南至

桓水因謂自桓水以南為夷即書所謂和夷其說是矣而于南傾因桓是來

則以為此桓乃南傾之桓水自南傾至葭萌人南漢即鄭所謂潛也愚謂南

傾之桓水不見于禹貢鄭謂因桓之桓乃南傾桓水者非是惟此和當為桓

耳

說詳下文

厥土青黎

釋文曰黎鄭力兮反徐力私反

馬曰黎小疏也

釋文

王曰青黑色黎小疏也

尚書疏

傳曰色青黑而沃壤

案曰馬云黎小疏也者馬意謂青其色黎其質也王以青為黑不知何據而

青色黎質則同劉熙釋名卷一釋地云土青曰黎似黎艸色也此是汎言不

可以解此經至傳以黎為黑則是梁州土兼二色矣但經文辨土有因色不

一而不言色者矣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亦未有兩言色者傳非是當從馬

說為正至沃壤經文所無傳說更屬妄添且傳以田上中下主肥瘠言若使

果沃壤則田宜上品何以下文厥田止云下上耶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鄭曰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上下中下者差復

益少尚書疏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

案曰鄭云云者經云下中三錯自當于下品中品之中居其三若如傳說則云下三錯足矣非也

厥貢璆鐵銀鏤祭磬熊羆狐狸

釋文曰璆音蚪徐又居蚪反又問幼反馬同鏤與豆反熊音雄羆彼宜反狸力疑反

鄭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鏤鏤剛鐵可以刻鏤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璆玉名鏤剛鐵

貢四獸之皮

案曰鄭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鏤者爾雅釋器云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鏤注云鏤即紫磨金也是也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鏤黃金之美者从金璆聲力幽切讀若劉球玉磬也从玉求聲或從璆作璆巨鳩切讀若蚪二字音義皆別左思蜀都賦云金沙銀礫暉麗灼爍後漢書云益州金銀之所出金固梁產也璆定當為鏤自後人妄改從玉遂以梁州之璆混雍州之球幸史記集解尚采鄭注猶可見真古文也鄭又云鏤剛鐵可以刻鏤也者說文金部文彼卽引此經為證是也磬石磬華陽國志臺登縣山有磬石禹貢所賦是

也能羆狐狸或貢生獸或貢其皮也孔連下織皮為句其說謬甚辨詳下文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釋文曰傾窺井反案曰漢書作頃

鄭曰織皮謂鹵戎之國也鹵傾雍州之山也地理志鹵傾山在隴鹵臨洮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為盤也

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傳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水經三十六卷桓水注

馬曰治鹵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

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傳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水經三十六卷桓水注

傳曰織皮今鹵傾山名桓水自鹵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疏曰續羊毛作衣為屬言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耳鹵傾山名在雍州自鹵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水也地志桓水出蜀郡蜀山鹵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鹵傾未有水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

案曰鄭云織皮謂鹵戎之國也者雍州云織皮昆侖析支渠搜鹵戎卽敘知織皮謂鹵戎之國卽昆侖等是也又引地理志云云者據彼漢志云禹貢鹵頃山在隴鹵郡臨洮縣鹵南漢臨洮在今為甘肅洮州廳治所三面臨番南與四川松潘廳接界外連蒙古邊境鹵傾山在其界內詳見導山郭仲產秦州記曰

隴鹵郡隴山東鹵百八十里其上懸巖吐溜北人升此而歌曰隴頭流水流  
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障鄭所謂桓是隴阪名者蓋  
卽隴山後漢隗囂傳謂之隴坻李賢注云坻阪是也鄭以此阪盤桓旋曲故  
名桓者屯初九盤桓馬融云旋也屯初體震說卦云震爲阪生是阪爲盤桓  
旋曲也鄭又連是字亦爲阪名不從馬融作虛字解者說文卷十四下阜部  
云阪山脅也十二下氏部云巴蜀名山岸脅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  
數百里象形入聲楊雄賦響若氏墮古氏與是通詳見故鄭以桓是爲山阪之  
名也諸書言此阪大率皆就今鞏昌府隴南縣東至隴州汧陽一路而言此  
經言由鹵傾因阪以浮于潛水則當由今洮州廳東北行歷鞏昌府之漳縣  
伏羌縣秦州之禮縣至鹵和縣浮鹵漢水以入沔蓋鹵漢水出鹵嶓冢山漢  
志在隴鹵郡鹵縣今爲鹵和縣屬鞏昌府此卽潛也織皮諸國及鹵傾之山  
雖皆爲雍州境然欲山本州浮于積石則鹵傾之鹵北距積石千里皆重山  
疊嶂道險難達况欲東行以至京師不行東北而反取鹵北路以往舍近圖  
無此理惟因桓是來則過阪卽入鹵漢經行甚便故鄭云雍戎二野之

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也下文浮潛逾沔自是禹巡行州境  
非爲欲達帝都此因桓是來與下浮潛各爲一截但鄭解此節雍戎之人有  
事京師則自桓是而浮潛以至沔入京之道其實則因桓是來與下  
文本不連屬也

又案曰晚晉古文以織皮屬上熊羆狐狸爲句以四獸爲貢皮以織皮爲屬  
疏曲附之然經文但舉四獸何以知其貢皮雍州織皮與昆侖析支渠搜連  
文不爲貢物則此亦當與鹵傾連文不爲貢物可知傳疏皆非也傳又以桓  
爲水名謂桓水自鹵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但出蜀山之桓水以解和夷則  
可若云自鹵傾因此水而來則此水乃行羌中入南海不入中國何由而來  
乎疏亦知其不通而附會以爲初發鹵傾未有水南行得桓水考元和志謂  
蜀山桓水在茂州今鹵傾乃在洮州鹵南距茂州千餘里何云因乎酈道元  
則謂蜀山鹵傾俱有桓水岷山桓水卽蜀山桓水以和夷之和爲蜀山桓水以因桓之桓  
爲鹵傾桓水其說據馬融王肅注云治鹵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  
因謂自鹵傾至葭萌入于鹵漢卽潛水也自鹵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



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所謂浮潛而逾沔矣酈此條所云桓水卽白水山海經曰白水出蜀而東南注于江郭璞云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從臨洮之鹵鹵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過陰平至漢壽縣入潛水經漾水注又云白水出臨洮縣鹵南鹵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水出今文縣鹵素領山又東逕洛和城南又東南逕鄧至城南城在文縣南又東南逕陰平故城南城在文縣南又東逕偃城北又東北逕橋頭今文縣城東南有橋跨白水上卽陰平橋頭也蜀姜維在沓中聞有魏師請護陰平橋頭卽此沓中在今洮州鹵南又東與羌水合自下得其通稱羌水出羌中參谷白水東南流逕葭蘆城又東南至橋頭合白水又東南逕建陽郡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城在今昭化縣西北九壩志云縣有白水鎮卽故縣也又南逕武興城東又東南逕吐費城南卽鹵晉壽之東北也鹵晉壽卽葭萌劉備改曰漢壽大康中又曰晉壽水有津關接漢葭萌故城在今昭化縣界白水至此謂之葭萌水津關卽今縣北白水關也與寧羌州接界南流注漢水以今輿地言之白水自洮州衛流經文縣平武龍安府治劔川至昭化縣東入鹵漢水近人以爲此卽禹貢桓水鹵傾之戎所因以來者也但是與氏通是山阪之稱非水稱因桓是來究以鄭說爲確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鄭曰或謂漢爲沔傳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

絕流曰亂疏曰下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案曰鄭云或謂漢爲沔者沔水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流至沮口與漾水合漾于是兼有沔稱凡水有隨地異名者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因他水決入而互受通稱者漢曰沔是也導水之文凡互受通稱者不志故導漾不言沔此經欲明浮潛入渭中間所由之路在漾下漢上故特稱沔以別之渭水地理志云出隴鹵首陽縣鹵南鳥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詳見導渭河謂鹵河也水經注云鹵漢卽潛水自鹵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已見阻漾枝津者卽郭璞所云水從沔陽縣南流至漢壽寰宇記所謂三泉故縣南大寒水一流者也歷岡穴迤邐而接漢岡穴卽郭璞所謂峒山括地志所謂龍門山大石穴者也以今輿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廣元縣北龍門第三洞口舍舟從陸越岡巒而北至第一洞口出谷乘舟至沔縣南經所謂

尚書後漢卷三  
浮潛而逾沔也以上梁州巡行州境觀地肥瘠事已畢以後自沔入南鄭縣界抵褒城東歷褒水登陸絕水行百餘里入斜水至郿縣東北入渭沿流而東亂河則至雍州矣

又案曰水經注說浮潛逾沔則得矣而其下云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迤褒暨于衙嶺之南溪水支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相關川流所徑不乖禹貢入渭亂河之義也按南鄭今爲漢中府治其故城在縣東北武功故城在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渭水之南此說以褒斜二水爲自沔入渭之道然褒通沔斜通渭而褒與斜究不相通乃云迤褒南溪支灌于斜蓋因經例由水而陸以入水曰逾由水入水曰入今日逾于沔入于渭似沔渭有相通之道故耳不知經文不可兩言逾故變言入傳氏寅云上言逾沔可以該下而省文此說是也酈言褒灌于斜強爲附會殊不可信考漢志右扶風武功縣下云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領山至南鄭入沔衙領山在今郿縣鹵南三十里俗呼馬鞍山褒谷口在今褒城縣北十里斜谷口在郿縣鹵南三十里褒水南流自衙領南經褒城縣東又南入于漢斜水北流自衙領北經郿縣東又東北入于渭二水中隔衙領須陸行百里始達故酈師古曰褒斜二谷名其中皆各自有水耳正言其不相通也山谷形勢古今不易安在禹時從沔迤褒可以入斜而通渭乎漢河渠書云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縣屬武都郡即今漢中府之鳳縣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漕漕志同今此經俗人妄指爲轉輪重運則此道似不應有從陸處其實則是禹巡行梁境畢乃從梁至雍治水耳有陸何不可由乎自潛逾沔歷岡穴不過二十里自沔逾渭沂褒入斜所歷山嶺亦不過百里合兩處僅一二日程耳禹豈必欲盡從水而畏此一二日之從陸哉逾沔入渭當從傳氏以上逾字貫下入字爲確非沔渭水道可通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釋文曰雍於用反

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鹵河也

詩十八之四卷大雅韓奕疏。在羊公傳疏。

王曰鹵據黑水東

距鹵河

尚書疏。林之尚尚書全解九卷。傳寅禹貢集解一卷。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

傳曰鹵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

河在冀州鹵疏曰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鹵踰黑水王肅所言

得其實孔本誤也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鹵河者以冀州鹵界故王制云自

東河至于鹵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鹵也

案曰鄭云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鹵河也者鄭意以黑水在鹵徼外梁雍

二州之鹵境皆至此為界義已詳梁州也傳或言據或言距偶爾異文不為

例疏必以距為至據為跨而過之則不可通者多矣雍東至鹵河而止固不

可以言跨而其鹵亦不過至黑水黑水絕遠若復跨而過之無是理也鄭云

自黑水而東則鄭必不以雍鹵為跨越黑水可知也

又案曰爾雅河鹵曰離州注云自鹵河至黑水李巡云兼得梁州之地周禮

正鹵曰雍州疏云周之雍豫于禹貢兼梁州之地然雍州鹵北二邊世有戎

翟之患其疆域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入職方者故杜

氏言梁州當夏殷間為蠻夷國雍之併梁亦虛名耳今據周禮言之正東曰

青州其南則有瑊其北則有鹵而鹵則不然曰雍州以正鹵其鹵北鹵南兩

隅皆缺焉然則梁地為羈縻之國固不待言而雍之鹵境如鹵傾積石豬野

流沙三危黑水皆没于戎翟矣爾雅曰離州以河鹵則舉山以南不在界中

可知其鹵北亦當虧損殷周之雍實小于禹貢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陝西之西安同州鳳翔延安榆林甘肅之蘭州平涼

鞏昌慶陽寧夏西寧涼州甘州鎮西十四府乾州邠州興安鄜州綏德肅州

廸化安西八州洮州一廳漢中府除鳳縣秦州除徽縣兩當為梁州餘皆雍

州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至沙漠遼濶不可紀極矣

弱水既西

鄭曰眾水皆東此獨鹵流故記其鹵下也

尚書疏。傳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導之鹵流

至于合黎

案曰鄭云眾水皆東者荀子云孔子觀于東流之水謂子貢曰水萬折必東

是也餘詳下文

涇屬渭

涇音經屬之蜀反。釋文曰涇音經屬之蜀反。涇本又作內同如鏡反。

鄭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

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鹵斤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毛詩二卷

邠風谷風篇正義馬曰屬入也釋文傳曰屬逮也水北曰涇言治涇水入于渭疏

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為逮毛詩傳云涇水涯也鄭云涇之言內也蓋以人皆

南面望水則北為涇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涇知水北曰涇言治涇水

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鹵斤頭山東南至

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案曰鄭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云云者涇水見下文渭水見下文導

渭節二水自源及流所經行皆幾二千里涇入渭渭又入河也又引地志云

云者鄭以渭水就下文導渭節解之故于此惟解涇水也其文見前志并冠

以禹貢說文水部同續志無涇陽縣劉昭注于安定朝那下言之蓋省併也

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治平涼縣鹵斤頭山在縣鹵斤百里涇水出

史記黃帝內至于嶺東南流逕其縣南又東南逕華亭縣東北華亭在府南一百

涇涇州南涇州在府東一百五十里本漢又東逕長武縣北涇水入焉長武在邠州鹵斤北八十

宜祿縣涇水出鳳翔府隴州鹵斤四十里又東南逕邠州北邠州在西安府鹵斤北三百五十里

逕淳化縣鹵斤淳化在州東少南一百又南逕永壽縣東永壽在乾州北九十

東醴泉在鹵斤府鹵斤北一百又東南逕涇陽縣南涇陽在府北七十里本漢池

縣鹵斤南入于渭水高陵在府東陽陵故城在高陵縣鹵斤南二十里即鄭注所云

涇入渭處也

又案曰涇說文水部云水相入也从水从內內亦聲既云从內則內亦義故

鄭云涇之言內閔二季傳杜注水之隈曲曰涇隈曲即內故鄭召誥注亦云

涇隈曲中也然竝無水北曰涇之訓為孔忽泐此解疏曲附云人南面望水

則北為涇但人北面望水則又可以南為涇矣凡二水相入其間必有限曲

罕有十字相交徑橫入者然但可以曲處為內其外直流者為外耳豈能限

以必北為內乎雍州有二渭涇此渭涇當為漢高陵縣地後渭涇當為漢襄

德縣地今朝高陵者涇渭二水之會襄德者河渭二水之會均為水相入均為

水之隈曲也

漆沮既從釋文曰沮

七徐反

傳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疏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鹵闕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鹵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為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于渭以渭為主故也

案曰大雅縣云自土沮漆箋云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周頌潛云猗與漆沮傳云岐周之二水也爾雅云豳者公劉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柰邑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周南召南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太王自豳始遷焉潛詩疏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然則毛鄭雖分言漆沮其實一也漢志右扶風漆縣水在縣鹵續志亦云縣有漆水據爾雅疏引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則鄭箋云漆在豳者即漢志所云在漆縣者矣然皆不言上源所出下流所入說文水部則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杜陵當作杜陽以上所言皆即此經既從之漆也而沮則無攷漢右扶風有漆縣又有杜陽縣今長武邠州麟遊三州縣地即漢漆縣及杜陽縣地也水經云漆水出扶風杜

陽縣俞山俞山疑即岐山鄭注引山海經又云踰次之山疑皆岐山之異文而鄭又引闕駟十三州志分爲二漆水其說云漆水出漆縣鹵北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谿謂之漆渠鹵南流注岐水但川土奇異今說互出攷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矣鄭雖疑不能定但所出所入各別自是兩水攷李吉甫元和志云漆水在新平縣鹵九里漆縣唐爲新平縣今邠州是北流注于涇今麟遊縣東南亦有漆水與此異寰宇記云水經注曰漆水自宜祿界來又東過漆縣北今本水經注無此文元和志云宜祿縣東至邠州八十一里今長武縣是即今邠州所治也今縣鹵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經白土原東陳陽原鹵又東北注涇水恐是漢之漆水但古今異名耳麟遊之漆水南流與杜陽水合非漢之漆水也今考涇水自邠州北東南流入永壽縣界漆水東北流必注于涇言入渭者非二漆之中必有一沮在麟遊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爲漆耳然此二水一則注涇以入渭一則合杜岐雍以入渭皆在涇水之鹵而導渭云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則漆沮乃在涇水之東蓋有二漆沮雍州之漆沮非導渭之漆沮也正義于此節解爲扶風漆沮于導渭解爲馮翊北之洛水是也

灃水攸同

釋文曰灃方乃反案曰漢書引此及地志俱作鄭

傳曰灃水所同同之于渭疏曰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北過上林苑入渭

案曰地理志扶風上有右字疏刪去非也鄠縣今屬西安府其故城在今縣

北二里上林苑在今長安縣南水經渭水篇曰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槐里今屬

與平縣在西安府南少北一百里又東至鄠縣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水與豐水會于短陰山

內水會無他高山巽巒惟原阜石激而已漢書音義張揖曰鄠水出鄠縣南

山鄠谷北入渭長安志豐水出長安縣南五十五里終南山豐谷其源闊

一十五步其下闊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終縣界由馬坊村入咸陽

合渭水咸陽縣在西安府南北五十里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言攸同也文王作豐武王治鎬

詩詠其事鄭康成云豐在豐水之南鎬在豐水之東相去蓋二十五里司馬

相如上林賦李善注引關中記云涇渭漸澹鄠鎬潦滴凡八川八川惟涇在

渭北餘皆在渭南出南山谷中北入渭灃水禹功所及故獨著于經

荆岐既旅

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疏曰治水從下自東而鹵

先期後岐荆在岐東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案曰馮翊上有左字疏刪去便非漢制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鄭曰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三山名言相望疏

曰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

在縣東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也

案曰鄭云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者疏引前志云云續志略

同云古文則是孔氏說故鄭用之也詩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傳云周之名山

曰終南亦名中南左傳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是也又名終隆見淮南傲

真訓高誘注以為即終南山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此山鹵起秦隴東跨長安

咸寧藍田藍屋四縣之境然綿亘雖廣而以武功之太一為主峯故漢志以

太一當之張衡鹵京賦終南太一隆岫崔崒潘岳鹵征賦九嶷截嶭太一龍

從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賦家之言不足深據而李善曰終南

太一以二賦徵之不得為一山遂以終南為南山之總名太一為一山之別

號以此駁去漢志之說殊屬妄謬水經注云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

南武功故縣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四去長安二百里唐六典云關內道名山曰太白是

也停物山在今武功縣東南二百里即太一之北峯故連言之

又案曰漢志扶風上有右字疏引志刪去右字便非漢制非也此等今不悉

辨荆岐鳥鼠竝詳見導山鳥鼠山地志在隴首陽縣南今在甘肅蘭州

府渭源縣鹵渭水出詳見下文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案曰豬野漢書作豨

鄭曰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爾地從此致功鹵至豬野之澤也

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傳真高真集。傳曰下

澤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疏曰下澤曰隰釋地文地志武威縣東北有休

屠澤古文以為豬野

案曰鄭云詩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者彼大雅公劉篇文彼箋但空言度

隰其原田之多少非有指名實地而于此經引以為說者彼是召康公述

公劉遷豳事則隰原自是豳地今此經底績亦是治豳地之水故也今陝西

直隸邠州及所轄三水縣皆爾地原隰在此鄭又云從此致功鹵至豬野之

澤者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南山即上終南也原隰

即此原隰也渭南渭北既已旅平惟爾地尚宜致功故復治之從此鹵北逾

河以至武威則畢治矣故鄭云云也鄭又引地理志云云者疏引前志文漢

武威縣屬武威郡今甘肅涼州府鎮番縣地也

又案曰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注云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即休

屠澤也古文以為豬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為一水又

東北逕馬城東謂之馬城河城即休屠城也漢志武威郡休屠縣有休屠城元和中志云在涼州姑臧縣北六十里又東北與橫水合

東北逕馬城東謂之馬城河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涼州治也漢元朔三年改雍曰涼州遷於蕭音從治此其又東北清澗水入焉水由姑臧

城東北流注馬城河今涼州府治即姑臧故城也北至鎮番縣一百九十里

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漢志宣威屬武威郡鹵魏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漢太初四年匈奴渾邪王殺

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屈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

俗謂之鹵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

三危既宅三苗不敘

鄭曰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鹵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鹵南

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史記索隱一卷。玉海十五卷地理門。通鑑地理通釋五卷。王幼學綱目集覽。章樵古文苑注十四卷。傳曰鹵裔之山已可居三

苗之族大有次敘疏曰舜典竄三苗于三危是三危為鹵裔未知山之所在

地理志杜林以為散燁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

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散燁也鄭引地記云云地記乃

妄書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畢已竄三苗水災

既除彼得安定故大有次敘

案曰鄭引河圖云云疑括地象文又引地記書者鄭注禹貢屢引地記必古

書可據者也三苗已詳堯典三危詳堯典及下文導水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傳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疏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

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

云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

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

遭洪水存亾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

人少多必得變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案曰田之上中下鄭主地形高卑言則與賦之上中下不妨參錯不齊也傳

以上為肥美下為瘠薄而賦輕重不能準是乃妄為人功修人功少之說疏

曲附之云治水為此差後必變立其等云云聖王垂憲豈如此苟且紛更沈

州云貞作十有三季乃同是固計其民困已蘇之後堪為定制而立之法也

安得云禹貢非永定者邪

厥貢惟球琳琅玕

釋文曰球音求琳音來金反琅音郎玕音干。案曰球史記作璆。

鄭曰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毛詩十八之四卷大雅韓奕疏。又釋文。傳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

而似珠者疏曰釋地云鹵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

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

案曰鄭云球美玉也者說文卷一上玉部云球玉磬也既中磬材自是美玉

也又云琳美石也者說文琳字次球亦云美玉嫌與球無別故鄭不從也又



云琅玕珠也者傳亦云似珠說文同并引此經以證是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水

傳曰積石山在金城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鹵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鹵上疏曰地理志云積石在金城河關縣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鹵來至此北流故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鹵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鹵界也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日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鹵上言禹白帝訖從此鹵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案曰積石詳導河地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鹵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

北入塞內在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南塞外漢昭帝紀始元六年庚子秋以邊塞關遠置金城郡地理志同孔安國為武帝博士

計其卒當于元鼎末元封初方季不滿四十故太史公謂其蚤卒在始元庚子之前且三十載何此傳已云積石山在金城南即郡名如陳魯長沙之類或前有所因而此獨不然應劭曰初築城得名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故墨子言金城湯池則始元庚子以前此地未有此名矣而此傳實有之知此傳乃魏晉間人假托非武帝時博士安國作也又史記大宛列傳敘張騫擊匈奴事云金城河關南山至鹽澤空無何奴似是時已

有金城之名然通鑑胡三省于此事注金城郡昭帝于始元六年方置史追書也考騫卒元鼎三年丁卯先始元庚子三十載安得有金城郡乎胡三省說確甚或又疑傳所謂金城恐指金城縣而言則又不然安國卒于武帝之世昭帝始取天水隴鹵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此六縣中不知有金城縣否地志積石山繫河關縣下而金城縣無之觀其云在羌中則不可謂山在郡界明矣况縣乎且鄭注所敘金城縣在郡治允吾縣東唐為五泉縣蘭州治宋曰蘭泉即今蘭州府治皇蘭縣也與積石山相去懸絕傳所謂金城蓋指郡而言而非武帝時有則傳非山安國可知夏陽今同州府韓城縣龍門山

在縣東北八十里與山西河津縣分界北魏志梁山北有龍門山故龍門亦兼梁山之稱隋大業十三年李淵遣王長諧等自梁山濟營于河鹵以待大

軍即龍門也黃河在韓城縣東五十里自延安府宜川縣流入境歷龍門口而下有禹門渡通山西河津縣寰宇記云龍門山北有河口畧似龍門而不

能通相傳繇治水時所鑿績用弗成今名錯開河龍門關在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後周時所立最為險阨關之下即禹門渡渭水在河之鹵岸華陰朝邑

韓城皆是蓋河自北來渭自東注實交會于舉陰故曰渭水此節依鄭注是循行州境

鹵而東會渭水又是自東而西故偽孔亦云逆流曰會必如此循行州境乃備足見鄭注之確自偽孔翔還都曰帝之說各州皆尚可疑說至此則疑矣禹治水功成在堯時堯都平陽禹至鹵河河津滎河等縣界尚須從汾水往東幾百里方至平陽何得反鹵至渭水乎是偽孔不得不云逆水鹵上而疏申之云還都白帝訖又到雍州且云諸州皆然則禹終季僕僕道途何暇治水耶非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釋文曰崑崙門反析支歷反搜所出反。案曰崑崙二字說文卷九下鄭曰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鹵戎也昆侖謂別有昆

俞之山非河所出者也

尚書疏。傳實禹貢集解一卷。史記索隱一卷。

馬曰昆侖在臨羌鹵析支在河關

鹵

釋文。傳實禹貢集解一卷。

王曰鹵戎鹵域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傳實禹貢集解一卷。史記索隱一卷。

傳曰

織皮毛布有

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髡之屬皆就次敘

案曰鄭以昆侖析支渠搜為三山者謂織皮之民居此三山之野者皆是鹵

戎今已即敘即敘謂就而序之漢書鹵域傳贊引此而解之云禹就而序之

非上威服致其貢物是也偽傳不用鄭義改為四國疏謂傳或分渠搜為二

或并鹵戎為四考諸書言渠搜從無分為二者鹵戎乃總名不得別為一國

傳非是當以鄭為正鄭又云鹵戎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者傳記言

昆侖凡四處一為河源山海經云昆侖墟在鹵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鹵

域記謂之阿耨達山水經注云自昆侖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引涼土

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鹵鹵入大海東為河源禹本紀所云昆侖者是

也一在海外大荒經云鹵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昆侖其下有弱水

之淵環之此山與條支大秦國相近禹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是也一在

酒泉漢志金城臨羌縣鹵有弱水昆侖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

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侖之體周穆王見鹵王母樂而忘歸謂此

山也禹貢昆侖在臨羌之鹵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在酒泉縣鹵南八十里今

肅州鹵南昆侖山是也一在吐蕃通典云吐蕃自云昆侖山在國中鹵南河

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鹵南行二千三百里

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

間是也按鹵海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昆侖更在鹵海之南去雍州太遠

其非禹貢之昆侖明甚吐蕃悶摩黎山唐人造言唐以前從無以此為昆侖

者不足信山海經所云昆侖墟至積石一千七百里正河所出亦非鹵戎所

居鄭意蓋以臨羌之昆侖為鹵戎所居鄭與馬合逸周書王會解正鹵有昆

侖等九國孔晁注云九者鹵戎之別名是也鄭以析支渠搜皆山名馬云析

支在河關鹵者水經注云自析支以鹵濱于河首羌居其右河水東流屈而

東北逕于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後漢書鹵羌傳云鹵羌之本出自三苗姜

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鹵南羌地是也濱于

賜支至于河首縣地千里皆羌地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微

外蠻夷鹵北接鄯善車師漢人以鹵域兩河合流至鹽澤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故謂積石為河首北音讀析如賜字從聲變故一作賜支其地後為党項所居通典云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鹵羌之別種北連吐谷渾是也漢河關縣在今甘肅鹵寧府鹵寧縣鹵南塞外地也渠搜亦鹵戎周書王會云渠搜以馳犬孔量注渠搜鹵戎之別名也是也釋文誤引漢志朔方郡渠搜縣當之并引武紀北發渠搜為證水經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注云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以北對南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誤始于此陸氏因之彼武紀應劭注云禹貢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鹵鹵戎也劭既知渠搜為鹵戎則必不以為北發臣瓚亦辨之五帝本紀云鹵戎析支渠搜氏羌渠搜之為鹵戎無疑但今不能定其所在也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釋文曰導音道岍音秦字又作岍馬本作開。案曰史記漢書并作岍。

鄭曰四列導岍為陰列鹵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地理志岍在右扶風尚書疏。東坡先生書傳五卷。薛季昌書古文訓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程大昌禹貢論上卷。黃度尚書說二卷。蔡沈書集傳一卷。時濶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圖說。傅寅禹貢集解二卷。毛晃禹貢指南三卷。胡士行尚書詳解三卷。金履祥尚書表注上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吳澄書纂言一卷。陳師凱書傳旁通二卷。陳樂書傳纂疏二卷。劉三五等書傳

會選二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又索隱一卷。金履祥通鑑前編一卷。上海二十卷地理門。小學紺珠二卷。馬曰三條導岍為北條鹵傾為中條

嶓冢為南條尚書疏。東坡先生書傳五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程大昌禹貢論上卷。又禹貢山川地理圖。傅寅禹貢集解一卷。毛晃禹貢指南一卷。胡士行尚書詳解三卷。蔡沈書

集傳二卷作王注。金履祥尚書表注上卷作王注。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陳師凱書傳旁通一卷。陳樂書傳纂疏二卷作王注。劉三五等書傳會選一卷。史記索隱一卷。金履祥通鑑前編一卷。王海上卷地理門。洪适隸釋三卷。小學紺珠二卷。章樵古文苑注十八卷。傳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

山名之岍岐荆三山皆雍州河謂梁山龍門鹵河疏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今更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旁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地理志吳岳在扶風汧縣鹵古文以為汧山岐山在美陽縣鹵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

案曰鄭云四列者鄭意以下文導水就水之原委言則此導山就山之首尾脈絡言也導岍為陰列云云者鹵北為陰東南為陽也漢天文志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海碣石本史記天官書文今鄭此注所分岍山鹵傾山嶓冢山岷山皆在隴蜀正所謂維首又鄭順經文前後言之其實當先正陽次次陽次正陰次陰列而至于碣石入于海正居陰列之末所謂東北

流尾没于勃海碣石者鄭注與史漢合此古義也馬云三條者漢志有北條  
荆山南條荆山是古有此說但以嶓冢岷山二列并爲一條恐不如鄭義長  
也鄭引地志云云者疏引前志文其下又云雍州山續志亦云汧縣有吳嶽  
山本名汧職方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是也漢汧縣唐汧源縣隴州治明省縣  
入今爲鳳翔府之隴州州南三里有汧縣故城汧山在境內水經注云汧水  
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也汧水東逕  
汧縣故城北會龍魚川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南側俗以此山爲吳山國語  
所謂虞矣古字虞吳同攷吳嶽班酈皆謂卽岍山然史記封禪書言自華以鹵名山  
七日舉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嶽鴻蒙瀆山而無岍山又析吳嶽與嶽山而爲  
二或互言之或析言之也當以漢志爲正疏又引岐山在美陽縣鹵北者漢  
志美陽縣禹貢岐山在鹵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續志云美陽有岐山有周  
城水經注岐水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鹵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  
山致名亦指水所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也水北卽岐山矣  
山今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岐陽廢縣在岐山縣東北五十里唐

貞觀七年置周太王居岐之陽卽此疏又引荆山在懷德縣者漢志左馮翊  
懷德縣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按史記周勃從定  
三秦賜食邑懷德尋置懷德縣此懷德建置之始今朝邑縣有懷德故城乃  
鹵漢舊縣荆山在其境也

又案曰續志無懷德縣省併也故城在朝邑而富平復有懷德故城者寰宇

記謂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于此立縣爲名晉移富平來治通典晉自彭原移富平于今縣

鹵南懷德城後魏復徙去故有故城存焉其實與鹵漢舊縣無涉也隋地理志因之

誤載荆山于富平縣李吉甫元和志云在富平縣鹵南二十五里宋敏求長  
安志云在縣鹵南二十里皆謬也今朝邑縣治基頗高在彊梁原上當卽宋  
時舊址土人謂原卽荆山北麓其東麓則臨于河卽禹貢荆山無疑矣蓋水  
經注言洛水東南歷彊梁原今朝邑有洛水歷彊梁原入渭原在荆山下而  
富平縣無洛水一證也彊梁原爲荆山之麓一名朝坂一名華原山在朝邑  
縣鹵繞縣鹵而北而東以絕于河古河孺也故曰至于荆山逾于河若富平  
則東距河二百餘里與經意不合二證也至于水經注沮水條內又有云沮

水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城在北原上又澤泉水東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此皆指富平之懷德而言固未嘗與在今朝邑縣者混而為一也而唐宋以來因之致誤者蓋山先儒謂漆沮為洛水而澤泉逕富平懷德城北東南絕沮注濁水得漆沮之名遂以此為漢志東南入渭之洛并荆山亦移之富平非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傳曰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鹵疏曰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甄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鹵也

案曰傳云三山在冀州疏引地志云云者彼志蒲反又云有堯山首山祠故曰蒲秦夏名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加反云故城在今山鹵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漢縣舜所都傳又云太岳在上黨鹵者太岳即霍山漢上黨郡今山鹵潞安府是餘詳冀州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釋文曰底之履反柱如字詳知文反又知女反案曰底更記作砥後同

傳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疏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鹵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砥柱在大陽關東析城之鹵從砥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案曰漢志析城在濩澤縣鹵南疏刪南字非也濩澤今為山西澤州府陽城縣其故城在縣鹵三十里垣縣今為絳州垣曲縣其故城在縣鹵四十里大陽今為解州平陸縣其故城在縣東北皆漢縣大陽關在今河南陝州東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鹵北唐王屋縣地鹵與垣曲接界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釋文曰行戶剛反又如字案曰太行列子作太行則行讀如字故陸氏兼存之接行古本讀著抗晚周變讀若形非古音又案恒史記作常避諱

傳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疏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鹵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鹵北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笏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砥柱析城涉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沱滹易近恒山碣石之等

也

案曰傳云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導山本言山脈傳言治山旁水與鄭異觀經言逾于河又云過九江自是言山之脈江河不能斷而逾之過之天文志云尾沒于勃海則經云入于海亦是山脈盡于此故云入非言水入傳非是疏附會爲漳潞諸水皆非也且導山諸節所舉之山在平陸距水次絕遠者多矣豈皆濱臨大川者知馬鄭古注不可易也疏引地志山陽縣云云彼文稱東太行山彼志又有河內陜王縣太行山在鹵北陜王是正山陽是支淮南子倣真訓高誘注亦云太行在野王疏偏舉山陽非也又引上曲陽云云彼志恒山北谷在鹵北有祠并州山職方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是也漢山陽縣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故城在縣鹵北陜王縣今河內縣故城卽今懷慶府治太行自此起縣亘山西澤州迤而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平定樂平以及河南之輝縣武安直隸之并陘獲鹿諸州縣界中皆是上曲陽今爲直隸定州曲陽縣故城在縣鹵恒山在今縣鹵北詳堯典碣石見冀州海在石之東

又案曰漢志右北平驪成縣大碣石山在縣鹵南莽曰碣石遼鹵郡案縣有碣石水南入官謂水不言有山蓋驪成有大碣石則案縣有小碣石可知後漢省驪成縣說者遂不數大碣石專以小碣石言之故文穎注武紀曰碣石在遼鹵案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續漢志遼鹵郡臨渝縣劉昭注曰碣石山在縣南晉省臨渝入肥如故後魏地形志曰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唐省肥如入新昌尋又改新昌曰盧龍故隋志曰盧龍縣有碣石山括地志曰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通典曰平州盧龍縣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盧龍後僑置營州柳城縣遼改曰廣寧金又改曰昌黎自後漢至隋唐曰案縣曰臨渝曰肥如曰盧龍縣名四變而山則一皆據小碣石言之至唐志及寰宇記則云石城縣有碣石山而歐陽忞輿地廣記曰石城故驪成也是又據大碣石言之按唐志于平州盧龍縣則注云本肥如武德二季更名又置撫寧縣七季省于石城縣則注云本臨渝萬歲通天二季更名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之東南昌黎縣之東皆濱大海撫寧之南境鹵南境與昌黎界自漢以來縣名經屢改屢省之後壤地交錯不可得詳而漢驪成故城大約在今撫寧縣界案縣故城

大約在今昌黎縣界漢書于驪成言碣石山于桑縣言碣石水則大小碣石  
並舉自文穎以下諸說備舉一處者皆不免罅漏惟郭璞注山海經曰碣石  
在臨渝或云在驪成兩存其說而酈道元水經注亦兼舉二說按水經第四  
十卷禹貢山水條曰碣石山在遼鹵臨渝縣南水中注曰大禹鑿其石右夾  
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鹵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  
矣又第五卷河水條注曰漢司空掾王瓚漢書儒林傳瓚邪王瓚平仲  
傳古文尚書溝洫志作王瓚言往昔天嘗連  
北風海水溢鹵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于海水也後漢志  
注禹貢

正義引張氏地理記張氏不  
知其名豈即此所稱張君邪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坐淪  
者半王瓚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又第十四卷濡水條注曰濡  
水自樂安亭南與新河故瀆合又東南至桑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鹵  
桑縣桑縣并屬臨渝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鹵南王莽改曰  
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以望海而勒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  
山頂有大石如柱形立巨海中潮水大至不動不沒世名天橋柱韋昭亦指  
此為碣石濡水于此南入海又按管子齊桓公征孤竹至卑耳之谿涉贊水  
今亦不知所在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按酈  
氏既兼舉漢志驪成文穎桑縣二說而今昌黎撫寧乃漢驪成桑縣境則其  
為碣石者自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矣而所謂枕海有石如甬道者今在  
昌黎東南又仙人臺碣石之頂也在昌黎縣治北十里撫寧之鹵其臺崇廣  
絕壁萬仞頂石為天橋柱人罕能至此山距海三十里今現在而酈云淪海  
者蓋當海水波襄偶然漸及山下非真泯焉蕩焉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二年  
之碣石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季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漢書  
武帝元封元季東巡海上至碣石建安十二季曹操征烏桓過碣石作詩曰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皆指此山也若如酈氏淪海之說無論山今現存有不  
可誣即其本朝文成帝太安四季戊戌東巡登碣石觀滄海改山名樂遊此  
明係山在平陸而以為淪海不亦謬乎碣石當以在今昌黎北及撫寧鹵南  
者為正

西傾朱圜鳥鼠至于太舉釋文曰圜魚呂反  
舉如字又戶化反

鄭曰地理志云朱圜在漢陽南太舉山在宏農舉陰南史記夏本  
紀集解傳曰鹵傾朱

圍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鹵之鹵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舉相首尾而東疏曰地理志云鹵領在隴鹵臨洮縣鹵南朱圍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鳥鼠在隴鹵首陽縣鹵南是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太舉在京兆舉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舉太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朱圍在漢陽南者漢志漢陽縣屬犍爲是益州部非朱圍所在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圍山在縣南梧中聚師古曰圍與圍同鄭不言冀縣言漢陽者志云天水郡明帝改漢陽續志亦云漢陽郡武帝置爲天水永平十七季更名有冀縣朱圍山鄭據後漢志故與前志異也又云太舉山在宏農舉陰南者前志舉陰屬京兆尹太舉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鄭不言京兆言宏農者續志宏農郡舉陰故屬京兆鄭據後漢志也鹵領已見梁州山在今甘肅洮州廳鹵南漢冀縣唐爲伏羌縣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朱圍山在伏羌縣鹵南六十里渭水經縣北去縣一里最是伏羌縣志云朱圍山在縣鹵南三十里此所言里數與元和志所言六十里不合者今之縣治乃朱熙寧三季以伏羌寨爲城者在秦州鹵九十里見九域志與元和志云縣東南

至秦州一百二十里者移向鹵南三十里故不合然漢冀縣故城正在今縣南五十步是今伏羌正冀縣也鳥鼠漢志在首陽縣鹵魏改漢首陽縣曰渭源縣隋屬渭州唐因之今屬甘肅蘭州府山在縣鹵七十里太舉詳堯典梁州

又案曰傳于鹵領朱圍牽引積石疏申之以爲河所經河自積石以東勢皆向北鹵領朱圍皆在河之南相距數百里安得爲河所經此等何異說夢又云鳥鼠渭水所出但言治渭之功而舉鳥鼠雍州已言之下文導渭又詳言之此處言鳥鼠又爲治渭何重見疊出不憚煩耶若依鄭馬以山脈言則非爲治山旁之水何須妄引總因僞孔廢四列三條不用別荆新說遂生支蔓又鳥鼠在渭源朱圍在伏羌若從傳爲治山旁水則自鹵而東應先鳥鼠後朱圍經似誤倒若以山脈言則通典天水郡上邽縣有朱圍山九域志秦州成紀縣有朱圍山岷州大潭縣有朱圍山紛紛不一是朱圍山脈縣亘于伏羌鹵南者安知與鳥鼠不可錯舉耶必執班志梧中聚以爲邨落中一小山亦非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釋文曰陪音裴。案曰陪史記作陪。漢書作陪。顏氏云倍讀曰陪。

鄭曰屬豫州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密嵩高山也桐柏山在

毛詩七之一卷陳風譜疏。又七之傳。二卷檜風譜疏。史記夏本紀集解。

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

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互相備疏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密嵩縣古文以為外方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是四山接舉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

案曰鄭引地志熊耳云云者前續二志略同又引外方云云者潁川郡密嵩縣注云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為外方山也云古文則是孔氏說故鄭用之

說文卷九下山部但有崇字密疑即崇也嵩字則在新附注引章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 續志則云潁川郡陽城縣有嵩高山劉昭注云山海經謂為太室之山禹貢有外方山

鄭氏詩譜云外方之山即嵩也是也又引桐柏云云者南陽郡平氏縣注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出續志同又引陪尾云云者江夏郡安陸縣

注云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倍尾山是亦孔氏說故鄭用之也元和志云山一名橫山故鄭又云若橫尾者蓋以形似名也盧氏今屬河南陝州山在縣南五十里詳見導洛密高今為河南府登封縣山在縣北十里東跨密

縣南跨洛陽北跨鞏縣縣亘百五十里平氏今為南陽府桐柏縣故城在縣南四十里山在縣南東南接湖北德安府隨州界南接襄陽府棗陽縣界

詳見導淮安陸今德安府治傳以舉施功之山列所治水于下然如陪尾在今安陸縣北六十里淮水不經此山則經自據山脉言之傳以山為水所經非也

又案曰攷賈公彥周禮保章氏疏據春秋緯文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

搖星博物志亦云泗出陪尾隋唐志云泗水縣有陪尾山縣今屬山東兗

州府本漢魯國卞縣陪尾山在縣東五十里此又一陪尾為泗水發源處諸

說以為禹貢陪尾與鄭孔及班志皆不合不可從

導嶓冢至于荆山

鄭曰地理志荆山在南郡臨沮

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

山在荊州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續志略同是也漢臨沮縣隋唐改南漳縣今屬湖北襄陽府鄭于此不解嶓冢者已見梁州鄭于彼注以鹵縣之嶓冢言之鹵縣今鹵和縣屬甘肅鞏昌府鄭意以此嶓冢亦鹵縣山也但此嶓冢乃鹵漢所出鹵漢乃嘉陵水上源亦即潛也禹貢所云漢皆東漢無鹵漢而班鄭皆以嶓冢為鹵縣山者東漢從氏道來納眾川至沔陽此縣亦有嶓冢要非東漢始源故漢志于沔陽不言有嶓冢而應劭注補言之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縣置嶓冢縣以表其山而沔陽之嶓冢乃著自此以後隋又改此縣為鹵縣與漢鹵縣名相唐又改金牛縣又改三泉縣宋又改大安軍元又降為縣明又改沔縣又置寧羌衛又即衛置州而山入其境自後魏以來地名數變實一地皆是漢沔陽縣地也要之此山出魏晉以下鄭所不取則不可以解經明矣又下文云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漢志以養水繫氏道下或作養與漾同不言出某山而氏道亦似當有嶓冢故部璞酈道元遂附會言之氏道今無攷不知所在此山班鄭皆不言亦不可以解經也

丙方至于大別

鄭曰地理志丙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尚書疏。史記夏本紀傳集解。水經注四十卷曰丙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疏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丙方山也地理志無大別鄭云在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鹵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丙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案曰鄭引地志丙方在竟陵者疏引前志是也又云名立章山者續志江夏郡竟陵縣立章山本丙方鄭據當時之稱然也鄭又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者漢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鹵南但此縣續漢志改屬廬江郡不屬六安國故鄭云廬江安豐疏謂志無大別誤也大別在安豐則揚州界非荊州傳疏皆非是漢竟陵故城在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南安豐故城在今江南六安州霍山縣鹵北

又案曰班固鄭元司馬彪及水經四十卷皆以大別繫安豐杜預定四季傳

注雖疑大別不當在安豐然亦不能言其處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古翼  
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傍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  
所治城江夏蓋取三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舊治安  
陸吳乃徙此山左卽沔口矣此條乃指在今湖北漢陽府城東北漢水鹵岸  
之山而言乃漢水入江處然但稱爲魯山又稱爲翼際山而未嘗指爲禹貢  
之大別山惟元和志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  
蜀江北帶漢水山上有吳將魯肅祠此說蓋因杜預以二別當近漢水故臆  
度在此茲無所據而相沿至今陸游入蜀記亦云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  
有僧寺者大別山也當以鄭注爲正說詳導漾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案曰岷漢書作嶧後同

傳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案曰江水南距衡山五六百里山乃湘水所經于大江無涉傳云江所經謬  
甚岷山地志在蜀郡蒲氏道鹵徼外江水所出蒲氏道今爲四川龍安府松  
潘廳山在廳鹵北已見梁州又詳下文導江衡山地志在長沙國湖南縣東

南湘南縣今爲湖南衡山縣屬衡州府山在縣鹵三十里已見堯典及荊州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傳曰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  
陽山在揚州豫章界疏曰衡卽橫也東鹵長今人謂之嶺東行連延過九江  
之水東接于敷淺原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  
案曰九江漢志在廬江郡尋陽縣今在湖北黃州府蘄州東已見荊州敷淺  
原傳云一名博陽山攷漢志豫章郡歷陵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傳  
淺原則敷淺原乃水也傳以敷淺原爲傳易山誤矣疏曲附傳刪去漢志傳  
易川三字以爲引證皆非也說文卷十一下泉部泉字注云水泉本也  
从彙出厂下又重文原字注云篆文从泉徐鉉曰今別作源非是卷二下  
彙部彙字注云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各衆闕俗旣別造源以代原遂  
以原代遷誤謂原爲高平之山原而非水泉不識字故也通典江州潯陽縣  
有蒲塘驛卽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鹵數十里有敷陽山考唐武德  
八年于潯陽縣置蒲塘驛宋之問有寒食江州蒲塘驛詩韋應物有蒲塘驛迴駕經歷山水詩後改爲塲五代時楊吳升

為德安縣今縣治故驛也屬江西九江府在府治德化縣南一百五十里

王莽改歷陵曰蒲亭蒲塘之名本此

馬氏端臨曰德安縣有傳淺水吳氏澄曰德安即漢歷陵縣地

敷淺原蓋兼山水而名諸家皆從漢志及通典其說是也上文岷山南至衡

山至為荒遠相距數千里不知山脈何以相承若云治山旁水更不可通又

衡山在江南九江在江北敷淺原又在江南其文參錯經意尤難究悉闕疑

可也

導弱水

釋文曰弱本或作溺案曰說文引正作溺

鄭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于

上未成流此經自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

非水名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傳真馬貢集解二卷。蔡沈書集傳二卷。史記夏本紀集解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下文疏引前志系欽說是也欽傳古文尚書故鄭用

之續志略同也弱水出張掖郡之剛丹縣鄭但舉郡名也又云凡言導者發

源于上未成流云云者說具各水下又云言過言會云云說亦具各水下觀

此則知過會至于皆是水之先後非施功之次第蓋施功先下流不先上源

益知導山言山脈非言治山旁水也又鄭于導水始發此例則上文導山不

妨敷淺原為水也

至于合黎

鄭曰合黎山名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傳真馬貢集解二卷。史記索

隱馬曰合黎地名

釋文。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陳樾書傳纂疏二卷。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

案曰鄭云合黎山名者鄭以言至于者皆非水名故馬與鄭略同傳云水名

非也又引地說云云者前續志酒泉郡皆有會水縣不言合黎故引地說也

餘波入于流沙

鄭曰地理志流沙在居延鹵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鹵流入合黎山腹餘

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

史記夏本紀集解

馬曰流沙地名

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弱水餘波鹵溢

入流沙疏曰地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鹵至酒泉合黎又

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鹵居

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鹵流水

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鹵也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疏引前志文是續志略同也言古文則是孔氏古文說故鄭用之也據彼志澤在居延東北而裴駙引作鹵北水經作東北則裴誤也鄭又引地記云云者漢張掖郡今爲甘肅甘州府治張掖縣刪丹縣今爲山丹縣屬甘州府在府東一百二十里弱水自此出酒泉郡今爲肅州會水縣故城在州東北合黎山在其東北居延縣故城在今甘州府治東北塞外其澤曰居延海弱水正流自刪丹鹵流至酒泉合黎其餘波自合黎東流至居延流沙合黎明在流沙之鹵傳云在東者蓋因弱水爲鹵流之水不當東北入居延故改之耳然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元和志云居延海卽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則是漢志古文說謂居延爲禹貢流沙灼然可據顏師古承傳之誤謂流沙在敦煌鹵敦煌縣今安鹵州治杜佑從之不知經原以刪丹至酒泉者爲正流酒泉至居延者爲餘波無害于是水之爲鹵流也傳及顏杜皆非是鄭又云通于南海者淮南墜形訓云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是弱水

通南海也又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鹵行又南行昆侖之虛鹵南入海是流沙亦入南海也

又案曰杜佑從師古說近人因謂流沙在今嘉峪關外遂于晉魏隋唐諸史遍徵鹵域流沙以當之夫流沙多矣非弱水所入豈可據以易漢志古文說乎且王制自鹵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惟其在居延故耳如以龜茲鄯善且末吐谷渾等國之流沙皆牽引以充禹貢之流沙則距鹵河且萬里安得云千里哉經以刪丹至酒泉爲正流酒泉至居延爲餘波近人以合黎至居延皆正流而居延非流沙流沙自在鹵域則是弱水之鹵流者特其餘波而正流反東北流不更悖乎况今弱水實入居延而嘉峪關外並無鹵流出塞之水乎原其致誤皆由傳以合黎在流沙東弱水鹵入流沙二語啓之傳之亂經如此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鄭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也地記曰三危山在烏鼠之鹵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鹵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

尚書疏。傳寅禹貢集解二卷。史記夏本紀裴駰集解。又司馬貞索隱一卷。傳曰黑水自北而

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疏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鹵南三千餘里故

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祠

不知水所在也傳言順經文耳攷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

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

海者河自積石以鹵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而不記此水所在云云者黑水漢已無攷鄭闕疑

不強說也夏殷之衰雍州鹵北境皆為戎翟所據周室東遷舊都之地悉以

予秦秦為諸侯所擯輜軒之使莫有過焉况鹵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

水元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山川已渺茫矣漢儒皆不能言黑水三

危所在故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王逸楚辭注三危山名在鹵方黑水出崑崙

山尤為安謐南京賦昆明靈沼黑水元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而謂南流至敦煌過

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為義與他水歷敘所過郡縣者相去遠矣故杜佑

云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年代久遠今已墮澗也

蓋自三危以北莫攷其原三危以南水行微外不知其從何處入南海原流

皆無可言惟據鄭說可知三危在鳥鼠之鹵岷山之北積石之南而已酈說

僅見于正義而檢今水經注無此文蓋今書已非全本惟山海經曰灌湘之

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見南山經郭璞亦無注此則為酈說之

所本顏師古注漢書亦用酈說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

名元圃昔有娥氏女簡狄浴于元止之水即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今甘

州府張掖縣界漢為槃得縣地然今張掖縣鹵有張掖河即古羌谷水出羌

中北流至縣鹵為張掖河合弱水東北入居延海此乃弱水也

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為黑水邪張守節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

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此所言黑

水源與張掖雞山又別唐伊吾縣伊州治也本伊吾盧地貞觀初內附乃置

郡縣今為哈密也無黑水源所謂南流絕三危者亦無攷而張守節又自為

之說曰南海即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

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南海去此

甚遠阻隔南山隴岷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處鹵戎不深致功古文故有疏畧  
按南海交趾二廣之海也其在揚州東者正爲東海焉得爲南海乎今河州  
黃河之北惟湟水合浩亶水入河不聞有水自沙州東南流經鄯州至此入  
河者所謂黑水將安在乎且水之入河者同歸于海渭洛入河經書入河不  
書入海黑水果隨河而東經安得書曰入于南海乎是諸說皆不足據黑水  
當從杜佑闕疑爲是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馬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黃度書傳曰說一卷施功發于積石至  
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疏曰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  
功發于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  
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  
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

〔案曰〕馬云云者亦如導山分三條也此黃度所引不知何本以近是存之傳  
云鑿山穿地以通流者呂覽仲夏紀古樂篇云禹鑿龍門降通澗水以導河

墨子兼愛中篇云禹北爲防原泗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鹵河之民淮南子  
云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賈讓奏云大禹治水山陵當路  
者毀之故鑿龍門析底柱是也疏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實則有四五千里  
漢志云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鹵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續漢  
志河關屬隴鹵餘略同段熲傳云自張掖追鹵羌且鬪且行四十日至河首  
積石山出塞二千里以上所言皆禹貢之積石自東晉以後而河關故縣爲  
吐谷渾所據隋大業二季平吐谷渾于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  
唐儀鳳二季改置河源軍在鄯州鹵南百二十里鄯州即鹵平郡治湟水縣  
今爲鹵寧縣鹵寧府治又于澆河  
故城置積石軍在鄯州鹵南百五十里鄯州治化城縣其故城在今鹵寧府南二百八十里  
里元和志云積石軍北據黃河即隋澆河郡治而  
積石之名遂移于塞內故李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小積石爲禹貢之積  
石于桓帝紀延熹二季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于羅  
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今鄯州又三季燒當羌  
叛段熲追擊于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  
積石是也杜佑亦云積石山在今鹵平郡龍支縣南即禹貢積石疏以積石

在龍支故云三千里耳非也又穿鑿之功特偶用之疏云自積石至海皆然禹必不勞民至此亦非也龍門漢志在馮翊夏陽縣北劉昭注郡國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也後魏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縣曰韓城故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鹵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即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然經所謂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域也

又案曰自古言河出昆侖而雍州昆侖在臨羌非河源山海經言昆侖荒遠無攷爾雅言昆侖亦無指實當置勿論惟于賓之鹵水鹵流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為河源見史記大宛漢書鹵域傳言河源者以此為正唐人忽朔新說謂河源昆侖在吐蕃境內杜佑主之駁漢古義至唐書吐蕃傳載劉元鼎所見元史地理志載都實所窮又大同小異此經既不言上源今略不辨

南至于舉陰

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舉山北而東行

案曰水經河水篇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此下歷敘所經至又南至舉陰潼關渭水從鹵來注之正此經所謂南至于舉陰也

東至于砥柱

鄭曰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闕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闕流也砥柱當在鹵河未詳也

水中若柱然在鹵號之界

案曰鄭引地說云云者地理志不載砥柱當以其無考故鄭亦云未詳但有

地說可據故又約畧言之地說鄭屢引之必係古書可信者地說既以河貫砥柱又觸闕流故鄭以世所謂砥柱為闕流而砥柱又別言之也水經河水

篇歷敘所經至又東過砥柱間

底柱而以鄭為非然鄭以底柱即三門元和志同此說必相沿已久而唐王翰遊三門記曰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禹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為鬼門中為神門北為人門鬼門迥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



五十步中流有小山乃砥柱也神門最修廣水安妥隋唐漕運之道山崑上有閣道牽泐石深尺許翰蓋目驗知之然則砥柱與三門異地鄭之分析當亦爲此其說確甚鄙以三門爲底柱五戶諸灘爲闕流則非矣若鹵河者鄭于禮記檀弓注以鹵河爲龍門至舉陰之地要之舉陰以下皆得稱之鹵河詳雍州若于舉陰以上求底柱不但無山可當而于經文序次亦不順鄭何至倒置若此至傳云底柱在鹵號鹵號卽今陝州此則總括言之不復細分析故也

又東至于孟津

案曰孟史漢法作盟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疏曰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

案曰漢志河內郡河陽縣孟津在其境是固在洛北而實亦在河北傳但云洛北則似在河南矣非也河陽本晉邑漢置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鹵南三十里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釋文曰伾本或作岷音丕又皮副反徐扶若反又岷音反韋音郭撫梅反字或作岷云一成坏字作坏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則云坏正再成文不同而義則合然則此字當从坏爲正史記作邱說文卷六下邑部云絕湯左相仲虺所封國在魯薛縣與此大坏無涉史記假借用之

鄭曰大坏地喉也汎出坏際矣然則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沛汎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黃度尚書說二卷。傳寅禹貢集解二卷。毛晃禹貢指南三卷。蔡沈書集傳二卷。爾雅疏七卷。水經五卷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疏曰洛入河處河南

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伾李廵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伾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氏云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洛汭者杜預左傳注在鞏縣南皇甫謐世紀在鞏縣東北三十里二說不同鞏縣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鹵南三十里據元和志隋時鞏縣移治東界則洛汭反在其鹵矣當縣未移杜云在南以洛之曲流言之皇甫云在北以洛之入河言之要皆在縣東孔疏當縣已移之後當云在鹵而云在東者誤也詳見名詁鄭云大坏地喉

也汎出坏際矣者此必鄭引地說文也知者鄭注禹貢多引地說大陸注引地說以為地腹此云地喉義與彼相似故知地說文又此出酈注所引酈于一引畢鄭注之下繼云然則大坏卽是山矣此是酈申鄭義之詞其上文然則大坏在河內脩武武德云云自是鄭引地說而申解之之詞也鄭云在河內云云者脩武武德漢屬河內郡脩武縣今屬河南懷慶府在獲嘉縣鹵北武德縣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張揖云在成皋水經四十卷同成皋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鹵北鄭云在脩武武德謂在脩武之鹵武德之東也蓋以河北岸之山言之張揖云成皋蓋以河南岸之山言之二說二而一者也張揖三國魏人其說與鄭合也鄭又云沛汎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者下文導沛入于河入也汎為滎出也大坏在河北沛于此入河而汎出南岸為滎故云出入自此地說但云汎出鄭兼出入以增成地喉之義也水經注河水東逕成皋大坏山下禹貢過洛汭至大坏者也鄭云云坏北卽沛水從北來注之者酈解鄭意如此惟臣瓚謂在黎陽黎陽漢屬魏郡其故城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北山在其東南周五十里高四十丈原瓚之意以

脩武武德無山可當不知山僅一成卑淺已甚脩武武德臨河岡阜豈無足

當之者

張揖以河南岸之成皋當之則又差高大其說尤密疑大坏之名南北岸皆得稱之

此正與爾雅合也作孔傳者似已欲主

黎陽之說故特改爾雅之文為再成而顧氏閻氏胡氏遂據濬縣山頗高大形實再重謂偽孔傳改爾雅為確舛謬極矣若今本說文坏止再成而酈道元則云爾雅山一成坏許慎呂忱等並以為止一成孔安國以為再成非也然則今本說文乃是李陽冰輩所改壞耳知坏祇一成則知必非黎陽高大之山矣俗儒又妄疑成皋之山非從東折北之地鹵去洛汭太近當以黎陽者為是不知經所敘者原指河之東向所經正不當求之從東折北之地若大坏在黎陽河已折而北矣何經以東字貫大坏而以北字繫于大坏之下乎當以鄭說為正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釋文曰降如字鄭戶江反。案曰降漢書作洛此傳寫偶誤其地志以絳水為降水說謬然亦不從小也

鄭曰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地理志曰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南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為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

縣北山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郟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爲共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謂之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程大昌禹貢論上卷。又禹貢山川地理圖。史記夏本紀集解。水經十卷濁漳水注。地理通志地里略第一。羅泌路史發揮五卷。傳曰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疏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洪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此爲降水周時惡言降故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

案曰鄭注云云者鄭據地說以駁地志以絳水爲禹貢降水之非也地說云降水至大陸千里而地志旣言鉅鹿郡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又言信都國信都縣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鉅鹿縣今爲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兼得邢臺縣地信都縣今爲冀州平鄉在冀州鹵南僅三四百里安得有千里故鄭云相去不容此數也且信都絳水本章水之徙流而漢志乃以爲此經之降水禹貢二字恐後人所加若果如此則經當云北過大陸至于降水矣其謬顯然疏欲扶僞孔斥鄭注不得不主漢志因強爲回護乃欲移信都而鹵南之遂以襄國爲信都謂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信都則正在大陸鹵南似于經文爲順但漢志襄國縣自屬趙國與安平之信都相去甚遠豈可牽合襄國故邢國卽今順德府治邢臺縣也此地正是古大陸之所在而豈得反指爲降水發源之所乎亦妄甚矣故鄭不從也地志信都屬信都國而鄭云安平信都者彼志又云信都國安帝改曰安平續志安平國信都縣有絳水劉昭注云故信都國延光元年改鄭據當代之書故云安平也鄭又云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者降改爲共則後世不知其處之爲降水是失其故處也云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者旣不知降水之處見此經降水則以爲是信都之絳水故依彼絳字居菴反之音而廢此降字下江反之音矣云或作絳字者言不但廢其音且有改其字从糸旁作絳者也云非也者廢讀改字皆非也鄭又云河內共縣云云者漢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說文水部淇字注與志同竊意志不言共水而言淇水疑後人以共是水名加水又轉寫作淇耳鄭當實驗而知是共水也

引莊八季邲降于齊師者明此降水亦讀下江反也國于此者惡言降下于人改爲其耳云河所從去大陸遠者降改爲其既有因由其水入河之處比信都之去大陸爲遠足見降水之爲其水而非絳水也云屯氏河其故道者漢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鄭據當時河道黎陽淇口去大陸雖遠猶僅六七百里未合地說之文若從屯氏則道尤迂遠其水入河之處去大陸千里故因地說千里之文而疑屯氏爲河故道也不敢質言故云與也

又案曰水經注河水篇于汜水滎陽下歷敘所經至延壽津今滑縣境乃云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宿胥口在滑縣南又淇水

篇于會宿胥故瀆下歷敘至頓丘縣故城頓丘在滑縣北二十五里又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即淇水以上皆言淇口河過之鄭以此爲

降水者淇口爲禹河北折之始故曰北過降水蓋特記之也若依漢志降水在信都則折北已八九百里卽酈注以漳水爲降水亦折北四五百里矣何足以識北折之始乎酈于淇口下云舊河水北入也足見鄭注之確乃仍主

衡漳爲過降不信鄭淇口之說而駁之云稽之羣書共縣本共和國是有其名不惡降而改稱禹著山經淇出沮洳淇澳衛詩列目又遠當非改降革爲今號但共和在禹貢後不得執後之爲其而疑前之非降淇澳更在後安知非降改耶酈駁皆非也

又案曰水經言淇水東過內黃縣爲白溝而向北禹河不可得聞據本注云內黃縣故城右對黃澤卽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內黃故城在今縣南北澤大方數十里當接安陽縣界疑此地亦禹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爲黃澤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去相居耿書序云河亶甲居相

祖乙圮于耿傳云相地名在河北祖乙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此通典相州治安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卽其地元和志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相築此則禹河出內黃

安陽之間明矣自此而北則爲鄴東之故大河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鄴縣今爲彰德府臨漳縣若據彼文是禹河行臨漳之東矣自此東北歷成安肥鄉亂漳水後河南徙漳水乃行河之故道後人遂目爲漳水故水經濁漳水篇敘漳水自斥漳縣南下歷敘至北逕鉅鹿縣故城東卽經大

陸所在也

鉅鹿縣為鉅鹿郡治故城即今平鄉縣

凡漳所行皆河故道祖乙遷于耿史記作邢杜佑云

卽邢州今為順德府蓋亦瀕河之地故其後盤庚又圮而遷于亳殷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然則謂禹河自淇口過降由鄴東至大陸似無不可鄭乃不取而必以屯氏為禹河者鄴東河雖見漢志其實是河與漳水亂流酈注云徒駭瀆連漳絳是也若屯氏河漢志雖言其為河水別出但此河從濬滑之北出內黃清河之東至滄景間與大河故瀆合自是禹河故道故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鹵山下東北去若使從降水至鄴是鹵北去非東北去矣且漢志河自羌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合之水經注黎陽以上河水所過有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鹵河上郡河東馬翊河南河內十六郡黎陽以下所過有魏郡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六郡與班固云過郡十六異姑置不論但彼注言河所行有東郡清河平原信都者卽屯氏河所過之四郡也其實又常有鉅鹿但無攷耳或疑屯氏不經大陸若以此為禹河經至于大陸句幾無著落但數千載下一望茫茫皆成平地何知古之不經大陸耶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伾以

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二渠之解有二孟康曰其一出貝丘鹵南南折其一濕川南折二字有誤不如酈道元解一則濕川則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名是瀆為王莽河也二渠皆自長壽津以引其河長壽津在今濬縣滑縣之間河渠書又言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二十餘歲天子發卒塞瓠子築宮名宣房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據此司馬遷以武帝塞決為復禹迹則其意以鹵漢見行之河卽禹河所謂北瀆一名大河故瀆者也觀漢志屯氏河實出大河故瀆水經注亦云大河故瀆北出為屯氏河逕館陶縣東北出鄭不直以故瀆為禹河而以別出之屯氏當之者周譜云定王五季河徙此所徙卽大河故瀆而非禹河故鄭以別出者為禹河此鄭學所以為至精較司馬遷直以北瀆當禹河尤確也至鄴東河本漳水與河經流徒駭相亂班氏因目為故大河酈道元以為降水固非如執此為禹河而廢鄭注屯氏河尤為不可溝洫志云屯氏出於築宣房以後史記無此言恐非若章武入海則屯氏河與鄴東河同矣章武屬勃海郡治浮陽卽今滄州志于此郡縣下不言河入海在此者互見于他處也又案曰鄭以黎陽淇口為降水者據地說降水至鉅鹿千里以此為證也而

酈氏既疑黎陽鉅鹿亦非千里之遙乃以漳為降無如斥漳北距鉅鹿祇百  
里尤不可言千里故又遷就其詞曲為解云自甯迄于鉅鹿出于東北皆為  
鉅鹿語之纏絡厥勢渺矣按冀州正義春秋魏獻子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  
甯杜氏嫌鉅鹿絕遠以為汲郡脩武縣吳澤也甯即脩武然此二澤相去甚  
遠所以得為大陸者廣平曰陸異所同名脩武今為獲嘉縣縣北吳澤陂亦  
大陸也酈以南北兩大陸聯為一地以應地說千里之數酈為此說者以地  
說古書不可槩駁故云然但地說指降水至大陸千里非大陸有千里如酈  
說則是北過大陸至于降水又至于大陸矣尤非也

又北播為九河

鄭曰播散也

毛詩十九之四  
卷周頌般疏

傳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

案曰鄭云播散也者淮南子要略篇云禹別河而道九岐高誘注云別洩去  
也九岐河水播岐為九以入海也分布岐出是有散義也傳云殺其溢者殺  
即衰與鄭冀州注合說已詳冀州九河徒駭為最北之經流其餘八支皆在  
兗域亦已詳冀州

又案曰上文鄭注以淇口為降水據地說自此至大陸千里故以屯氏河是  
其故道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南皮滄州鹽山界中並有古屯氏河  
此河行清河之東大河故瀆之鹵一路皆向東北行大約至今景州大河故  
瀆與之合自此而東至交河南皮以下則播為九矣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  
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然則太史馬頰覆釜三河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  
簡潔鉤盤三河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成平今交河縣東光即今縣鬲縣  
今德州詳見洺州至酈注徒駭瀆連漳絳曰瀆連則非正流近儒因此遂以  
漳水即九河之經流曰徒駭者并即是禹河故道恐非也

同為逆河入于海

鄭曰同合也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逆受也

尚書疏。毛晃馬貢指南三卷。時灑增  
修東萊先生書說圖說。毛詩十九之四

卷周頌般疏。史記夏本紀  
集解。水經五卷河水注

王曰同逆一大河納之于海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  
時灑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圖說傳曰

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

案曰鄭云相向逆受也者逆之言迎故為相向逆受也河渠書溝洫志皆作  
同為迎河入于勃海又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徐堅

初學記云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堅唐初人語當有本與鄭義合也地志于金城郡言河至章武入海于魏郡屯氏河亦言至章武入海章武屬勃海郡治浮陽卽今滄州

元和志魯城縣大海在縣東九十里縣在滄州北一百里卽漢章武縣張守節曰勃海滄州也此卽指滄州東北至天津日八十里蘇秦列傳說齊宣王未嘗絕清河涉渤海

但九河故道皆在德棣滄景間此處已迫海口似無復

有地可著逆河者溝洫志引王橫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鹵南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九河尚爲海漸及則逆河漸于海可知

蓋海之鹵南岸所漸者漢潔沃琅槐廣饒鉅定壽光平壽界今爲雷化利津浦臺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溢出南北殆二百餘里則古之逆河當北起天

津靜海滄州鹽山海豐及雷化北界而止至其入海則禹河與漢河同也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渤碣班固天文志增其文曰

尾沒于渤海碣石此言水盡于勃海山脈盡于碣石非謂碣石旁海亦可通

名勃海而禹河入海在碣石也臣瓚乃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

乃在碣石元光三季河徙從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酈注亦曰河

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又曰碣石山在臨渝縣南大禹鑿

其石右夾而納河按冀州夾右碣石云云鄭注云禹由碣石山南北行盡冀

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每州末水道是治水畢更巡行觀地肥瘠

定貢賦上下故爲此解必如此方得通巡州境鄭意不以河入海在右北平

驪成之碣石明矣卽僞孔珣說還都與鄭異然亦云禹夾行碣石之右而入

河逆上帝都疏申之云河入海處傳云勃海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遠在

碣石之南行碣石不得入河蓋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入河而逆上然則

河入海不在碣石又明矣地勢北高南下河安能逆繞北注而不就近入直

沽之海邪

又案曰自周定王五季河徙而不詳其所以徙鄭以屯氏爲禹河則漢之北

瀆是定王時徙矣至王莽遂空自後代有變遷歷東漢及唐至宋橫隴之決

河已改流然猶存京東故道至和二季李仲昌開六塔河北流遂閉至金明

昌五季河徙自陽武而東至壽張注梁山灤分爲二派汲胙之流遂絕元至

元間又徙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合泗奪淮河又一大變時會通河成資河以

利漕明孝宗時築斷黃陵岡更以一淮受全河汴泗沂亦全注之此河徙之

略也

蟠冢導漾東流為漢案曰冢从勺从豕俗作冢冢音冢从冢从豕覆也非是漾夏本紀并裴駙引鄭注作

鄭曰地理志漾水出隴鹵氏道至武都為漢至江夏謂之夏水史記夏本紀集解

子南都賦傳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疏曰地

志漾水出氏道至武都為漢不言中為沔孔知蟠冢之東漢水之鹵得為沔

者梁州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曰沔水

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

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為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文彼文冠以禹貢此古義也說文水部與志合

但氏道作相道乃傳寫誤水經注二十卷引說文作相道源道屬天水郡別是至武都上有東字與志相足也

志又云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與

氏道一條正相足與鄭亦合又云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過郡

五武都廣漢漢中行四千里荆州川續志則云武都郡沮縣沔水出東狼谷說文

水部亦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水經及注亦以沔漢即沮又

前志既以沮為荆州川而職方荆州川有江漢無沮是沮即漢氏道今已無

攷武都在今成縣鹵北沮縣今為略陽縣然則出氏道為漾東至武都為漢

又為沔又東至沮縣為沮四名同實雖東狼谷有別源其實一水也鄭又云

至江夏謂之夏水者此是下文滄浪之水句義而于此連言之鄭意欲見此

水隨地異名以證始為漾東為漢其實一水也傳亦云始為漾東為漢與鄭

合惟益以沔名疏云志不言沔此專據志氏道一條失記武都一條故也又

引梁州云云以證漢得名沔是矣但云梁州向冀州則非當云向雍也又引

志以明夏水亦即沔漢與鄭又合也志又云漢中郡沔陽縣應劭曰沔水出

至武昌東南入江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為沔水沔陽縣今沔縣自略陽東

南約三百里至沔縣然則彼志氏道武都沮縣沔陽四條原流是一言入江

處曰江夏曰沙羨曰武昌亦一也

又案曰此節經注似無可疑矣而疑義乃紛如亂絲者則以前志分別東鹵

二漢水而于隴鹵郡鹵縣下注云禹貢蟠冢山鹵漢所出然則蟠冢是鹵漢

源也而此經所敘的係東漢非鹵漢乃以為導自蟠冢鄭于岷蟠既藝既以



嶓為鹵縣嶓冢此節注不解嶓冢自必亦以為鹵縣山此大疑所從出也愚謂說經當主鄭注禹貢則兼主前續二志鄭與志異則舍志從鄭若嶓冢鄭與二志合是不可駁也東漢是正派鹵漢是別源此經所敘東漢源流据志發源氏道東至武都又東至沮縣又東至沔陽漢氏道屬隴鹵郡師古曰氏夷種名氏之所居故曰氏道武都縣為武都郡治本白馬氏地漢元鼎六年開為郡今階州成縣鹵北百里有仇池山山上有仇池城城東南有武都縣故城即漢武都郡治二郡之境大約在今鳳縣兩當之鹵秦州之北盡隴坻皆是但元和志于鳳州兩當河池二縣於云永嘉之後地沒氏羌縣名絕矣又于興州云晉永嘉末氏人楊茂搜自號氏王據武都自後郡縣荒廢然則氏道武都唐已無考氏道漾水至武都為東漢莫有能言其所經者惟自沮縣以下差為顯白水經卷二十七沔水篇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鄭注沔水一名沮水關駟曰以其初出沮縣亦受名焉案沮縣故城在今漢中府畧陽縣界首永嘉後沒于氏羌縣廢後魏改置武興縣又倚置畧陽縣畧陽曰漢曲隋又改曰順政唐為興州治宋復改順政曰畧陽今在寧羌州北二百二十里鄭注又云沔水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口沮口所謂沔漢者也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鹵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也故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為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為漢水是互相通稱矣案沮水戍在畧陽縣東南與沔縣接界漢水自寧羌州東北流逕沔縣故大安軍南又東北至青羊驛合沮口鄭注又云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又東逕沔陽縣故城東又東逕鹵樂

城北又左得度口水又東右會溫泉水又東黃沙水左注之又東合襄水又東逕萬石城下又東逕漢廟堆下案白馬戍即地形志沔陽縣白馬城亦即漢陽平關在今沔縣南沔陽故城在今沔縣東南十里鹵樂城在沔縣南鹵南漢水南岸度水口在沔縣南二里溫泉水口在沔縣東南黃沙水口在沔縣東四十里襄水鹵北出衙領山東南流入漢在今襄城縣東萬石城亦在今襄城縣東漢廟堆在今南鄭縣南東過南鄭縣南鄭注即漢中郡治也漢水又東左會文水又東黑水注之案南鄭今漢中府治故城在今府城東北以今輿地言之自畧陽縣南寧羌州北流逕沔縣鹵南合沔水又東逕沔縣南襄城縣南南鄭縣南為漢水經所謂導漾東流為漢也其冠以嶓冢者何也水經卷二十敘鹵漢源流言水出嶓冢山東為漢水此處水經詳其因甚亂不可爬梳始置之詳辨在後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鹵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東南入于江鄭注謂鹵縣嶓冢山鹵漢水所導也鹵流與馬池水合寰宇記云馬池源出嶓冢山又鹵南合楊廉川水水出鹵谷東南流逕鹵縣故城北又鹵南逕始昌峽始昌縣故城鹵城在今鹵縣北又鹵南逕宕備戍南戍在鹵和縣東北又鹵南逕祁山軍南祁山在嶓冢之南七十許里今在鹵和縣北七十許里又鹵南逕蘭倉城南今禮縣東南有蘭倉故城又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禮縣本漢嘉陵道屬武都郡南漢水至此為嘉陵水東南逕瞿堆鹵又屈逕瞿堆南瞿堆即仇池山在今成縣南北百里又東南逕濁水城南亦曰濁水戍在成縣南又東南逕脩城道南今略陽縣城廢縣漢志作循城屬武都郡又東南于槃頭城南與濁水合濁水出濁城北東流與丁令溪水會又東逕武街城南又東宏休水注之又東逕白石縣南又東南渥陽水注之又東南與仇鳩水合又東與河池水合又東南南當水注之水出陳倉縣大散嶺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鹵南逕故道城東又鹵南入廣業郡界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水承武都沮縣之沮水漬鹵

南流注于兩當溪又鹵南注于濁水南逕槃頭郡東南合鳳溪水又東注鹵漢水據此則漢志以沮水枝津上承氏道水下為東漢水河水所受丁今宏休渥陽諸水皆出其北即漢志自氏道來之養水也而濁水與東漢既通又下注鹵漢二

漢于此已有通流之道又東逕武興城南今略陽縣治即武興故城唐為興州順政縣元和志嘉陵江經順政縣南又鹵南逕關城北

案關城即今陽平關在寧州鹵北八十里東至沔縣一百七十里又鹵南逕通谷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漾水鹵南流為鹵漢水按唐武德二年分緄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在今寧州

金牛驛鹵三十里庾仲彥曰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鹵漢蓋即此通谷水也通溪上承漾水曰獻水口

又鹵南寒水注之水東出寒川鹵流入鹵漢寰宇記云

大寒水在二泉故縣南十五里鹵流至龍門山入大石穴按龍門山在故三泉縣南七十里今在廣元縣東北八十二里

又鹵逕石亭戍又逕晉壽城鹵又南

合漢壽水水出東山鹵逕東晉壽故城南而南南入漢按今廣元縣南有漢壽水又東南逕葭萌縣東北與白水合白水鹵北出臨洮縣

鹵領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又東南逕小劔戍北去大劔三十里又東南至吐費城南即鹵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有津關按元和志晉壽故城在利州益昌縣東南五十里本漢葭萌縣也此為鹵晉壽今在昭化縣界嘉陵江自陝西寧羌州界東南流逕四川廣元縣鹵又鹵南逕昭化縣東南又南逕劔

州東又東南入蒼溪縣界白水關在寧州南九十里接昭化界東北去關城一百八十里又東南逕

巴郡閬中縣巴郡郡治也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按三巴記云閬白二水南流曲折三

蓬州東又鹵南逕南充縣東又南入定遠縣界水北出字記云嘉陵水又名閬中水亦曰閬江亦曰渝水又東南逕宕渠縣又東南合宕渠水水北出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與難水合又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按宕渠故城在今渠縣東北七十里宕渠水亦名渠江重慶府志云嘉陵江自定遠縣流入合州界又一百九十里合渠江又十里至州城東南合涪江又南四十里入巴縣即道元

以宕渠水為禹貢之潛非是辯見梁州又東南逕江州縣東南入于江涪水注之故仲雍謂涪內水者也以今

輿地言之秦州鹵和禮縣成縣略陽寧羌廣元昭化劔州蒼溪閬中南部蓬

州南充定遠合州巴縣諸州縣界中皆鹵漢水之所經也以上所敘雖皆專

主鹵漢其中合濁水則與東漢通矣逕通谷又與東漢通矣至寒水注之則

即部璞所謂東漢一支從沔陽南流至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鹵南潛出

而入鹵漢者見荆州疏引又水經注二十卷引劉澂之說與部氏同亦即鄭梁州注所謂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

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為鹵漢水者見水經注二十卷潛水篇亦即水經注

所云葭萌鹵漢鄭康成之所謂潛水者也見三十六卷桓水篇鹵漢出自山源似非漢別

但從沔陽伏流至葭萌者的係漢別之潛而此潛既與鹵漢合則通鹵漢上

源皆得名潛故鄭梁州注言潛蓋漢鹵出嶓冢云云又言漢別為潛流與漢

合即為鹵漢云云以見潛沔通流故可以鹵漢之山源冠東漢首也後人有

疑于此遂因應劭于漢志沔陽縣下注云沔水出而謂東漢實以此為始源

并于此地別指一山為嶓冢後魏遂于此置嶓冢縣魏收地形志遂于此縣

系以嶓冢山意以禹貢嶓冢實即此山而鹵縣之嶓冢乃鹵漢源非禹貢嶓

冢則班志鄭注皆妄矣李吉甫元和志云嶓冢山一在秦州上邽縣鹵南五

十八里漾水之所出東流為漢水一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出

焉經南鄭縣南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今考後魏嶓冢縣故城在今

陝西漢中府沔縣白馬城東南五里卽漢沔陽縣地唐上邽縣故城在今甘肅秦州鹵南鞏昌府鹵和縣東卽漢鹵縣地金牛縣在今漢中府寧羌州鹵北亦漢沔陽縣地漢志漾水出氏道是東漢源非鹵漢吉甫乃于上邽言之特沿襲水經耳其實鹵漢無漾名吉甫意乃以漢志鹵縣禹貢嶓冢爲非故移于金牛也杜佑通典亦云秦州上邽縣嶓冢山鹵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東流爲漢水亦曰沔水杜意與吉甫同蓋自南北朝人期立此論唐人因之近儒號精地學者竝主魏收及李吉甫杜佑說各出論著動輒數千言無非反覆駁難班志鄭注依俗學改古義果可爲典要耶且班鄭斷不可駁倘按之于經似有不合無已則闕疑可也後魏及唐人因其不可通別尋一山以代之遂尊信之且漫據小說筆記道路傳聞欲定嶓冢在今沔縣金牛驛北與寧羌州相連力辨秦州嶓冢山爲非皆妄也

水經卷二十一歷敘鹵漢源流而其首乃云漾水出隴南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愚謂漾水出隴南氏道縣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此十七字之故錯其詞部漢注山海經遂云嶓冢今在武都氏道縣南皆非也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則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氏道嶓冢山鹵源出隴南嶓冢山據心知氏道嶓冢係後魏故改爲漾山但氏道本屬隴南如璩與郭說則曾改屬武都又于鹵源舉隴南不舉鹵縣皆未詳鄭注于此下又引漢中記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鹵

又東爲滄浪之水

釋文曰浪音郎。案曰滄浪水

鄭曰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卽漢之別流也來同故世變名焉地說曰水出

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是此水也

在荆州疏曰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按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

流也

案曰鄭云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者水經夏水篇注旣引鄭此注其下卽引

劉敞之承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鮫父所歌也彼雖不信鄭說而

駁之然稱爲古文則知是孔氏古文說故鄭從之鄭云今謂之夏水意以今

之所謂夏水卽古之所謂滄浪也鄭又云卽漢之別流也來同故世變名焉

者地志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然則夏是江之別流而

小皆鹵流漢中記不知何書所云嶓冢卽指在沔陽者鄭故駁之以爲沔水無鹵入之理因引劉敞之郭景純云東漢從沔陽分支南流入穴通山入鹵漢一說又引庾仲邕東漢通谷水自武遂川至關城合鹵漢一說而總之云諸言漾者多言鹵漾水至葭萌入東漢是以經云漾水出氏道縣東至沮縣爲漢水診其注似與劉郭庾三說相符東鹵兩川俱受沔漢之名者義或在茲矣此則鄭自以注家之體同護水經之文耳其實鄭此條言二漢通流正可以調停尚書與班志不合之處而圓融其說若水經則以東漢源爲鹵漢源與禹貢以鹵漢源爲東漢源正互相低牾似不可據其以氏道亦有嶓冢則并可直斥其附會而不必回護也

鄭以為漢之別流者鄭說荊州之沱以為夏水而于此滄浪之水亦以為夏水蓋夏水介江漢之間既為江之別又為漢之別也偽傳亦云別流與鄭合疏云名別非水別非也鄭又引地說云云者此出水經二十九卷沔水注彼注不稱鄭今以意定為鄭注併合為一條者以地說古書鄭注禹貢屢引為據又劉澂之引古文說與鄭同而古文說與地說同以漁父歌為據鄭既從古文則此為鄭注無疑且索隱云馬融鄭元皆以滄浪為夏水即漢之別流也漁父云云是此水也觀此則鄭引漁父甚明故知是鄭注也特酈道元將此條割散兩處分引而沔水注未標鄭名耳亦猶二十九卷潛水注引鄭潛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二十卷漾水注亦引此幾句而不稱鄭是其例也攷夏水篇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酈注江津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又東過華容縣南酈注縣北臨中夏水又東逕監利縣南夏水又東夏水注之水上承揚水于竟陵縣之柘口東南流與中夏水合謂之夏水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應劭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為夏水源夫夏之為名始于分江冬則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當其決水之所出謂之堵口馬白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沔杜預曰漢水曲入江即夏口矣案地志江夏郡應劭注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然則夏口即今漢口在漢陽府漢陽縣孫吳移夏口于江南故專指江北漢入江之口為漢口而不名夏口以上所敘夏水源流其二云流于江陵東南又過華容南即經所謂又東為滄浪者也而

酈不以此為滄浪者酈據劉澂之云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且書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耳然夏乃從江之北岸分江而入漢故并其源流皆繫之漢不必泥為字而謂以漢為之也劉又云假使沔注夏其勢鹵南非尚書又東之文愚謂既非沔注夏與又東有何不合且對導漾言非東而何劉說本謬酈妄據之故不信鄭注遂于沔水篇注別撰滄浪之義彼文敘至武當縣酈注云縣鹵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縣今均州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隋經籍志庾仲雍漢水記五卷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酈強以千齡洲改為滄浪洲以當禹貢滄浪之水其說詭甚攷地說滄浪近楚都楚辭哀郢上言出國門發郢都下言過夏首而鹵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注夏首夏水口也龍門楚東門也地志楚之先熊繹封丹陽十八世文王徙郢莊子外篇天運釋文郢楚都在江陵北然則夏水出江陵東南故曰近楚都若在均州則與楚都何涉地說之書鄭援引最多必古書可信者酈亦不能違其說乃強附會以為蓋漢沔水自有滄浪通稱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為楚都近人遂云自均州至漢陽皆名滄浪故曰近楚都但酈所指者乃均州漢水中一小洲即庾仲雍所云千齡洲千齡

滄浪音義全別妄為牽扯殊屬穿鑿此一小洲豈得兼包千里連絡鄂都紀  
郢而皆被其名乎卽屈原遊江潭遇漁父然不在均州之境又思念楚都而  
托歌滄浪正當在古郢都今江陵故地說援此歌以為楚都之切證酈乃云  
漁父歌之不達水地尤為妄謬張平子南都賦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壙李善注引左傳屈  
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則是滄浪旋繞楚都正當  
在今又地說滄浪出荆山今按地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漳水所出東  
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陽水卽夏水水經注名夏  
楊水見上王粲在荊州作登樓賦云  
挾清漳之通浦山海經云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雒然則漳本出荆山  
夏本分江二水異源但異源而同流故自下通稱漳流至楚都為陽又為夏  
至入漢處為堵口隨地異名漳之為陽實卽滄浪古語有類翻切者滄浪漳  
也左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北漳繫冀州矣而南漳未繫荊州故別見于此  
滄浪之為夏水無疑也

又案曰水經沔水又東過城固縣南以下歷敘所經至又東過荆城東酈注沔  
水自荆  
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禹貢所謂內方山沔水又東石會權口又東南與陽口合水上承江陵縣赤湖逕  
鄂城南東北流謂之陽水又東北白湖水注之又東北得東赤湖水口又東逕華容縣又北逕竟陵縣南又北注  
于沔謂之楊口案章山在今荆門州東北權口州東南有權城陽水卽滄浪之水漢志  
漳水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是為陽口古之漳滌也陽水通名夏水一名夏傷水卽所謂又東為滄

浪之水今南鄭城固洋縣鹵鄉石泉漢陰紫陽興安洵陽白河鄖鹵鄖縣均

州光化穀城襄陽宜城鍾祥荆門皆漢水所經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釋文曰澨  
市制反

鄭曰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縣界薛李宜書古文訓三卷○程大昌禹貢論下卷○  
史記夏本紀集解○又索隱一卷○水經注四十卷傳曰三  
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回南入江

案曰鄭云三澨水名者酈注馬王灶同鄭于弱水發例言過言會皆水名故  
也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卽引此經為證但埤增水  
邊土亦卽可為水名說文與鄭未必異酈引地說曰漢水東行過三澨合流  
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曰過又曰合流明三澨為水名也鄭又云在江夏竟  
陵縣界者攷水經第四十卷未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三澨地在南郡郢  
縣之北酈注云春秋傳文公十六季楚師次于句澨宣公四季楚令尹子越  
師于澨澨定公四季左司馬戊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遷越縊  
于澨澨服虔或謂之邑或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也今南  
陽消陽二縣之間消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

源出處津途關路惟鄭元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邛縣北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按左傳滢有五睢滢宋地故酈不引就其所引不知何者可當三滢邛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孟康曰邛音忌其北卽襄陽縣東境今

然無所謂三滢清水注云清水左右舊有南滢北滢此京相璠云在南陽滢陽間者漢書南陽郡有滢縣有南滢與邛縣無涉若以爲入漢之水則二滢不可爲三滢是諸說皆非也惟鄭及劉氏言在竟陵界竟陵今天門縣史記索隱曰今竟陵有

三參水俗云是三滢水參音去聲明承天府志以司馬河爲一滢馬溪河爲一滢石家河爲一滢自京山合流入景陵界景陵卽漢竟陵今爲天門縣屬安陸府謂之三汊水卽

索隱所云三參水此卽鄭注之所謂在竟陵者也大別鄭于導山以爲在安豐于此無注則必亦以在安豐漢志續漢志同京相璠亦曰大別漢東山名

在安豐縣南杜預酈道元皆不信其說而又不能言其所在然酈于水經三十三卷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注云俗名爲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也雩婁在安豐縣南又三十五卷注云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

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曰巴山酈能信決水巴水所出之大別在安豐而不信漢水所至之大別在安豐何也要自唐以前未有以

漢陽縣江側魯山當之者有之自元和志始左傳定四年吳子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史皇謂子常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

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止之十一月庚辰陳于柏舉吳師大敗楚師子常奔鄭孔疏云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

明白東而漸鹵也按豫章杜注云漢東江北地自豫章與楚夾漢謂吳軍漢東楚軍漢鹵也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言其師衆爲長陳自鹵及

東若此之遠兩軍合戰則自大別以東尋傳文無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之事也小別當在大別之鹵孔說正相反安豐故城在今霍山縣南雩婁

在安豐之南大別又在雩婁之南則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鹵南趨江漢水東北迤行插入其境故曰至于大別蓋此山實在漢水之東觀子常

濟漢而陳則已明明在漢東矣而其下曰自小別至于大別大別非漢東乎今之所謂大別實在漢水鹵岸豈可通乎杜預所以疑安豐無大別者以其

去漢太遠不知地說言漢水觸大別之陂陂者山脉之靡迤而不盡者耳觸

去漢太遠不知地說言漢水觸大別之陂陂者山脉之靡迤而不盡者耳觸

者僅漸及之而已耳非水直至山下也傳云觸山回南入江回者回轉而後南入耳非纔至山已入江也玩經兩言東不言南直至大別之下方用一南字何等著力明係漢水直抵東北始回轉而南若以今漢口鹵岸晴川閣畔瞰江之山與南岸黃鶴樓相對者為大別則南字便為贅疣大別之在安豐明矣

又案曰水經沔水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鹵來注之

酈注即堵口也為中夏水縣故邱亭

左傳若敖娶于郢是也禹貢所謂雲土夢作又故縣取名焉縣有雲夢城在東北案通典復州沔陽縣有漢雲杜縣故城在縣西北有夏水沔水今沔陽州南長夏河即夏水也自監利縣流經州南四十里與潛江縣分水又東北注于漢堵口今湮漢水在州北一百里自潛江流入與天門分水又東入漢川縣界酈注又云沔水又東逕左桑周昭王南征沒于是又東與力口合案力口在天門縣東南三澱當在此上下酈注又云沔水又東南潰水入焉又東逕沔陽縣北又東逕林郢故城北案道口在今漢陽縣西北沔陽廢縣在漢陽縣鹵林

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

酈注庚仲雍曰夏水一曰沔水矣案今漢陽縣水漢沙羨縣地江水在城東南漢水在城北亦曰夏口實在江北孫權于江南築城名夏口而夏口之名始移

于江南今京山潛江天門沔陽羅田麻城英山漢陽皆漢水所經所謂過三澱至大別南入江也

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釋文曰匯徐胡罪反葦空為反

鄭曰匯回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矣

水經二十八卷沔水注徐堅初學記七卷

傳曰匯回也水東回

為彭蠡大澤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疏曰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謂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為三江復共入震澤出澤又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于海鄭元以為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鹵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鹵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

案曰鄭云匯回也者說文卷十二下匚部匯器也器之受物有回折之形故以水之回為匯也又云漢與江鬪云云者漢水觸大別之陂而入江則鬪既已邪行北入安豐境然後又東故云轉東也彭蠡已見揚州此言導漢故曰北江下文導江則曰中江知彭蠡為南江矣三江解已見揚州又詳導江鄭云江分三孔是也傳以江入震澤震澤下流為北江無異夢藝疏強為附會尤屬亂道

又案曰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又

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酈注牛渚在姑熟烏江兩縣界中于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安得運牛渚而方伯石城蓋經之誤又云毗陵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

舊去江三里岸稍駛遂至城下江即北江也經書在北案水經此條顛倒失倫自酈氏所見本

已然酈但知牛渚石城之誤與北江餘姚之非逕然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

居巢今廬州府巢縣居巢亦當在石城之下牛渚之上而酈未之及且牛渚

下接縣南二字尤紊謬而酈亦不辨蓋牛渚非縣南上疑有脫文當云又

東過皖縣南皖縣今安慶府治懷寧縣俗誤作皖說文無此字并移于又東過彭蠡澤之下方合若嫌增移

太多則刪去縣南二字亦可今竊為釐正之東過彭蠡澤下當云又東至石

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又過毗陵縣北

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如此所敘乃不失先後之次其毗

陵北之北江即此經東爲北江亦即下文東爲中江者也其一至餘姚入海

者漢志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與水經合其實水經依今所

更正言北江則明析矣若至餘姚入海者恐作水經之人亦不過附會漢志

云爾今貴池分江水已滅沒不可見據理而談大江自石城分派萬無至餘

姚入海之理不知漢志何以云云此當闕疑作水經者附會爲此說而不目

爲南江者以漢志別有南江在吳南東入海之文故耳至酈注乃合石城之

分江水與在吳南之南江爲一條說文亦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與漢志水經以石城分

江石城分江水亦斷不能與松江合而以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之枝分故謂餘姚入海之派非班

固之所謂南江也酈意蓋以毗陵之北江吳南之南江合此餘姚之江與浙

江通者爲三江當郭璞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之說要皆與酈注不合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傳曰江東南流沱東行疏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

南知江東南流沱東行

案曰水經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酈注岷山在微外江水所

歷天彭關東逕汶關歷氏道縣北又逕汶江道又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也江水又歷都安縣又逕臨邛縣又逕

江原縣鄒江水出焉江水又東北逕郫縣下又東逕成都縣又東逕廣都縣案氏道即漢前氏道蜀漢曰氏道今

四川松潘衛治汶江漢志稱縣不稱道邑有蠻夷曰道今茂州是漢志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茵南東入江華陽國

志開明是七國時杜宇之相則此沱禹所無都安縣今灌縣臨邛今邛州江原今崇慶州漢志江原縣鄒水首受

江即梁州之沱也郫成都二縣即此下歷敘所經至又東至華容縣鹵夏水出焉酈注江

今治廣都故城在今成都東南爲中夏水案此即漢志南郡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沱行五百

里者正合爾雅水自江出爲沱故鄭注荆州之沱以此當之此經所謂東別爲沱者于梁則江

原之鄒江于荆則夏水兼二水言之也



又東至于澧

釋文曰澧音禮。案曰史記漢書杜作禮。

鄭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

卷。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傅寅禹貢集解。馬曰澧水名。史記夏本紀集。疏曰鄭為陵名孔

解。王及傳同。

為水名楚辭遺余佩兮澧浦是水名

案曰鄭云醴陵名也者鄭例以言至于者皆非水名故也馬王以為水名偽孔每事必與鄭立異故從馬王但史漢皆作醴裴駙引鄭亦作醴疏引作澧者順偽孔之文耳則知是陵名不從水傍無疑也鄭又云大阜曰陵者釋地文說文卷十四下阜部亦云陵大阜也是也鄭又云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者攷地理志長沙國有臨湘無醴陵郡國志長沙郡始有醴陵蓋後漢析臨湘縣南境置也晉書同隋書長沙郡有長沙縣舊臨湘無醴陵唐書復有醴陵析長沙置其地當在今岳州府臨湘縣之北長沙府醴陵縣之南鄭以此證江濱當有醴陵耳非謂江至其縣也江湘之間郡有零陵武陵縣有零陵孱陵沅陵遷陵茶陵昭陵容陵地以陵著者甚多則臨湘有醴陵不足怪矣故鄭云然也不敢質言故為疑詞也水經江水自華容縣下

敘至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

鄭注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

也湘水從南來注之

鄭注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也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俗謂之鹵江口又東運忌置山南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案漢下雋故城在今武昌府通城縣南岳州府治巴陵縣亦下雋地用江口在縣南北即洞庭入江處亦名鹵江口縣北又有忌置洲其東有城陵磯東北接臨湘縣界所云故城疑即漢臨湘故城疑即醴陵也又鄭注水經能正其誤此條誤以澧水沅水資水合注于江故辨之云皆注洞庭之陂其所注是湘水非江川惟湘水所注乃江也故云江水右會湘水其湘水篇注云湘水左會青水口資水也又云湘水左則沅水注之又云右屬微水又云湘水左則澧水注之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正與此江水注合然則澧沅諸水合于洞庭之北而注于湘必由湘乃轉達江耳澧不徑達于江江何得至于澧乃諸家以水經有澧水注江之文遂改東至于醴之醴為澧而不知其誤也

此江水又東至于醴所經也

過九江至于東陵

傳曰江分為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疏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

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案曰九江在今蘄水蘄州廣濟諸州縣境東陵在今黃梅縣境俱屬黃州府水經江

水自下雋縣北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鹵北沔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邾縣

南鄭注歷敘所經至江水又東運軼縣故城南城南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名東會希水口水出潯陽山南流運軼縣東南注江又東運鹵陵縣故城南秦自起伐楚取鹵陵者也案軼縣今蘄水縣江自尋陽分為九道蓋始于此希水口在今蘄水縣南鹵陵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來注之蘄春今蘄州及

與下文東陵相對徐廣曰鹵陵屬江夏又東過下雋縣北刊水從東陵鹵

縣故城以下至此俱係蘄水蘄州廣濟諸州縣境江之北岸又東過下雋縣北刊水從東陵鹵

浦口甚多即九江所在其南岸則大冶縣興國州瑞昌縣也

南注之

鄭注江水又東在得青林口即刊水出廬江郡東陵鄉江夏有南陵故是言東矣案下堆縣今大冶縣及興國州地東陵鄉在今黃梅縣北

卽此經過九江至東

陵者也

東池北會于匯

釋文曰池以滌反

鄭曰東池者為南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羅泌路史餘論十卷。

馬曰池靡也

釋文

傳曰池溢也東溢

分流都其北會為彭蠡疏曰池言靡池邪出之言故為溢也東溢分流又都

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

案曰鄭云東池者為南江者猶云東池北而會于匯者為南江也上文言東

為北江下文言東為中江則此匯為彭蠡自是南江故鄭補言之也馬云池

靡也傳云溢也疏云邪出者說文卷二下疋部云池衰行也卽引夏書此文

以證是也江自九江東陵而東大勢邪行向北然至彭蠡入江處則南會于

匯彭蠡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彭蠡為在北矣

非是今江自黃梅縣東南德化縣北又東會彭蠡所謂東池北會于匯也

東為中江入于海

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疏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

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案曰傳補出南江疏引地志三江當之其實皆似是而非傳意謂江入震澤

則其所指南北中江皆謬蓋誤據地志之文耳辨已詳揚州及導漢江水發

源甚遠其下流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為中

江漢為北江彭蠡所入為南江可知三江實一江而南江不勞致功故從略

也水經敘江水于東陵下殘闕不完或因已見漢水末故不具

又案曰漢志滌氏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江都下云有江水祠海陵

下云有江海會祠皆以北岸言之江海會者江入海也毘陵下云北江在北

東入海則以南岸言之今泰州泰興靖江如皋通州海門皆漢海陵縣地武

進江陰常熟及太倉瀕海之鄉皆漢毗陵縣地江入海在其境班氏所言大

江原無訛漏然北江者大江正流與中江南江為一者也而志又以吳松為

南江荆溪為中江吳松震澤之下流固與江無涉卽荆溪者所受皆宣歙山

源以入太湖至闔廬始開以通江禹時亦與江不通也班氏別而言之並不

指為禹貢三江而後人牽以合之遂至大謬非班氏之過也惟石城分江水

從今貴池青陽宣城涇縣寧國廣德至安吉入太湖矣而班又云至餘姚入海此水至太湖口不得復至餘姚此則班之不可解者但此水今已堙滅不必致詳且班自繫此水于石城縣下埜不與北江中江南江相關更可置之不論惟是水經沔水敘至與江合過彭蠡下又云又東至石城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入海此不過附會漢志以立文乃傳寫誤作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入海鄴辨之云經書北江則可言至餘姚則非自謂能正水經之誤矣不知鄴亦非也蓋水經不目石城分江水爲南江者以漢志別有南江即松江在吳縣南耳鄴意則用鄆璞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之說故遂取石城水而實之以南江之名且分南江爲二派上源皆自石城分江而下流入太湖之後一派東出爲松江下七十里岐分爲三江口以入海一派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合浙江浦陽江以入海二派合岷江爲三江又于餘姚下分疏云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其意以班固南江在吳縣南東入海明係松江必非餘姚入海之江但其上源則二派皆承分江皆可謂之南江耳鄴之意如此

如其說則以岷江爲北江浙江爲南江又將遷松江而爲中江矣夫漢志水經分江水至餘姚之說若謂徑至則中隔宣歙難以越過若謂由太湖而至則太湖下流何嘗有入浙江之水已屬大非北人言南水故誤至此若鄴意則又以松江亦承石城分江水欲使埜列爲二以配合大江而爲三種種迷誤皆不可從然諸說雖謬猶知有大江入海正道未有如孔傳之三江入震澤爲北江而入海其亂道尤甚也

導沔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釋文曰沔音究又以轉反。案曰古有沔字無究字濟當作沔辨見兖州溢史記及裴駟引鄭注周禮注引書埜作沔漢書作軼

鄭曰地理志沔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沔爲滎

史記夏本紀裴駟集

解傳曰泉源爲沔流去爲沔在温鹵北平地沔水入河埜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埜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疏曰地理志云沔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温鹵北平地者沔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沔水所出在温之鹵北七十餘里温是古之舊縣故計温言之沔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沔清南出還清故也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河東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沔水所出東南至

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續志略同是也志但云垣無東字鄭注則云東垣職方氏注及說文水部同也鄭于導河注云大坏地喉也洸出坏際矣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洸洸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與此注同也又豫州注云洸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播在其縣東亦是說此經溢為滎之事也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鹵四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鹵北八十里濟源隋置本漢軹縣及垣縣地脩武縣今屬懷慶府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大坏山在脩武之鹵武德之東其南岸則成泉成泉春秋虎牢漢置縣屬河南郡今為洸水縣洸從此入河滎陽本韓邑漢為縣屬河南郡今屬開封府故城在縣北隋析滎陽地置滎澤縣唐開元中又析二縣地置河陰縣明洪武中移滎澤治于隋故城之南五里 本朝改河陰為鄉併入滎澤縣宋白續通典云滎陽故城在滎澤縣南十七里今滎澤縣治既移南五里則滎陽故城在今滎澤縣治之鹵南止十餘里而洸溢為滎即當在此滎陽之東北滎澤之鹵南傳云在溫鹵北入河此後世改流新道非禹迹也云溢為滎在敖倉東南此則禹

迹也知在溫非禹迹者漢溫縣今屬懷慶府故城在縣鹵南河在縣南與河南府鞏縣分水鞏縣故城在今縣鹵南三十里禹時洸水入河本不在此當在武陟縣東其南岸則洸水縣自洸水東至舊河陰縣四十餘里又東至滎澤縣鹵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洸並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敖倉者宣十二季杜注云敖山在滎陽縣鹵北括地志云滎陽城殷之敖地也亦曰囂在敖山之陽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城括地志又云敖倉在滎澤縣鹵北十五里今滎澤縣治在隋縣南五里則敖倉東南去今滎澤縣當二十里滎澤至東漢已塞故鄭豫州注言之傳出魏晉間人嫁名孔安國乃云滎澤在敖倉東南若不知有已塞之事此其苦心彌縫幾足亂真矣然其上文當仍依鄭注武德入河方合乃因嫌全與鄭同直據目驗而云在溫鹵北平地方繼以入河云云古澤今渠雜然並陳謬矣且溫在武德鹵數十里既云在溫入河則河洸並流應百餘里何得仍云數十里此其有意與鄭立異而不覺自露敗闕并自相矛盾者也水經亦魏人作故洸水篇云在溫縣北入河而酈注云津渠勢改不與昔

同又河水篇云又東過成泉縣北沛水從北來注之彼注既引鄭注大任在河內脩武德之界沛沆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其下云即經所謂沛水從北來注之者今沛水自温縣入河不于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即沛沆之故瀆矣奉溝水見卷七沛水篇温縣北入河注又沁水篇云沁水東過武德縣南積為坡有朱溝水注之其水南而東南注于破陂水又東南流入河先儒亦咸謂是為沛渠故班固關駟言沛水至武德入河按沙溝即奉溝之下流古沛水由此入河故謂之沛渠沙溝當在今武陟縣界

所謂武德入河者是為禹迹則知温縣非禹迹也傳云河沛沆流疏云南出還清者說文滎絕小水也釋水正絕流曰亂部注直橫流也酈沛水注引晉地道志云沛自大任入河與河水鬪南決為滎澤蓋水各有性沛性獨勁故能與濁河沆流不為所亂仍橫截而南也

又案曰水經沛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為沆水東至温縣南為沛水又東過其縣北屈從縣東南流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酈注沛水于温城西北與汶瀆分南逕温縣故城南又南歷魏公臺南流注于河沛水故瀆于温城西北東南出逕温城北又東逕魏公臺北沛水當王莽之世川潰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服水不與昔同案此所敘沛水入河之道正新道也蓋武德入河南直成泉者禹迹也此所敘温縣入河南直鞏縣則所謂津渠勢改者也今其故道又盡陷河中沛水惟從枝津之合漢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南直孟津縣其流益短由禹以來沛水入河之道凡再變遷而南又東過成泉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礫谿南東出過滎澤北酈注沛自河有沆為滎分河南流漢

羽帝世詔王景作浚儀渠此即景所修故瀆渠流東注浚儀故謂之浚儀渠靈帝建寧四年于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亦謂之石門水水南帶三皇山沛水又東逕廣武城北又東逕敖山又東合滎瀆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蓋故滎播澤所道自此始也滎瀆東南流注于沛今無水沛水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礫谿水注之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東北流歷敖山南又逕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于沛即經所謂礫谿矣經云沛出其南非也又東索水注之又東逕滎澤北故滎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沛合沛隨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雍城與出河之沛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澤河沛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沛即陰溝之上原也沛隨絕焉又南會于滎澤又出壘隴城北又東南逕釐城東又東合黃水案南溢之滎澤至周初又導為通川與陶工相接所謂滎瀆也職方豫州其川滎維則滎瀆始于周初可知然猶河自河沛不相亂也河渠書云周未有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沛汝淮泗會而河始與沛亂鴻溝首受河處一名漢溝渠亦名沛渠隋又名通濟渠即今河陰鄉西二十里之石門渠也水經則直謂之沛水即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沛也故云又東過成泉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此猶指河沛沆流者言之也而自下則遂專言沛水曰又東至礫谿南東出過滎澤北此則沛之分河而東南流者即王景所修故瀆也故酈注遂詳言之所云敖城西北石門者水門舊但用木與土至靈帝始壘石也廣武者山名在今滎澤縣西二十里接舊河陰縣界也自下敘至東合滎瀆而云瀆首受河者以上承河陰石門水而云然昔人導澤水以為通川從此門而出故謂之滎口石門河陰石門在敖城西北滎口石門在敖城東南石門相去數十里滎瀆前已有之滎陽下引河其所溝通僅數十里也經于此下又云東過滎陽縣北者上文過滎陽北是指河沛沆流而言此則專主沛水言也自下歷敘所經索水至黃水自此以下水經敘沛水枝

又東過陽武縣北又東過宛胸縣南宛胸故城在今曹州府治滎澤縣南自滎口石門至此皆禹後代人所導職方豫州之川水經謂之滎瀆而河沛合焉者也過此則為陶工復出之沛矣以今輿地言之

滎澤屬開封府原武屬懷慶府陽武封王祥符陳留蘭陽屬開封府荊澤屬曹州諸縣皆滎瀆所經也水經敘枝

流自封王至沛陽每句輒注云北沛也蓋自陽武以下沛分為二逕封王沛陽之北者北沛逕其南者南沛惟南沛經定陶故為經流北沛與禹貢無涉又案自滎陽引河以後歷七國及秦遞加疏導曰滎蕩渠曰陰溝曰汜水即汴水東入泗曰鴻溝曰沙水曰百尺溝東入潁曰沙溝南入淮曰睢水至宿遷入泗曰渦水至懷遠入淮以上諸水同源出于河之沛津渠交絡滎瀆為河所亂禹迹無存矣若滎澤則如故下至東漢滎澤乃塞

東出于陶工北又東至于沛

鄭曰地理志陶工在沛陰定陶鹵北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陶工工再成荷澤之水疏曰釋工云再成爲陶工李巡云再成其形再重也郃璞云今沛陰定陶城中有陶工地理志云定陶縣鹵南有陶工亭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漢志沛陰郡定陶縣禹貢陶工在鹵南陶工亭系以禹貢此古義也志云鹵南鄭云鹵北志南字誤也郃璞云在城中者定陶乃沛陰郡治其後徙鹵南包陶工而爲城耳今縣屬山東曹州府縣治又徙于東北故陶工與漢故城皆在鹵南七里也傳云陶工工再成疏引釋工云云者說文卷十四下自部亦云陶再成工也在沛陰即引夏書東至于陶工爲證是也荷即荷澤漢志沛陰郡下云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唐省定陶入沛陰縣故通典沛陰縣下云荷澤在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今曹州府治荷澤縣東南三十里與定陶接界處是也荷澤在陶工東北相去不遠沛水自陶工北匯于荷澤又東北絕鉅野至琅槐入海者爲沛瀆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者後人目之曰沛水漢志山陽湖陵縣沛水在南且引禹貢徐州文爲證湖陵今魚臺縣地許慎云荷澤水在湖陵謂澤之下流入泗者也

爲孔既改徐州達于荷爲河故豫州荷澤直以爲在湖陵則似湖陵不在徐而在豫且在湖陵者卽爲澤矣此至于荷卽豫州荷澤在定陶者與荷澤水在湖陵者異而傳又增其文曰荷澤之水則定陶之荷澤與湖陵之荷水無別矣酈道元時孔傳已盛行故宗其說言尚書有導荷澤之說自陶工北東至于荷水又以湖陵入泗爲澤水所鍾而不知此特荷澤之下流其所鍾則在定陶也且豫州導荷澤被孟豬乃導澤餘波南入孟豬非謂東南至湖陵入泗之荷水酈乃混而爲一種種紕繆皆爲孔傳所誤不知禹貢三言荷惟徐州達于荷在湖陵其餘豫州及導水皆主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也又東北會于汶

傳曰沛與汶合

案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鹵南入沛水經于沛水又東過定陶縣南又屈從縣東北流下云又東至藥氏縣鹵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

縣東北流入鉅野澤酈注南爲荷水北爲沛瀆又東北過壽張縣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酈注沛水又北汶水注之載延之所謂清口也沛水又北過陶城臨側沛水地理志壽張縣鹵北有陶城是也沛水鹵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亭

鹵北去今壽張縣五十里州鹵南十里有安山鎮即古安民亭沛水自壽澤北流絕鉅野澤至此亭與汶合者馬迹也後不知何季改從壽鹵之清水繞澤北以會于汶謂之清口其澤中之道則無水及會通河運鉅野縣東北七十里去故城已遠并清水會汶故道亦湮矣

又北東入于海

傳曰北折而東

案曰地理志沛水自滎陽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縣屬千乘郡是也水經沛水歷敘所

經須昌縣穀城縣臨邑縣盧縣臺縣莒縣梁鄒縣臨沛縣利縣至又東北過

甲下邑入于河

酈注沛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山海經曰沛水絕鉅野注勃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為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沛非沛入河

東北入海

酈注即景純曰沛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沛水仍流不絕經言入河二說失然河水于沛濕之北別流注海今輟流者惟濕水耳部以為沛注之事實非也尋經脈水不如山經之密

矣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

皆屬泰安府

長清齊河歷城章丘鄒

平長山新城

皆屬濟南府

高苑博興樂安

皆屬青州府

諸縣界中皆禹貢沛水入海之所經也

也

又案曰沛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河渠志六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徙而南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

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南清河即泗水北清河即沛瀆也

金史河渠志都水監田櫟上言前代

每遇古堤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沛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

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

蓋自劉豫導灤東行始齊乘以大清河為古沛水小清河為豫所創志家皆

沿其說今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沛水最南濕水在中河水最

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

皆古沛水所行而大清河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沛水故道而自歷城

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濕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

宋時河嘗行濕瀆及河去則大清河兼行河濕二瀆其小清所行則斷為沛水

故道也

導淮自桐柏

傳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疏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

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

案曰地理志云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言桐柏又

言大復水經則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言胎簪又言

桐柏說似皆與禹貢不合其實皆是也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風俗通言上源略胎簪不數而漢志則竟以下源大復言之惟水經則溯其原而系以胎簪胎簪寰宇記謂在桐柏縣北三十里而漢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北四十里大復在平氏故城東南復陽故城又在桐柏縣東蓋胎簪最在鹵大復最在東漢志言出桐柏大復山者出桐柏之大復山也此以其出陽口而成流者言之水經言出胎簪則指最鹵一峰以其始源潛伏而未成流者言之桐柏乃總名耳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傳曰與泗沂二水合入海疏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沛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案曰泗沂二水已見徐州于次宜言沂泗古文不拘漢志淮水至臨淮郡淮陵縣入海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睢陵惟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

浦縣入海淮浦乃漢縣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郡其後不見于劉宋書蓋省入山陽縣也宋明帝于此僑置襄賁縣隋開皇初改漣水宋太平興國二年以縣置漣水軍熙寧五年廢為縣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鹵有漢淮浦縣故城

又案曰水經淮水篇于桐柏下歷敘所經至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鹵泗水從鹵北來注之

鄭注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夾入之所所謂泗口也案此言淮水至下邳淮陰縣泗水從鹵北來注泗水篇云泗水過下邳縣鹵又東南入于淮然則淮陰縣在下邳之東南俱屬下邳國壤也相接矣沂水篇云沂水過下邳縣鹵南入于泗注云沂水于下邳縣北鹵流分為二水一水于城北鹵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然則沂入泗泗入淮相去不遠故連言會于泗沂也泗口一名清口淮陰故城在今清河縣東南五里此下水經又敘過淮陰縣北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即此經入海之道也

自元時河奪沂泗入淮而清口以東又以一淮受全河河強淮弱退不敢爭乃穿高堰入高寶山泰興鹽間河無清淮之別沙積河淤必堅築高堰使淮不南溢畢趨清口借淮制黃黃淮並治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

鄭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為鴉似鷄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

程大昌禹貢論下傳寅禹貢集解二卷毛晃禹貢指南二卷水經注四十卷傳曰鳥鼠其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



水出焉疏曰釋鳥云鳥鼠同穴鳥為鶴鼠為鼯地理志云隴鹵首陽鹵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

案曰鄭云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者漢志隴鹵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鹵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寔如漢志鳥鼠同穴似是一山但雍州及導山皆單言鳥鼠于此又益以同穴之文當必有異未可牽溷說文卷十一上云渭水出隴鹵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為出鳥鼠山鄭氏尚書本于杜林杜說此經單名鳥鼠明析同穴而別言之故鄭用其說又地說古書鄭屢援以證禹貢水經十七卷渭水注引地說云鳥鼠山同穴之枝榦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間鄭據此故以鳥鼠為飛行而處之之山同穴為止而同穴之山是二山也偽孔以為一山非也然經既言渭水同出于二山則必其山脈連屬非截然各為一地相距遙遠者可知鄭又云鳥名為鶴云云者疏引釋鳥文彼邵璞注云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鶴似鷄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李巡注云餘鼯鳥鼠之名共

處一穴皆與鄭合也山在今渭源縣鹵渭水出東流逕其縣北縣徙而南故水逕其北漢志山在首

陽縣鹵南而今在縣鹵亦以此又東入鞏昌府隴鹵縣界

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

傳曰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

案曰澧涇見雍州水經渭水篇自鳥鼠下歷敘所經至槐里縣南澧水注之

下云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鄭注地說云渭水又東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案豐水今自長安縣界鹵北流逕咸陽縣東南三里入于渭此下又敘

至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鹵北流注之鄭注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北逕藍田縣又左合澧水又北入于渭渭水又東會成國故渠又

東逕霸縣北與高陵分水又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左則涇水注之案霸水入渭在今咸寧縣界成國渠今無水高陵故城在今縣鹵南二里涇水漢志東南至陽陵入渭陽陵故城在今高陵縣鹵南三十里此經注

所敘即渭會澧涇故道也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疏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

水東流注于洛水至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

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案曰雍州漆沮既從傳但言漆沮之水而以馮翊漆沮一名洛者繫此經之

下明彼是扶風漆沮二漆沮不同而皆入渭皆雍州水不容舉此遺彼故經

兩繫之傳兩解之疏以此漆沮非自土沮漆則雍州為自土沮漆可知直路

縣自後漢已廢其故城在今鄜州中部縣鹵北二百里懷德今同州府朝邑

縣也縣鹵南四十三里有懷德故城水經渭水又東過鄭縣北又東過舉陰

縣北鄭注洛水入焉關謂以為漆沮之水渭水逕縣故城北春秋之陰晉也秦改寧秦漢高帝更名舉陰東入于河鄭注春秋之渭水也呂忱曰渭水相入也水會即船司空所在矣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案船司空故城在今舉陰縣東北五十里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高陵咸寧縣界東逕臨潼縣北

渭南縣北同州南舉州北舉陰縣北舉陰在舉州東七十里東至潼關四十里渭水南去縣十五里又案舉陰縣北即懷德縣南也漢志懷德縣荆山在

南下有強梁原洛水東南入渭據關謂以為漆沮即洛經所謂又東過漆沮者也

于是又東乃入于河是曰渭口漢為船司空界

又案曰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祊縣北東入于洛鄭注地理志曰沮出畿縣東南逕樵石山東南歷檀臺川俗謂之檀臺水屈而夾山山流又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又得黃嶽水口又南出上門山鹵又謂之沮水又東南歷上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東注鄭渠又東濁水注焉分為二水

一水東南出即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絕自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為櫟陽渠又

南屈更名石川水又鹵南逕郭張城鹵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其一水東出即沮水也東與澤泉合水出

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謂是水為渠水東流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濁

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沮循鄭渠東逕當道城南又東逕蓮勺縣故城北又東逕漢光武故城北

又東逕舉邑縣故城禹貢豫有洛雍無洛洛水之名起于周初周禮雍州其浸渭

洛詩小雅瞻彼洛矣毛傳洛宗周漑浸水也漢志洛水出北地歸德縣北蠻

夷中入河又匈奴傳武王居鄭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云此洛即漆沮

水也本出上郡雕陰秦冒山東南入渭以上所言皆關關所謂洛此經所謂

渭過漆沮也

導洛自熊耳漢書地理志曰洛水出熊耳山東南入渭水

傳曰在宜陽之鹵

案曰漢志上洛縣東北有熊耳山詳見導山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謹舉

山鄭注地理志曰洛出冢領山山海經曰出上洛鹵山又曰離舉之山洛水出焉東與丹水合又東戶水注之又東得乳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又東門水出焉爾雅所謂洛別為波也洛水又東要水入焉又東與獲水合又東逕熊耳山北馬賁所謂導洛自熊耳也以今輿地言之洛水出陝鹵商州鹵熊耳山東北流逕州東

東北會于澗瀍漢書地理志曰洛水出京兆上洛縣地所謂導洛自熊耳也

東北會于澗瀍

傳曰會于河南城南

案曰河南即周王城洛水至其城鹵南澗水自城鹵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澗水自城東來注之所謂澗水東澗水鹵也水經洛水篇熊耳下歷敘所

經至又東北過河南縣鄭注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陪尾北與澗澗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案河南縣故城在今河南府城鹵北以今輿地言之

洛水自洛南縣北又東逕陝州盧氏縣南河南府永寧縣南宜陽縣北又東

入洛陽縣界逕河南故城南經所謂又東會于澗澗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

東出王城北合澗水南入洛而城鹵之澗水遂為死穀及漢明帝復塌澗澗

二水使出洛陽故城北為千金渠又東過偃師縣南東入洛而禹東會澗澗

之迹無存矣詳見豫州

又東會于伊伊水見豫州洛陽謂故洛陽城周下都也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水

傳曰合于洛陽之南

案曰伊水見豫州洛陽謂故洛陽城周下都也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水

經洛水自河南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鹵來注之鄭注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以今輿

地言之洛水自河南故城南又東北逕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故城南伊

水從偃師縣鹵來注之所謂又東會于伊也

又東北入于河

傳曰合于鞏之東

案曰鞏周邑漢置縣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鞏縣鹵南二十餘里水經洛水

又東過偃師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鄭注洛水又東逕鞏縣故城南又東澗水注之又東北入于河山海經曰洛水

成泉鹵入河是也謂之洛水即什谷也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陽故城南會伊水又東逕偃師縣

南鞏縣故城南今縣在河南府東一百二十里隋所遷也又東北至洛口入河洛口在鞏縣故城東北三十里今縣北

宏農河南行千七十里所謂又東北入于河也今洛水自鞏界東過汜水縣北汜水故成泉鹵至鞏縣界十五里又

二十五里又東從滿家溝入河洛口乃移于東非古之什谷矣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釋文曰

反玉篇於報反滌待歷反陂彼宜反

傳曰攸同所同事在下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九

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四海之內會同于京

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疏曰室隅為隩隩是內也人

之造宅爲居至于輿內遂以輿表宅禮諸侯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夷狄戎蠻謂之四海

案曰傳以九山九川九澤爲九州之山川澤者史記索隱謂九山汧壺口底柱太行鹵傾熊耳嶓冢內方汶

也九川弱黑河漾江沅淮渭洛也說者因此推之以九澤爲沆之雷夏徐之大野揚之彭蠡震澤荆之雲夢豫之滎播

荷澤孟豬雍之豬野按九川之數據經導水所列似確其九澤亦就經所有之澤言之恰合九數但無如導山所言自汧至敷淺原二十有七索隱強摘

出九山殊難強通如謂舉其大者則雷首太岳太華外方衡山豈反不及底柱內方等邪蔡蒙荆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旅經有明文何以反不在刊旅之

數耶九山旣已不合則九川九澤亦不必泥故傳以爲九州之山川澤也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鄭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

案曰鄭以庶爲衆釋詁文底爲致釋言文云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者謂若白壤黑墳之類是衆土之美惡上上中上下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是衆土之高下明高下是言其地勢之高卑及卑下非言地力之厚薄也云致其貢篚者九州或言厥貢或言厥篚皆自遠而來故言致慎奉其財物之稅者九州每州皆言厥賦賦之多寡宜準田之美惡不可意爲輕重故須慎也禹治水旣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高下故得交正而致慎也

咸則三壤成賦案曰傳連下中邦爲句今用鄭讀鄭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

案曰鄭云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者于三等中又分九等也上文財賦兼貢與賦而言賦重子貢故又別言之咸則三壤而成正交正底慎之實也

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釋文曰台徐音怡鄭曰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

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史記夏本紀集解。玉海五十一卷藝文譜牒門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台我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疏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賜姓隱八年傳文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皆是因生賜姓之事

案曰鄭云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者鄭注泉陶謨言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共方五千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治水既畢奄大九州四海之土廣輔五服而成之下文甸侯綏要荒是五服其間百里賦納總等是禹所弼則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方七千里每州封一千二百國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圻內共為萬國故此以中邦為九州天子建其國也又云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者隱八季左傳眾仲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說文卷十二下女部云神農居姜水黃帝居姬水虞舜居姚虛媯汭皆以為姓是胙土乃賜姓也又云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云云者祇敬釋詁文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怡和也和有悅義故訓悅而台即與怡通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釋文曰甸

田遍反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銓珍果反秸本或作稽工八反音軒

鄭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所刈禾也二百里銓銓謂刈穗斷去稾也三百里秸秸謂禾又去其穎惟稾秸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為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詩十四之一卷小雅甫田疏。又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禮記二十四卷禮器疏。玉海一百七十九卷食貨貢賦門馬曰秸去其穎釋文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百里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餉國馬銓刈謂禾穗秸稾也服稾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疏曰既言法壤成賦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于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益遠每服

分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于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百里賦納總者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銓秸禾穗與稟總皆送之故云禾稟曰總入之供餉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二百里納銓傳云銓刈謂禾穗者劉熙釋名銓穫禾鐵說文銓穫禾短鎌詩云奄觀銓刈謂禾穗也禾穗用銓以刈故以銓表禾穗也三百里納秸服傳云秸稟也服稟役者郊特牲云莞簞之安而稟秸之設秸亦稟也雙言之耳然計什一得稟粟皆送則秸服重于納銓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稟服稟役者解經服字于此言服明上下服皆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尚納粟此當稟粟別納非徒納稟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傳云所納精者少麤者多者直納粟米爲少禾稟俱送爲

多其于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案曰鄭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者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甸治也鄭箋云禹治而丘甸之是田賦之制成于禹但禹必因堯下文謂甸服本皆納總是穗稟兼送說文卷七上禾部云穀百穀之總名是堯時甸服皆入穀也鄭又云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云云者鄭說以王畿甸服每面各五百里合計方千里下文百里賦納總云云乃禹弼成之後又爲殘數居其間不在五百里甸服之內傳則以每服之內此句爲綱下文爲目故云去王城四面五百里與鄭異鄭說是也辨詳泉陶讓下又云總謂所刈禾也者據疏云穗與稟總皆送之鄭意亦當然也又以銓爲刈穗去稟秸爲去穎惟稟疑皆與傳疏同也但鄭以入粟米爲輕遠計粟米精銓秸麤若二百里三百里惟納銓秸不納粟米是反輕于四百五百里矣據疏推得三百里當稟粟也納疑納銓者亦兼納粟米也鄭又云甸服之制本自納總云云者鄭望文爲義計甸服與甸服之彌遠近既殊賦法當異故言甸服之內本皆納總其百里以下云云則在甸服之外故別爲之差不使與甸

服制同此則鄭義與傳疏不同也春秋傳云甸粟而納之王宮米而藏之御廩而九數有粟米之法為粟二十斛為米十斛粟米之辨也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春人掌供米物于此可見蓋有穀曰粟無曰米總銓之實亦粟也賦粟多而米少粟宜于藏米不可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馬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侯侯也斥候而服事采供王事而已

不主一男任也任王事者三百里諸侯三百里同為王者斥候故合三為一

名疏曰侯聲近候故為候也襄十八季左傳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為斥候服事天子

采訓事有役則供不主于一男訓任任受其役有常殊于不主一也三百里

同為王者斥候所主事同故共一名

案曰馬云采事也者釋詁文傳云男任也者男邦史記云任國白虎通引書

云侯甸任衛作國伯今酒誥任作男大戴禮本命篇云男者任也男子者任

天地之道又古男與南通外傳周語曰鄭伯南也先鄭司農注云南通謂子男

左傳昭十三季子產云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白虎通又云南之為言任也是男亦可訓任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釋文曰綏息道反揆葵發反奮方問反

傳曰綏安也安服王者政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奮武衛天子所以

安

案曰綏安釋詁文揆度釋言文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釋文曰要一遙反

鄭曰蔡之言殺滅殺其賦尚書疏馬曰夷易也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釋文曰薛季宣書古

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疏曰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

二百里蔡者稅徵差簡故鄭云滅殺其賦其荒服則力役田稅均無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夷馬訓易釋詁及天作詩毛傳文傳訓常

烝民詩民之秉彛毛傳訓常孟子作夷則傳亦通也鄭云蔡之言殺滅殺其

賦者說文卷七上米部粲字注云樅粲散之也春秋昭元年傳太叔曰周公

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云蔡放也釋文云上蔡音素葛反說文作𦉑音同字從殺下米下蔡如字正義云說文𦉑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𦉑為放散之義故訓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𦉑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為一蔡字加點以讀之者定四季祝佗曰王于是殺管叔而蔡蔡叔釋文蔡上素達反下如字據左傳釋文及疏雖云蔡當為𦉑且明作蔡之非要是蔡字本有殺音故張參五經文字云𦉑春秋多借蔡字為之鄭于此讀為殺此古讀也據左傳為放殺之殺而鄭以為減殺之殺者讀同故為此訓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鄭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緝也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堯之時土廣五千里五服服別五百里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而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甸服比周為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于周為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于周為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

于周為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于周為鎮服其弼當蕃服在

五千里之內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一卷。傳寅禹貢集解二卷。毛詩五之一卷。齊風譜疏。又十九之一卷。周頌天作疏。又二十之四卷。商頌殷武疏。羅莘路史國名紀六卷注。

曰荒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流行無城郭常居處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所納總銓秬粟米者是何服之外特為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

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十一卷。傳寅禹貢集解二卷。物觀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毛詩二十之四卷。商頌

殷武疏。史記夏本紀集解。王曰賈馬既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

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采合二事亦為謬矣禹之功在于平治山川不在于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于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元創



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四國甘心三方天下戶口至滅大半然後僅開  
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  
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  
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稟非其義  
也司馬遷以諸小數皆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得之矣尚書疏。又益稷疏。林之裔  
尚書全解六卷。毛詩二十四卷商頌殷武疏。案曰詩天作疏曰王肅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于堯計萬里為方五千里者四而肅云三倍則除本而三。玉海十七卷地理門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

案曰鄭以蠻為緡解為羈縻者夏官大司馬疏云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繫之是也馬云蠻慢也禮簡怠慢者王制南方曰蠻疏引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是也馬又云流流行無城部常居處者史記匈奴列傳云逐水草遷徙無城部常處武王居鄴部放逐戎夷以時入貢命曰荒服今此二百里流正是荒服之彌故馬以為流即流行無城部常居者是也又王制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鄭注以采為九州之內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流為九州之外夷狄流移或貢或不引禹貢此文為證是鄭解流字之訓與馬合也鄭又云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云云者此鄭詳說禹敷土之事以禹之德能大中國廣其境界故堯五服共方五千里禹則倍之方萬里也又云甸服比周為王畿云云者此就一面言之有五千里四面則方萬里與周禮職方氏之九服名異實同也仍用要服之內為九州以封諸侯蓋九州諸侯有五等之制此外要服之彌及荒服與荒服之彌據曲禮云雖大日子無五等之封也馬融以為面三千里四面共方六千里與鄭違異其說無據不可從王肅駁鄭謂禹無拓境廣土事攷鄭以要服以上在九州之內夷蔡為要服之彌以下在九州之外當周夷鎮蕃舜放四凶疏謂在禹未治水之前而羽山三危皆在禹貢九州之內則禹之開境此正切證王駁皆非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釋文曰漸子廉反破皮寄反訖斥密反。案曰史記集解引鄭注在暨下則鄭以聲教屬下讀夏本紀集解鄭曰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尚書疏。史記傳曰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疏曰流沙當是鹵境最遠者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計三危在居延之鹵大遠矣志言非也

案曰鄭云朔北方也者釋訓及小雅出車毛傳文又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

之者禹時東鹵縮而南北羸蓋帝都在北冀之北境直踰大漠其地最廣故  
其後分爲幽并營南則至于南海其遠可知若東則沅青徐不過跨海鹵亦  
不過踰流沙耳故鄭云南北踰之也攷史記言顓頊之地已云北至幽陵南  
至交趾鹵至流沙東至蟠木其稱禹功則言南撫交趾北戶鹵析枝渠廋氏  
東羗北山戎息慎東長夷烏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蓋南北長于東鹵也  
四海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小雅蓼蕭序箋用此文疏引  
孫炎注云海之言晦晦闇于禮儀也然則四海以地言非以水言也此節總  
結上文所言蓋在要服之外亦卽在九州之外要非在五服之外者要服外  
爲要服之彌荒服及荒服之彌卽夷蠻戎狄又爲四海傳旣以禹五服僅方  
五千里恐太狹狹以此爲五服外疏遂以流沙不當近在居延皆非也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傳曰元天色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元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案曰傳以禹錫爲帝錫禹史記說同也  
尚書後案卷三

尚書後案卷四

東吳王鳴盛學

夏書

甘誓

大戰于甘

鄭曰天子之兵故曰大尚書傳曰甘有扈郊地將戰先誓疏曰曲禮約信曰誓  
案曰鄭云天子之兵故曰大者序云戰經云大戰故決之望文爲說也傳云  
甘有扈郊地者此馬融義也漢志右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  
自元魏鄠縣改屬京兆郡唐爲府故釋文云京兆鄠縣卽有扈也攷水經渭  
水注曰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  
水東鄠縣昔夏啓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是也呂氏春秋卷三季春紀先己篇  
說此事以爲與有扈戰于甘澤卽甘水是也以爲夏后相說苑卷七政理篇  
又以爲禹則皆誤也

乃召六卿

鄭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詩十六之三卷大雅棫樸疏○禮記四卷曲禮下疏  
傳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疏曰六軍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鄭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

案曰鄭云六卿六軍之將者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詩小雅瞻彼洛矣以作六師六師即六軍也毛傳云天子六軍正義云一卿將一軍又大雅棫樸云六師及之常武云整我六師皆是也天子六卿六遂六鄉之制則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小司徒云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是也合鄉遂之眾可制十二軍而但為六軍者不盡用民也鄭以此經有六軍則夏制與周同矣鄭又云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者夏官凡軍將皆命卿鄭注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蓋六官之長六鄉之大夫皆可為將也六官之長即是冢宰司徒等六卿之大夫則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

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大司馬是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鄭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二卷傳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案曰鄭云云者下文左右及御皆不得為六卿故知兼軍吏且下及士卒也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釋文曰侮亡甫反正如字徐音征○案曰正从鄭說當知字讀

鄭曰有扈與夏同姓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釋文○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陳樾書傳纂疏二卷○王應麟六經天文編上卷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

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疏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所取法有扈氏侮慢之所以為罪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侮慢此五常也

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謂三才怠棄天地人正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太子射父辭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特親而不恭也

**案曰**鄭云有扈氏與夏為同姓者史記夏本紀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有有扈氏觀射父所謂觀扈者觀即五觀見五子之歌扈則有扈是有扈為同姓明矣左傳昭元年趙孟曰夏有觀扈商有妘邳亦以觀扈並言也鄭又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者禮運云播五行于四時月令所記明堂四時之政皆順五行之德故有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云云大戴禮第六十六說明堂事名盛德篇威侮若孟春行夏令之類是也鄭又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者疏引繫辭文云云以證是也馬以為王建于建丑建寅說本伏生大傳夏傳云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平旦為朔殷以鷄鳴為朔周以夜半為朔不以二三月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為歲之三正也周以至動

殷以萌夏以牙物有三變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是故三統三正也若循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為正者貴形也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于彼文注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鄭雖有此說而注書仍不用者有扈夏同姓廢前代正朔不得為罪若但廢本朝之正朔則又無緣兼言三正此說非也

**天用勦絕其命**釋文曰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案曰巢勦古字疑通故馬本作巢巢聲子小切又楚交切引春秋傳曰安用勦民二字迥然說文卷四下刀部云勦絕也从刀巢聲子小切引夏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刀部勦勞也从刀力勦從說文作勦為是所引夏書今刻作周書誤也

**傳曰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案曰墨子卷八明鬼下篇引此經恭作共

**傳曰恭奉也言欲截絕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釋文曰御魚慮

**鄭曰左車左右車右**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車左主射攻治也治其職車右勇力之士**

反○案曰明鬼下篇引此三攻字並作共

執戈矛以還敵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疏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主馬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晉伐齊晉解張御卻克鄭丕緩爲右卻克傷于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卻克傷于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將居中也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

案曰鄭云左車左右車右者此左右御三人共乘一車乃士卒之車非將所乘之車也知者魯頌闕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彼疏亦引宣十二年左傳樂伯語以證左人持弓又引成十六年晉與楚戰于鄢陵樂鍼爲右使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

又引此經云云上言左右下別言御證御在中央是也若將之兵車則異是此疏既引成二年傳以說之又鄭風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容好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彼疏引夏官太僕及成二年傳證天子諸侯親鼓亦居中在鼓下合諸條觀之兵車之制已明其郵無恤御簡子是將所乘非士卒而被疏以證士卒之車者成二年杜預注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疑簡子亦不自爲元帥蓋御左將中惟元帥爲然其餘諸將皆將左御中也孔傳云云與鄭合但鄭注不全故不及御也知此言士卒之車者上文六事之人鄭云軍吏下及士卒則此左右御自是士卒言士卒可該將言將不足該士卒也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傳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疏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

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視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元曰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有功則賞祖主前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刑賞異處者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

子則孥戮汝

釋文曰孥音奴

傳曰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疏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

案曰周禮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罪隸女子入春槩上文言盜賊之金刃財貨皆入于司兵故鄭衆解此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春人槩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書曰子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鄭康成則以奴爲從坐而沒入縣官者賈公彥疏云先鄭引尚書子則奴戮汝與此經奴爲一若後鄭義尚書奴爲子若詩樂爾妻

種  
刑

奴奴卽子也引春秋傳者證隸爲奴男女從坐沒入縣官者謂身遭大罪合死男女沒入縣官漢時名官爲縣官非謂州縣也據此二鄭之異解者先鄭以奴爲奴婢卽係罪人本身後鄭以奴爲罪人之子孫沒入縣官惟此爲異若先鄭承上盜賊而言而又引書及論語有扈箕子皆不可以盜賊例則知凡犯大罪者皆是不必專泥盜賊二鄭解同也玩孔氏賈氏正義則知鄭注尚書以帑爲子以戮爲辱與孔安國傳同蓋不用命者身旣被刑子孫又沒入罪隸春槩以戮辱之戮社爲戮殺帑戮爲戮辱古人語質連文不嫌異解如此

天子親親又親社王行禮則禮大司馬云右而不功則應而奉主重親也  
厥後禮也本禮送也送王歸於廟與社事是禮也故主之事也有功則賞  
主前不用命命北者則戮之於社王前刑賞與處者禮左宗廟右社禮是禮

吸此

入罪懸春稟以懲之懲振為懲懲皆懲為懲尋古人謂賢與文不兼異稱  
尚書以帝為干以懲為尋與斥安國魯同蓋不用命者長刑姦厥干將及  
凡厥大罪皆皆不專其盜類二獲輒同也廷其凡賈凡五莖限賦限其  
其夫獲承土盜類而言而又也書文誦詰其風其干皆不可以盜類因限賦  
以文為文賦則罪人本良盜獲以文為罪人之干將及人罪官罰此為異  
與畏文對入罪官罰罪官非罪罪也難此二獲之異輒皆夫獲  
文文則干也春林粉香備其文文也對人罪官皆附其數大罪合

